

國  
寶  
存

# 上海雜誌廬



The Violet

上海東書局印行

南京圖書館藏

一 片 向 慈 一

袋裝

個 中 情 傢 費

商 量

拈 珠 欲 記 甜

心 事

搵 烙 鵝 黃 帕

幅 裳

曹夢魚



幹主鵠瘦周

繁

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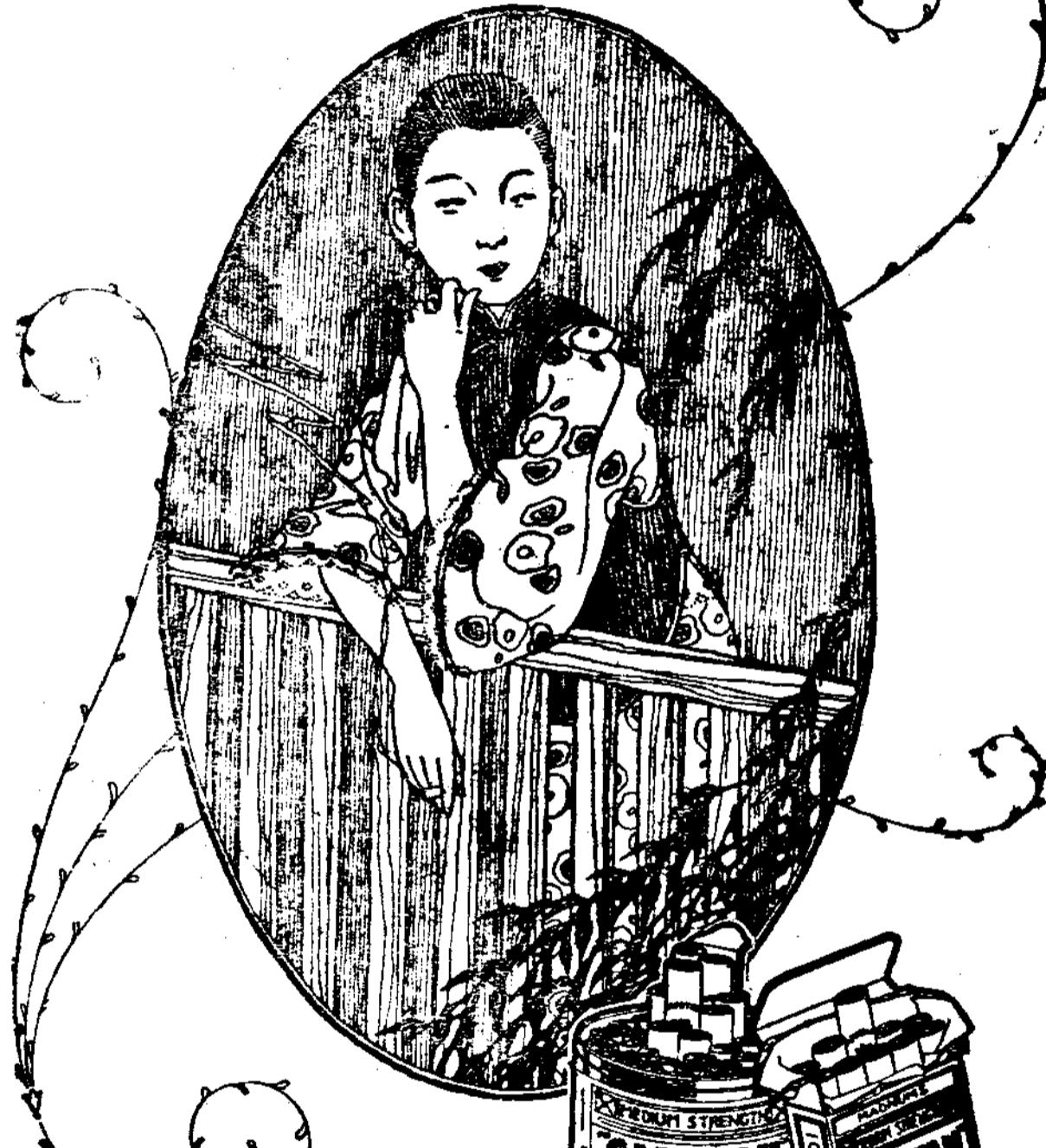
崩

第三卷  
第八號

印書大上海  
行局



# 烟香牌盤紋



美不勝收



BOA

獨幕劇 愛國之妻

地點——留學生F君家之一室

時間——季夏六月之某晚

人物——夫婦二人

婦——（揮手作不耐狀）唉，你這人真可厭。到了到外國，便開口外國，閉口外國，使人聽得頭也痛了。

夫——（兩手插在袴袋中，作傲然之態）惟有到過外國的人，纔能知道外國的好處。委實是說也說不盡許多。

婦——（冷笑）既是如此，你爲甚麼不高了鼻子，藍了眼珠子，做外國人去？可惜你生在中國啊。

夫——是啊，我也正在這裏追悔當初投錯了胎。要是投生在外國，豈不好呢？（作懊喪之色）

婦——該死的，越說越不成話了。你既說外國怎樣怎樣的好，何不說些給我聽聽？

夫——別的不必說，單是我們日用的東西，外國貨可就比中國貨好得多了。譬如一樣一隻茶杯，外國貨何等玲瓏，何等美麗。中國貨就俗……

婦——（以手止之）算了，我不許你再罵中國貨。要知道中國的人，應當用中國的國貨。倘四萬萬人都像你這樣

不愛國，中國早就亡了。

夫——（微笑）好一位女愛國家，失敬得很。唉，今晚天氣太熱了，快給我開瓶汽水來。聲明在外，要外國貨的，外國貨可沒有。我備的是國貨汽水。

婦——（面有慍色）那我不要喝。

夫——（面有慍色）你不要喝，我偏要你喝。要知道我備的是

益利

汽水，比外國汽水勝過十倍。不信，你且試一試再說。

（入內取益利汽水，一瓶至開瓶，傾水於玻璃杯中。）

夫——（受而飲之，辨其味，喜動顏色）奇怪，奇怪！味兒倒

不錯，真比外國貨好多了。

婦——（作媚笑）所以我勸你不要迷信外國貨。以後還是愛愛國，多用用國貨罷。

夫——好好，我愛國。我先從喝國貨的益利汽水做起。（夫婦相視而笑，各飲益利汽水。）

（閉幕）

（盈利公司總發行所在百老匯路閔行路口總廠，在華德路八三號，電話北一四〇北一三九東三七二號。）

高亭唱片 爲唱

片中之霸王

音調正確 聲響高朗

家庭備之

如與諸名伶聚首一堂

南京路心聲公司  
福州路洋洋公司 均有寄售



# 風琴胡小調大觀

全書一冊  
定價六角  
實售七折

風琴秘訣	有	按踏法	有	風琴譜
胡琴秘訣	有	保存法	有	調按法
小調秘訣	有	把胡法	有	拉弓法
笛之吹法	○	和音法	有	讀譜法
簫之吹法	○	音調法	有	唱歌法
笙之吹法	○	按拍法	有	彈吹法
附有	有	琵琶彈法	○	鋼琴奏法
	有	細目繁多	○	不及備載



上海東大局發行



## (一) 次目號八第卷三第蘭羅紫

### 圖畫

紫羅蘭盦藏扇號

芳菲菲堂叢話

畢倚虹

山水.....李秋君女士作

一年容易.....范烟橋

山水.....顧青瑤女士作

開鈴閣雜記.....張慧劍

花卉.....許玉蟬女士作

沙妍霞.....周瘦鵠

花鳥.....周鍊霞女士作

山水.....馬企周先生作

紅萸片.....周瘦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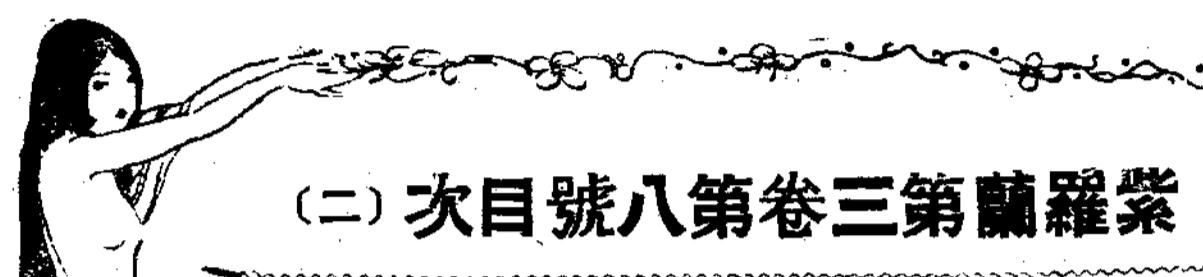
山水.....廖柳移先生作

荷花壽.....胡嫿紅

山水.....陶冷月先生作

失蹤.....趙眠雲

### 文字



## (二) 次目號八第卷三第蘭羅紫

微醺.....俞亮時

秦淮點話.....唐梅溪

亞森羅頻最新奇案

花園錦簇

無題

王梅壘

情弦痛語

王梅壘

古塔奇案

周瘦鵝  
張碧梧

虎穴情波

漱六山房

神仙食譜

林儂琴

蛙語

藍霜懲館

第七章 公子歸來深宵窺繼母  
玉人不見獨宿怯空房

非戰小說略譚

王天恨

荆棘江湖

姚民哀

睡棄以前

楊劍花

第三回 同室自相殘武當宗力傾少林派  
兩雄不並立鮑鷗子智困史雀兒

初戀狂

胡天農

# 駱無涯編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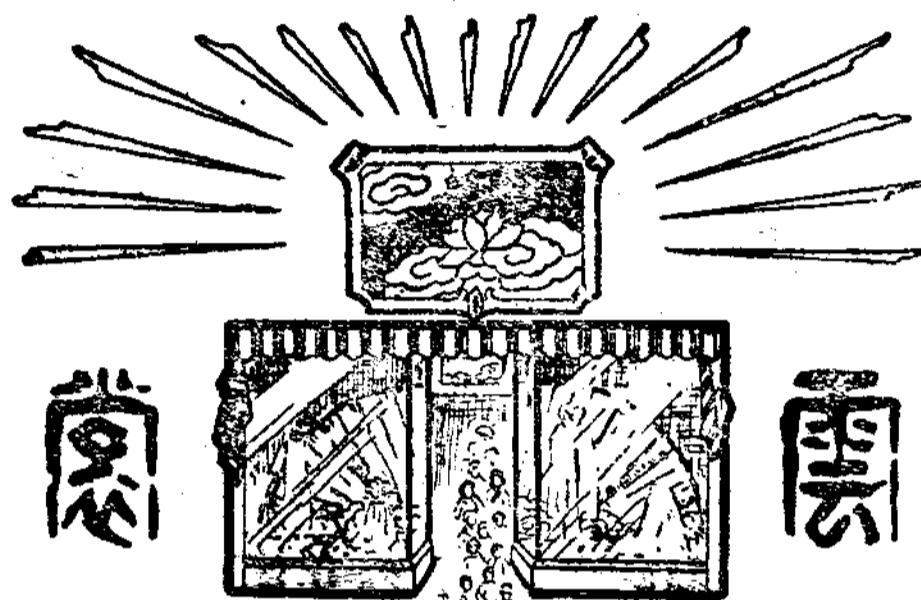
十出每一出三每  
期版月張版日隔

駱大荒先生富於創造性去年出版之荒唐世界  
三日刊文字格式在在與人不同小報界之風氣  
為之變後因先生宦游他鄉遂致停刊現在先  
生游倦歸來又為本店主任一種上海常識三日  
刊生其中內容取材完全與普通小報不同茲將其  
特點摘要述如下  
專門衣服示人以居住在上海之常識凡飲食居住  
全尤服游人有關於上海人之日常生靈無不俱住  
佈種種重於拆穿種種秘密揭述種種門檻使人因而  
得防衛趨避不致受欺宣俱住

預徵求定六十期一元一角郵費在內國外加倍  
全年一百廿期大洋二元半年

行發店書瑰攷 上海 交通 路

雲裳



# 雲裳公司的衣服

是最漂亮，最別緻，最公道

穿了十分美麗，十分動人

買了十分滿意，十分高興



靜安寺路一二二三辛  
斜橋電車站  
電話西五一五

# 鳳凰俱樂部

同孚路威海南路首八號大洋房

用藝術化之佈置，達真善美的目的。  
附設宏美的舞廳，四壁彩色人工畫，幽雅精緻且堂皇，與上海舞場不同。  
有許多特異之點，既清雅而免嘈雜，  
以優待惠顧華賓。(一)不用舞女伴舞，  
姿態優美而華麗。(二)不售分文門券，  
試後定能稱奇味。(三)日有超等歌舞，  
價格克己而便宜，夏夜膩舞樂無已。  
包你聲聲呼滿意。各界仕女試駕臨，  
西餐味美而適口，上等洋酒和冷飲，  
更有草地跳舞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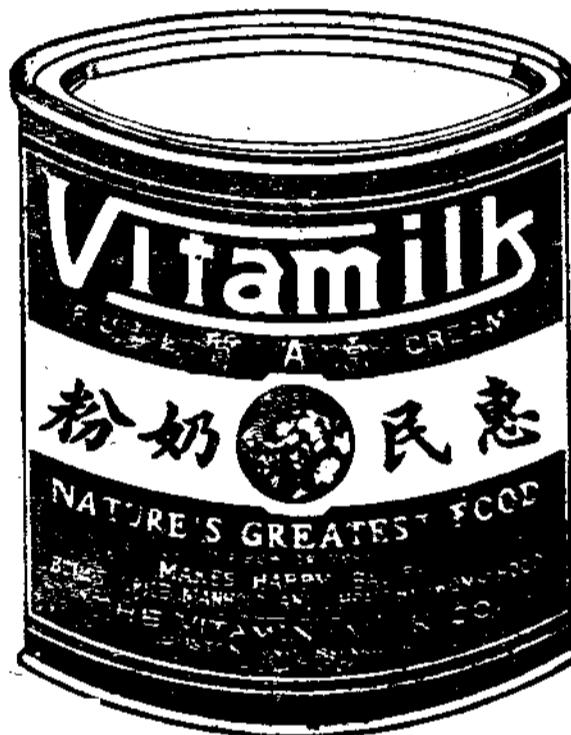
現已開幕

敬請光臨

# 題問

一旦  
解決

用  
媽  
的  
奶



若能得清潔可靠愛護小兒的奶奶雖給以十元一  
月之工資亦不爲多  
奶奶迫於飢寒忍棄己子而哺人子至可憐也若復  
能忠心服務愛人子如己子則尤難能而可貴矣

但是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卽如徐家奶奶初  
來時衣服樛樻後易以新衣食以肥飫意志漸肆言  
語傲慢主婦猶忍之後以小兒疾病叢生悉因奶奶  
而起遂決意辭歟之現在用

## —好極果效粉奶民惠—

壯強而白肥兒小 ◎ 元七六月每用費

◀◀◀惱煩除解且抑 ◎ ◎ ◎ 少減用費特不 ▶▶▶

有代售  
藥房均  
品舖大  
貨店食  
各埠百

啟司公粉奶民惠

商號路四上  
華五川海

國貨  
之  
美  
味

# 冠生園食品



A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at the top shows a man and a woman seated at a table, eating from small bowls. A cat is perched on the table between them, looking towards the food.

各類結汁  
粗細餅乾  
蓮子糖  
各種果子  
蜜餞  
鮮果子醬  
糖果  
陳皮  
西式糖果  
露梅  
蘿蔔  
素罐頭  
西湖名品  
各色腊味  
標米荔枝乾  
廣東特產  
陳皮  
西式糖果  
露梅  
蘿蔔  
素罐頭  
西湖名品  
各色腊味  
標米荔枝乾  
廣東特產

曹白香魚  
送禮品物  
一應俱全

老店上海九畝地  
絕店上海南京路  
本外埠各食品店均有出售

支店上海棋盤街  
外埠支店漢口天津杭州



元

星期日多快樂啊。大家忙了六天。可以休息這一天。各就其性之所好。以求精神上肉體的快樂。然而最最快樂的事。莫如上南京路華新公司去買東西。

華新公司的貨物最精美。定價又最低廉。凡是男女兒童所需要的一切貨物。無不應有盡有。只須踏進門去一看。定能使主顧們人人滿意。箇箇稱心。

星期日大家有暇。正可買東西去。而有許多商店偏偏休業。無從購買。

華新公司爲便利各界起見。並不休業。並且決定每逢星期日舉

行大減價一天。開破天荒未有的盛舉。願大家莫錯過了星期日。

此外更有好消息可以附告的。華新公司自即日起添設洋貨部。并每天設有一元特別廉價部。以廣招徠。如承光顧。不勝歡迎之至。



# 時 新 則 昌

上海人之愛時新。不但全國聞名。並且是世界聞名的。所以各地方一出了時新的貨物。都得運到上海來推銷。此外凡百事業。也無不以時新爲指歸。越是時新。越是受人歡迎。事業也越是發達。真的

是時新則昌。

**時新昌**是上海南京路上一塊幾十年的老牌子了。他們的牌子越老。而他們的貨物越是時新。搜羅中外各國綢緞呢絨花邊禮服西裝繡件以及一切化妝物品。都是非常的時新。極有揀選。凡是**時新昌**的主顧。無不滿意而去。

諸君如要辦時新的衣著用品。千萬勿忘南京路上第一塊老牌子的**時新昌**

**新昌**

盈湯弄口 上海南京路 時新昌(電話中央三一六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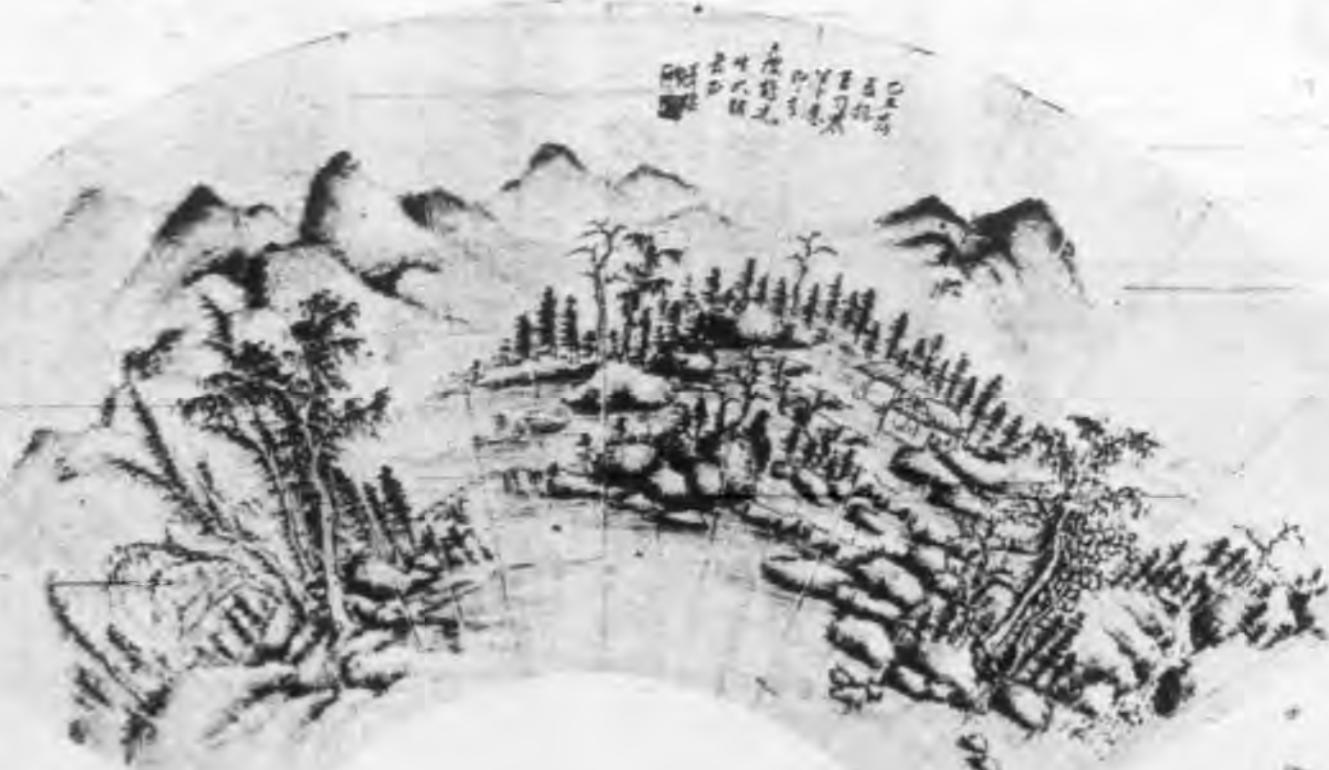
號扇藏金蘭羅紫

紫羅蘭畫集



李秋君女士作山水

顧青瑤女士作山水



號扇藏盦羅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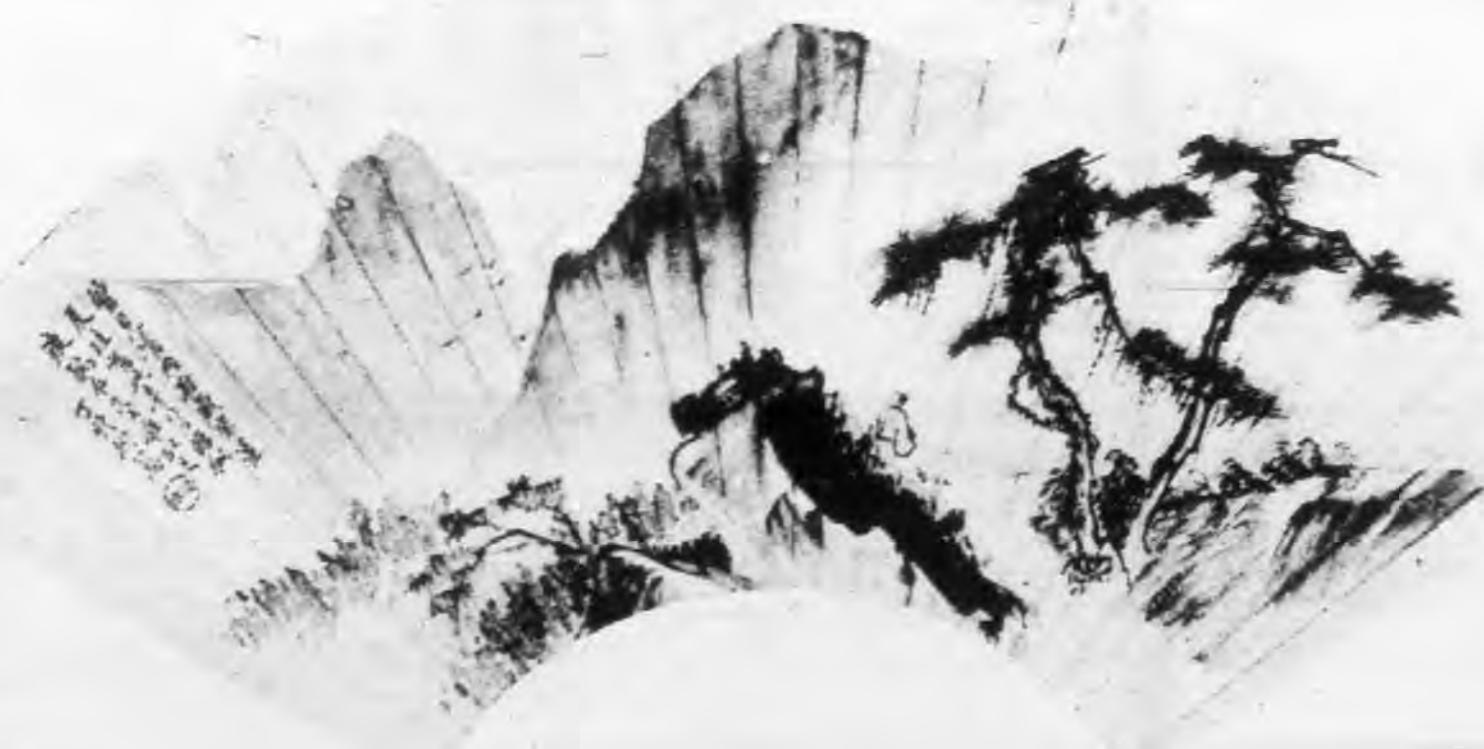
○卉花作士女蟬玉許○



○鳥花作士女霞鍊周○

紫羅蘭盦藏扇號

馬企周先生作山水



廖塵柳先生作山水

號扇藏盦羅紫



◁ 水山作生先月冷陶 ▷

◀ 水山作生先培樹蒙 ▷



# 摩打西油



皆有美  
不無福  
不臻麗



華成煙公司品

解决衣料問題



**明華商店**

請到南京路郵政局對面↑

能便君得到 價廉物美之貨品  
稱心如意之衣料

明華商店之貨品 取價最低

明華商店之衣料 花式最多

明華商店之店員 招待最週全

明華商店之佈置 裝璜最美

明華商店之地址 交通最便

營業：一、綢緞顧繡  
要目：二、呢絨洋貨

電話：中央六八五一號

## 九華綢緞商店

◆抱定薄利多賣主義

◆推銷國產花色綢緞

◆專製最新婦女服裝



地址 上海南京路中市  
電話 中央六五三二號



# 白金龍

香煙

翩若驚鴻  
宛若游龍  
舞餘休息  
吸白金龍

詩云

南洋烟公司出品

No. 885

之知始而嘗親必味美之品食

是以欲知功效必先親自試驗之方為真確章廉士  
醫生紅色清導丸之功效如何亦若是也此微小之  
藥丸其效如神百不失一於臨睡之前吞服清導丸  
二三粒即平肝利胆汁專治大便秘結疾病頭痛肝  
火上升且神清氣爽皮膚光潔凡紅癰疔瘻小瘡均  
可治愈又能助消化減痔症痛苦江蘇張世慶先生  
身體康健  
之秘訣

淮陰城內張  
冰律師事務  
所門內任職  
修志局書記  
員其來書云  
鄙人素體衰  
弱幸平昔調養得宜無甚病苦然每逢夏令濕熱薰  
蒸之時小便刺痛大便乾結不甚爽快及購服章廉  
士紅色清導丸所患霍然而愈身體比前強壯形同  
兩人請向藥房購服紅色清導丸必有出售也清導  
丸能保君安康請為注意必需購買章廉士醫生者  
方為真確也



**住現櫻雲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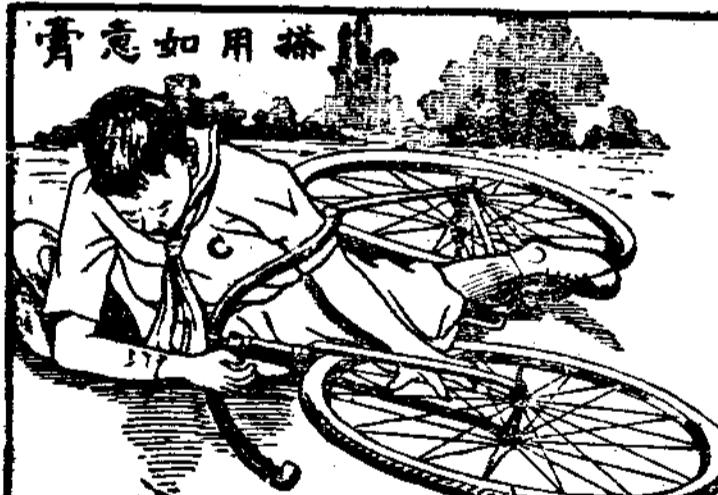
冰律師事務所  
門內庄號

顧元尚書詩

鄙人素體衰

蒸之時小便刺痛大便乾結不甚爽快及購服韋廉士紅色清導丸所患霍然而愈身體比前強壯形同兩人請向藥房購服紅色清導丸必有出售也清導丸能保君安康請爲注意必需購買韋廉士醫生者

膏意如用搽薦舉力竭心盡人鄙



傷如意膏  
各症如  
尊處紙  
從購買  
祈卽寄  
郵票大  
洋六角  
至上海  
江西路  
六十號  
韋廉士  
醫生藥  
局原班  
郵奉一  
盒可也  
郵力在  
內

江蘇朱涇西市六四六號丁玉虎先生來函云  
鄙人頸間患癬若逢濕令頗覺奇癢曾搽過多  
種藥膏未見大效去年承友人介紹搽用如意膏  
膏以小試不料早晚搽塗非但能止痛癢且數  
日後數年惡癬已全愈矣

丁君又續於函中云月初小兒初學腳踏車跌  
傷手足皮膚即搽用如意膏致止潰傷如意膏  
乃是韋廉士醫生新出之品專治皮膚各症如

# 芳菲菲堂叢話

儀徵畢倚虹遺著

龍陽易實父觀察順鼎風雅俊逸夙負時譽極爲南皮相國所識拔時學昌黎超妙過之自言生平所爲詩不下數千首行役遊覽之作居其泰半而山水詩尤多其廬山詩錄一卷相國親爲評點謂其詩瓊瑋絕特如神龍金翅光彩飛騰而復有深湛之思佛法所謂眞實不虛而神通具之者也篇中萬杉寺五爪樟一首尤推古今奇作其詩云萬杉寺前無一杉唯有寺前老樟在樟分五體共一本身歷百齡更千載旁達澗壑根已深直干霄空氣不餒雲垂太陰逗雷霆風翻白日動光彩危柯半入烟冥冥細葉還鋪雪皚皚化人偉奇丈六身猛士雄健尺八般全張數爪鱗之而俛視衆木形傀儡古來賢豪誰撫摩其人已死不相待唯有五老之奇峯共對青天無倦怠雖言乾坤要支柱未免得罪庸與猥下穿已愁傷富媼上穿又恐妨真宰獨立無友大哉警衆人皆忌甚矣殆自恃刀斧莫能入皮

堅有類披鐵鎧大材詎肯腐山林神物猶思避蘋醢吾聞豫章生七年便可與龍鬪滄海何況此樹世希有壽過凡樟逾百倍願爲樓船擊西夷知君九死終不悔其它棲賢澗石歌及噴雪亭瀑諸作大率似此無怪陳伯嚴吏部以魏默深山水詩擬之也

宮怨詩須怨而不怒此種詩往往有劍拔弩張氣概是怒矣非怨也如唐人之西宮春怨云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悵長斜抱雲和初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是不言怨而怨自深詩可以怨其在乎

詩妓李岫雲泳梁溪人自言爲良家女誤墮教坊所爲詩時時有芳草天涯之感尙非鹿鹿風塵者流余見其手書京邸感作四絕云舊是雲英未嫁身胡麻一飯便風塵脂慵粉軟渾閒事如此江山大可人尙有新詩付碧紗五陵裘馬七香車相思红豆胭脂顆說甚金釧萼綠華授枕陳思事有無尊前未解百眉圖黃金駿骨憑誰許鑄錯無心鐵淚枯白傳江州只自憐箇儂孤負十三絃如何一樣

靈均淚迸在昏燈。濁酒前聞隔坐琵琶聲。卽席賦成志感云。琵琶江上白。江州紅粉青衫。兩淚流同是天涯怨淪落。尊前彈破四絃秋。

錢

唐楊雪漁太史文瑩清介拔俗廉潔自勵其鄉人士多稱焉以善書名世

戊申六月遽歸道山吾鄉蓬仙太史丈時慶萊觀察與之交最稔太史卒後觀察哭之哀成輓章四律郵跡於余耆宿凋零之感先輩交誼之篤於茲見矣亟爲錄存以志其痛藉以傳楊太史也詩曰少微星隕越山陰再見除非入夢尋聖學晦明關國脈人文聚散想天心莫邪光冷函中劍太古音沈海上琴獻壽酒痕依舊溼那堪今日淚沾襟（原注云雪漁去年七十）自分孤高不入時文章以外懶求知追思浩劫空餘痛（原注云咸豐初粵匪犯浙雪漁一門節烈舉火自焚）歸隱中年且恨遲七品頭銜于古志一腔血淚百篇詩（原注云承賜手札甚夥諸作令人墮淚）遺書檢點尤珍重老友精神或在茲（原注云幸草集中述難亟付裝池成冊）性情到處見天眞薑桂逢秋老更辛晚歲惜陰尤惜墨（原注

云。雪漁書法出入顏柳。求者日多。近數年稍稍卻之。獨居憂國不憂貧。一生重恥隨流俗。廿載深藏避貴人。（原注云。雪漁自乞歸後。省中大吏往謁。但懷刺答謝而已。從未請見。二十年如一日。）贈我研山才兩月。石交信是有前因。（原注云。四月來寓。袖出端研見贈。）搔首噫空喚。奈何欲歌薤露不成歌。世間遺恨皆情累。天上求才咸禮羅。甘作閒人心更苦。痛懷益友感尤多。他年雪月孤山路。何忍扁舟載酒過。明年秋觀察亦溘然作古。輓人者又自輓矣。哀哉。

**雪** 漁太史詩筆絕似少陵。余於蓬仙觀察京齋中曾獲讀一過。今猶憶其題。雙忠祠一律云。千里援師絕孤城。殺氣深大呼殘卒。起連戰陣雲陰下。馬無完肉。登樓有死心。英靈留景在。不共劫灰沈。其他多不可記憶矣。



## 一年容易

范烟橋

阿翠把申報放在床前小沙發上。自去做他每日的刻板工作。摊衾作好。夢的齊了青給小鬧鐘驚醒。擦擦眼睛循例伸出手來。把小沙發上的申報摸了來。窸窸窣窣地翻看不到二十秒鐘就發了一聲唉。這唉聲又把和他並頭而睡的齊太太魯明湖女士驚醒了。睡熊朦朧地嬌嗔道。一大清早挨他。嘆氣幹麼？」了青又是一聲唉。接着把申報授給伊道：「請看這不是驚人消息麼？」明湖笑道：「我不上你的當。只是時事新報有今晨消息申報。是沒有的。」了青也格格地笑道：「你把東瓜纏到茄門裏去了。我說的是國民軍攻下濟南了。這不是可驚的消息麼？」明湖翻身向裏床去。咕噥道：「這消息報上宣傳過好幾天了。我不信這樣神速。」了青道：「這回和前

△一年容易

二▽

幾天的宣傳不同。因為有濟南的電報，有日本通信社的電報，有青島的電報，甚至北京也得信。而公表了。這還有什麼可疑呢？」明湖倏地推開錦衾坐起來，道：「啊呀，那麼大姊怎樣呢？」了青淡然道：「這有什麼要緊？有三條路好走：青島、天津、大連都可以。安身不過他們事前有沒有知道出走的時候，能否從容。有沒有喫驚嚇，卻無從猜測了。」明湖便喚翠進來，吩咐伊：「打電話到貝勒路魯老太太那裏，打聽濟南大姑奶奶可有信來。倘然沒有信，也不必多囁嚅。省得老太太擔憂。」阿翠答應去了。隔了一刻鐘光景，阿翠來回道：「老太太也聽得濟南不好，奶今天到那裏去商量商量。」了青道：「這有什麼未必能夠拍回電來。我想，倘然他有機會，總得給我。以商量呢，就是拍電報去，未必能夠送到。即使送到，也很況且那邊事事見得左支右繙，何苦把石子硬的榨油呢？」明湖道：「這倒不能說。現成話的，在

們一個信的。」明湖用力拉了青的右臂，道：「你總是在熱空氣裏攏冷水的人家請你去。你無論如何也得走一遭啊！」了青一骨碌起身道：「去去去馬上就去。」

不多時，這一對少年夫妻梳洗已畢，喫了點心，換了衣服，出門而去。坐了兩輛街車，向貝勒路走着。一路上瞧見買菜蔬的廚子，籃裏有的放着三四箇明蝦，有的放着手指長的蠶，荳了青喊着明湖道：「明年容易又是春殘，你還記得去年今日麼？」那時拉一車子的也很乖覺，知道他們倆要講話，便故意把兩



去年今日濟南可算得太平無事那一箇不是胡天胡帝看櫻花游勞山以爲長江天塹愁些什麼」了青道「這叫做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要是我不接到幾封朋友的信也有這種心理以爲還是北方找機會容易些我要走的話第一次告訴佛山佛山只對我冷笑隔了良久譏笑我思家心切佛山還把這譏笑的話向許多同事說去勞着他們替我畫策慈謾我把你接到濟南去幸虧我打定主意不顧一切的走了偶然懶拖拖地一天十天拖過去說不定現在還和他們一起倉皇出走呢」明湖道「當時我見你突然回來雖是心上自然快活不過也替你可惜把很有希望的職務離去到人浮於事的南方來大不算並且北方的安全和鞏固那裏會在短時間搖動呢如今卻佩服你有先見之明了倘然你現在也是象佛山一般消息沈沈教我這麼不急死呢

」了青道「去年的秋天歷齊回來過一次他告訴我許多好消息並且很替我可惜我已經冷淡的心天津很有發展的可能並且說你不願意來可以請他說請看看風色前兩個月歷齊還寫幾封快信要我去梅風廠來風廠是不怕走遠路的我當時對風廠倒無可無不可的只是風廠的夫人卻不放走我自己不去自然不好意思勉強風廠去便寫風廠給歷齊回絕了歷齊寫信來罵我們都是兒女情英雄氣短如今想想幸虧兒女情長否則不是真的英雄氣短了麼」明湖道「歷齊真太無聊在家裏喫太平飯不好偏要做官聽說他家老太爺在家有了他討了姨太太氣得不知所云他的夫人也是得什麼似的便是將來還南也有問題呢」了青道「可不是麼爲了姨太太問題我也着實勸過他幾



回。我。說。你。有。了。這。帶。累。急。切。不。能。脫。身。平。添。許。多。煩。

下。佛。支。

惱。便。是。經。濟。上。的。擔。負。也。可。慮。萬。一。拿。不。到。錢。如。何。  
敷。衍。家。裏。的。接。濟。事。實。上。當。然。斷。絕。了。住。既。不。能。走。  
又。未。便。到。那。時。懊。悔。嫌。遲。呢。爭。奈。他。迷。了。心。竊。覺。得。  
姨。太。太。非。討。不。可。寧。可。拋。棄。一。切。要。和。姨。太。太。相。依。  
爲。命。的。咳。不。知。道。這。一。對。可。憐。蟲。現。在。飄。泊。到。那。裏。  
去。了。一。說。到。這。裏。已。到。了。魯。公。館。的。街。堂。門。口。兩。人。  
下。了。車。給。了。錢。走。進。弄。堂。走。到。二。百。十。四。號。的。門。前。  
輕。輕。把。鐵。環。在。門。上。叩。了。幾。下。裏。面。答。應。了。走出。一。  
個。老。媽。子。來。開。門。請。兩。人。到。樓。上。只。見。魯。老。太。太。巍。  
顫。顫。的。坐。在。藤。椅。子。裏。一。手。捻。着。佛。珠。大。約。是。在。那。  
裏。念。佛。兩。人。上。前。叫。應。了。就。旁。着。伊。坐。下。魯。老。太。太。  
把。佛。珠。向。桌。上。一。放。隨。手。在。抽。屜。裏。拿。出。一。個。電。報。  
來。兩。人。爭。看。着。見。上。而。寫。道。

貝勒路二一四號魯太太安抵大連不日南

魯。太。太。道。「怎。電。報。送。到。還。不。到。半。個。鐘。頭。曉。得。  
你。們。要。來。所。以。不。打。電。話。來。了。」明。湖。道。「放。心。了。  
到了。大。連。就。不。要。緊。了。他。們。可。以。趁。日。本。輪。船。一。直。  
到。上。海。了。」魯。老。太。太。道。「聽。說。大。連。的。生。活。程。度。  
很。高。在。正。月。裏。的。信。上。還。說。手。頭。很。拮。据。這。幾。個。月。  
那。裏。拿。得。到。錢。如。今。又。要。一。筆。逃。難。盤。纏。不。是。要。當。  
亂。離。時。世。何。苦。出。門。走。遠。路。我。又。沒。有。兒。子。總。得。你。  
們。女。兒。女。婿。照。看。照。看。現。在。反。累。我。操。心。咧。」說。時。  
老。淚。不。禁。奪。眶。而。出。了。青。道。「佛。山。也。有。他。的。志。向。  
不。比。我。意。懶。心。灰。幸。虧。他。耳。目。靈。手。脚。快。決。無。危。險。  
現。在。到。了。大。連。更。是。無。慮。了。」魯。老。太。太。道。「我。總。  
不。能。放。下。心。上。的。一。塊。石。除。非。他。們。已。經。到。我。眼。前。  
像。你。們。現。在。一。樣。我。方。睡。得。着。呢。」兩。人。又。想。出。許。

多話來勸慰伊這一天到了日落曉晚兩人纔告辭

而歸

過了三天徐歷齊回來了去見了青告訴他出走時的狼狽至今驚魂未定心緒不寧歷齊是到青島的所以回來得快沒有知道佛山的下落了青問道「那麼姨太太也同來的了」歷齊道「沒有法想只好帶着走了青笑道「那兒女情長四個字可以奉還了」歷齊搖搖頭嘆口氣道「我自問平時很

有毅力的前十年在北京也討過一個後來一走了事並無依戀如今這勇氣漸漸銷磨了大約是年齡關係罷那天我端正出走還想給伊些錢讓伊另尋生路無如伊只是哭哭得天旋地轉甚至說我死在你面前罷我硬着頭皮回答伊說你死了更使我走不得你不是愛我卻是害我了伊便改口道那麼我送你到車站等你上了車我跳到軌道上給火車碾了一了青道還有幾個南邊朋友都到那裏去的「歷齊道「不消說得樹倒猢猻散大家也顧不得只好各走各的清秋大路了聽說有一部分還是到天津去的大約他們還存着江東雖小猶足以王的念頭呢」了青道「也是強努之末了」歷齊坐了半天方去又過了三天黃佛山也帶了夫人魯湘靈回來了一逕到貝勒路魯公館魯公館打電話告知了青明湖兩人急忙趕去患難餘生的親戚情話自然分外懇摯兩下說不盡的傷感佛山只是躺在小榻上呆木着一聲不發魯太太拉着湘靈的手一樣一樣的問湘靈相遠曠達說道「這一回的犧牲之大也不必說總算能夠到這裏來骨肉團聚已經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了青也就附和着安慰佛山道「佛

△一年容易

兄。你聽得大姊的話麼。難道你一個男子漢倒不及女子的見解麼。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啊。」佛山嘆一口長氣道：「經了這個打擊，那裏還能掙紮起來呢？」青見他十分頹喪，便想伴他出去鬆散鬆散。道：「我們喫了飯到法國公園去走走罷。」當下分付下人把飯菜端上來，卻巧也有一盆炒明蝦。佛山夾着一塊對了青道：「你還記得去年今日在青島的第一旅館裏麼？」青道：「怎麼不記得？」也夾了一塊大喝道：「到底青島的明蝦新鮮，我還想起那天歷齋的姨太太自己把明蝦洗淨，在洋風爐裏烹調，雖是像叫化子吃三鮮要一樣，沒一樣但是我們吃得津津有味呢。」明湖道：「好了，我們還翻什麼舊話。國公園佛山見那幾樹楊柳，垂着嫩黃新綠的柔

條，又惹起了舊感。道：「我們那天在濟南的公園裏也曾對着楊柳說過，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對侯的話，不料竟成識語。一年容易，頓換了光景。這幾天報上說日本兵在濟南鬧得烏烟瘴氣，不知道這那邊公園的楊柳還是這般面目麼？」青道：「陌上花開已經緩緩歸來，我們還不及時行樂麼？」佛山忽地大徹大悟道：「不錯，不錯！我們及時行樂罷。」佛



△  
六



## 聞鈴閣記

張慧劍

曼殊所譯詩如彭斯類類亦牆  
靡拜倫哀希臘大海行諸章多參  
用至僻澀之字不似其自爲詩之  
流妍或曰太炎會澤之也

往昔手錄曼殊詩之最精者袁  
之可十數首芬至今猶未沫也復  
記其七於此寄劉三白門二絕云  
玉砌孤行夜有聲美人淚眼尚分  
明莫愁此夕情何限指點荒煙鎖  
石城生天成佛我何能幽夢無憑  
恨不勝多謝劉三問消息尙留微  
雪親持紅葉索題詩還鄉一鉢無  
口占云孤村隱隱起微煙處處秧  
命作詩僧本事云烏舍凌波肌似  
水珠不相逢未第時淀江道中

歌競種田羸馬未須愁遠道桃花  
紅欲上吟鞭作於西湖白雲禪院  
落疏鐘過若松町有感示仲兄云  
雲白雲深處擁雷峰幾樹寒梅帶  
雪紅齋罷垂垂渾入定菴前潭影  
契闊死生君莫問行雲流水一孤  
僧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腸  
似冰題金粉江山圖以贈調箏人  
云乍聽鶯歌似有情危弦遠道客  
魂驚何心描畫聞金粉枯木寒山  
已

滿故城

上書小詞云相見依然人似舊比  
似舊年時較瘦笑問平安否不言  
低掩羅衫袖便欲窗前推枕就無  
言

鍊生自淮上以一故扇貢見遺



奈紅僊綠僕驚起空回首半牀斜  
月疎鐘後初但驚喜以爲名句而  
不審爲何人所作近讀買愁集始

知是張仲舉寫夢詞也

清初六詩家施愚山風格至高應居第一次如查初白之老勁王漁洋之清新朱竹垞之峻整宋荔裳之蒼涼趙秋谷之艱練胥各擅其勝

來鄂時舟過鳩江見螭磯枰翁

已記漁洋老人亦嘗詠歎及此題  
曰鳴磯靈澤夫人祠詩曰霸氣江  
東久寂寥永安宮殿莽蕭蕭卻將  
家國無窮恨分付潯陽上下潮末  
句蓋隱言孫夫人當吳蜀之厯爲  
送君歸去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  
和春住稼軒詞是他春帶愁來春  
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二詞可  
合看可分看可反看

東坡卜算子詞才始送春歸又  
曼殊詩春雨樓頭尺八簫尺八  
蓋日本之一種簫名略似中土之  
玉參差非比其長度也曼殊自云  
曩予甫至漢以盡日旁午終  
一訪黃鶴樓後始往游樓址在  
鵝山上登坡首見石鏡亭鏡已  
失亭亦圯廢惟遺澀石作梵塔形  
久黃未黃

往嘗告我謂上有昭烈孫夫人祠  
且取宋荔裳安雅堂詩證之今但  
微見其水木明瑟略如小姑娘山而  
作願已淺矣

動人之處雖雕繪萬言亦弗能過  
明曲中有聞鈴一折卽廣其意而

復園嘗云荒村古驛野草斜陽  
此境人生不可不到予謂如杜荀  
鶴詩所云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  
隨雨到心頭此境人生亦不可不到  
也

彌旬於棧道中聞鈴聲隔山相應  
之深婉在荔裳上  
有以上下潮分付之耳漁洋此詩  
境至難既不能軒吳輕蜀則亦惟  
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二詞可  
合看可分看可反看

曼殊詩春雨樓頭尺八簫尺八  
蓋日本之一種簫名略似中土之  
玉參差非比其長度也曼殊自云  
曩予甫至漢以盡日旁午終  
一訪黃鶴樓後始往游樓址在  
鵝山上登坡首見石鏡亭鏡已  
失亭亦圯廢惟遺澀石作梵塔形  
久黃未黃

繼見一酒閣名純陽，想因仙棗亭，亦稱呂仙亭，遂傳會以有此名。更進爲奧略樓。自黃鶴樓毀後，即以厥樓爲全山最高處，顧臨眺江勢，覺遠不如在金陵翠微亭上所望者之壯，極言之亦僅勝燕子磯之御碑亭而已。

漢陽之晴川閣與黃鶴樓分據東西兩岸，昔人有晚眺詩云：隔江誰奏樓頭笛，近岸人呼漢口船。以十四字來扣晴川閣，即未遊者亦可知其寫境寫景之切矣。

體詩似過然，其詩實間有不可及者。如月明云月明，何處綠雲簫臥，釋無疊以沙門而時作風懷。

繼見一酒閣名純陽，想因仙棗亭，亦稱呂仙亭，遂傳會以有此名。更

進爲奧略樓。自黃鶴樓毀後，即以

厥樓爲全山最高處，顧臨眺江勢，

覺遠不如在金陵翠微亭上所望者之壯，極言之亦僅勝燕子磯之御碑亭而已。

喜讀柳州遊記者無不喜歸震

川林畏廬紀遊之作，以二子之筆

性最與柳州近，而筆風又皆源出

於柳州也。

石頭記大觀園諸女最可愛者

仍恨孔都官陸杉石青芙蓉閣詩

復不能融化詩句，令無迹讀之，總

覺其遺辭不免生稚耳。

漁洋詩千載秦淮鳴咽水不應

父老尙思宗大尹江山空恨孔都

官查初白謁左忠毅公祠詩如何

復不能融化詩句，令無迹讀之，總

覺其遺辭不免生稚耳。

看天河七月潮，最是秋寒禁不住

夢魂獨上海棠橋，風意高絕予百

學之不能一似。

喜讀柳州遊記者無不喜歸震

川林畏廬紀遊之作，以二子之筆

性最與柳州近，而筆風又皆源出

於柳州也。

石頭記大觀園諸女最可愛者

仍恨孔都官陸杉石青芙蓉閣詩

復不能融化詩句，令無迹讀之，總

覺其遺辭不免生稚耳。

漁洋詩千載秦淮鳴咽水不應

父老尙思宗大尹江山空恨孔都

官查初白謁左忠毅公祠詩如何

復不能融化詩句，令無迹讀之，總

覺其遺辭不免生稚耳。

看天河七月潮，最是秋寒禁不住

夢魂獨上海棠橋，風意高絕予百

學之不能一似。

喜讀柳州遊記者無不喜歸震

川林畏廬紀遊之作，以二子之筆

性最與柳州近，而筆風又皆源出

於柳州也。

石頭記大觀園諸女最可愛者

仍恨孔都官陸杉石青芙蓉閣詩

復不能融化詩句，令無迹讀之，總

覺其遺辭不免生稚耳。

漁洋詩千載秦淮鳴咽水不應

父老尙思宗大尹江山空恨孔都

官查初白謁左忠毅公祠詩如何

復不能融化詩句，令無迹讀之，總

覺其遺辭不免生稚耳。

看天河七月潮，最是秋寒禁不住

夢魂獨上海棠橋，風意高絕予百

學之不能一似。

喜讀柳州遊記者無不喜歸震

川林畏廬紀遊之作，以二子之筆

性最與柳州近，而筆風又皆源出

於柳州也。

石頭記大觀園諸女最可愛者

仍恨孔都官陸杉石青芙蓉閣詩

復不能融化詩句，令無迹讀之，總

覺其遺辭不免生稚耳。

漁洋詩千載秦淮鳴咽水不應

父老尙思宗大尹江山空恨孔都

官查初白謁左忠毅公祠詩如何

復不能融化詩句，令無迹讀之，總

覺其遺辭不免生稚耳。

看天河七月潮，最是秋寒禁不住

夢魂獨上海棠橋，風意高絕予百

學之不能一似。

喜讀柳州遊記者無不喜歸震

川林畏廬紀遊之作，以二子之筆

性最與柳州近，而筆風又皆源出

於柳州也。

石頭記大觀園諸女最可愛者

仍恨孔都官陸杉石青芙蓉閣詩

復不能融化詩句，令無迹讀之，總

覺其遺辭不免生稚耳。

漁洋詩千載秦淮鳴咽水不應

父老尙思宗大尹江山空恨孔都

官查初白謁左忠毅公祠詩如何

復不能融化詩句，令無迹讀之，總

覺其遺辭不免生稚耳。

看天河七月潮，最是秋寒禁不住

夢魂獨上海棠橋，風意高絕予百

學之不能一似。

喜讀柳州遊記者無不喜歸震

川林畏廬紀遊之作，以二子之筆

性最與柳州近，而筆風又皆源出

於柳州也。

石頭記大觀園諸女最可愛者

仍恨孔都官陸杉石青芙蓉閣詩

復不能融化詩句，令無迹讀之，總

覺其遺辭不免生稚耳。

漁洋詩千載秦淮鳴咽水不應

父老尙思宗大尹江山空恨孔都

官查初白謁左忠毅公祠詩如何

復不能融化詩句，令無迹讀之，總

覺其遺辭不免生稚耳。

看天河七月潮，最是秋寒禁不住

夢魂獨上海棠橋，風意高絕予百

學之不能一似。

喜讀柳州遊記者無不喜歸震

川林畏廬紀遊之作，以二子之筆

性最與柳州近，而筆風又皆源出

於柳州也。

石頭記大觀園諸女最可愛者

仍恨孔都官陸杉石青芙蓉閣詩

復不能融化詩句，令無迹讀之，總

覺其遺辭不免生稚耳。

漁洋詩千載秦淮鳴咽水不應

父老尙思宗大尹江山空恨孔都

官查初白謁左忠毅公祠詩如何

復不能融化詩句，令無迹讀之，總

覺其遺辭不免生稚耳。

看天河七月潮，最是秋寒禁不住

夢魂獨上海棠橋，風意高絕予百

學之不能一似。

喜讀柳州遊記者無不喜歸震

川林畏廬紀遊之作，以二子之筆

性最與柳州近，而筆風又皆源出

於柳州也。

石頭記大觀園諸女最可愛者

仍恨孔都官陸杉石青芙蓉閣詩

復不能融化詩句，令無迹讀之，總

覺其遺辭不免生稚耳。

漁洋詩千載秦淮鳴咽水不應

父老尙思宗大尹江山空恨孔都

官查初白謁左忠毅公祠詩如何

復不能融化詩句，令無迹讀之，總

覺其遺辭不免生稚耳。

看天河七月潮，最是秋寒禁不住

夢魂獨上海棠橋，風意高絕予百

學之不能一似。

喜讀柳州遊記者無不喜歸震

川林畏廬紀遊之作，以二子之筆

性最與柳州近，而筆風又皆源出

於柳州也。

石頭記大觀園諸女最可愛者

仍恨孔都官陸杉石青芙蓉閣詩

復不能融化詩句，令無迹讀之，總

覺其遺辭不免生稚耳。

漁洋詩千載秦淮鳴咽水不應

父老尙思宗大尹江山空恨孔都

官查初白謁左忠毅公祠詩如何

復不能融化詩句，令無迹讀之，總

覺其遺辭不免生稚耳。

看天河七月潮，最是秋寒禁不住

夢魂獨上海棠橋，風意高絕予百

學之不能一似。

喜讀柳州遊記者無不喜歸震

川林畏廬紀遊之作，以二子之筆

性最與柳州近，而筆風又皆源出

於柳州也。

石頭記大觀園諸女最可愛者

仍恨孔都官陸杉石青芙蓉閣詩

復不能融化詩句，令無迹讀之，總

覺其遺辭不免生稚耳。

漁洋詩千載秦淮鳴咽水不應

父老尙思宗大尹江山空恨孔都

官查初白謁左忠毅公祠詩如何

復不能融化詩句，令無迹讀之，總

覺其遺辭不免生稚耳。

看天河七月潮，最是秋寒禁不住

夢魂獨上海棠橋，風意高絕予百

學之不能一似。

喜讀柳州遊記者無不喜歸震

川林畏廬紀遊之作，以二子之筆

性最與柳州近，而筆風又皆源出

於柳州也。

石頭記大觀園諸女最可愛者

仍恨孔都官陸杉石青芙蓉閣詩

復不能融化詩句，令無迹讀之，總

覺其遺辭不免生稚耳。

漁洋詩千載秦淮鳴咽水不應

父老尙思宗大尹江山空恨孔都

官查初白謁左忠毅公祠詩如何

復不能融化詩句，令無迹讀之，總

覺其遺辭不免生稚耳。

看天河七月潮，最是秋寒禁不住

夢魂獨上海棠橋，風意高絕予百

學之不能一似。



△聞鈴閣雜記

金陵雨花臺出華石粹翁蒐集頗夥其尤緻美者六石予嘗一一以烹名之一曰遐想此石右廓多蟠紋巖視之霧鬢風鬟宛然好女首微舉如望天末一曰翳霞黑肌而赤脈如晚霞驟爲霆雲所掩一曰遙指紅樓石有朱文曲折作重樓距樓約數黍兩小黑紋鬟蘿具

人形則假定之爲二人復假定此樓爲中一人所有時方搖指紅樓謂故是吾家也一曰皤髮此石左角作微黃色如朝曦外此則黑絲痕百數十鬢然下垂大似楚辭所謂長髮一曰山舒水緩厥石之表色白裏則孕淡墨色向日映之但略作山水之狀而靜逸有致山下

近水處復簇以似樹之小斑皆娟勁得六如用筆如懸鍼之意惜無雲又一石則不以紋理見長其質瑩而多竅有一竅通腹背物雖非特顧亦山中所不恆見者枰翁皆珍什如意寶也

# 沙妍霞

丹麥名家鄒都倫氏原著

周瘦鵠譯



(上)

我認識那詩人薛文海德倫時——他是在十年以後死在科本海根一所私家瘋人院中的——他還沒有到四十歲的年紀。他也許很容易給人認作五十歲的人。不過他的一雙眼睛仍是少年的模樣。他的眼睛是小而灰褐色的，很明銳，很兇猛，深深地嵌在那濃厚而蒙茸的眉毛之下。倒像是退藏在那裏等著捉取那千百件的事物，物似的海德倫。他的眼光委實是尖銳而激動，像飛箭般快而從眼眶

的深處射出電來。然而除了這一雙熱烈的眼睛外，他的面龐的全部都顯得疲乏而蒼老。眼皮的下面已有了一小小的袋兒，咧他那瘦削的額子上的肌肉，很僵硬的緊張著。一張修整過的臉上刻著兩條深槽，從兩嘴角起直延長到鼻子的兩面，在面部做了前面。終於屈服了。有時海德倫雖要堅挺，而脊背卻向後彎了下去。有時海德倫似乎至少有五十歲了。他並沒有顧慮，也並沒有物質上的野心。除了他。

△沙妍霞

▽

在公共教育部所得的俸給以外另有一筆小小的收入可使他不感困難而很穩定的過活。他是一箇鯨夫需要很爲簡單。他是詩人卻寫得很少而大半是聊以自娛的。他並不注意於成功也沒有好名的貪欲。這一點原是當代文人所傳染到的通病。在他卻不以爲意。當他像一個大人物般崇拜也好或說他毫無天才也。好人們決不能論定他們同時代的作品和人物即使有甚麼論斷也往往要給後一代的人改正的。海德倫甚是冷淡既不問他能受棕櫚葉和羅帶的獎飾也不管自己的大名遺落在名人名表之外。端爲他就生長在製備這種名表的辦公室中。如何把一箇名字偷加進去。他是很熟悉的。他的作品不妨出版也不妨冷擋在他的寫字檯中。他的寫詩是爲了娛樂而寫的。這種娛樂是純粹的。自我主義他委實是箇真正的藝術家。

如此說來這種煩惱既不足以打擾他那麼他爲了甚麼深憂重慮竟使他年少的臉上留下了老態呢。憂慮海德倫是過著一種全屬心靈的生活。他的心集中於書籍和詩畫之上不會有甚麼隱慝或暗病。不過像一切的男子一樣到了憤怒襲來的當兒就得立時發作起來。但是每逢這樣發怒時倘在和朋友們很快的用過晚餐之後那就得借助於古代女尼的方法使這怒氣暫時消退除此以外不知道他再有甚麼缺德而因此之故就抑制了他的。一切戀愛這一回事是很使他的朋友們懷疑的。那婦人越是出落得美他對伊也越是仇視。但他爲甚麼有這仇恨呢。因爲這海德倫氏的詩中充滿著愛與熱情——字裏行間都有熱烈的情感。在那裏震顫內中最好的作品全是淫樂的幻想和熱情。表白畢竟是爲了甚麼憂慮使這善達心中情感。

的情人隔離了婦人的領域而抑制住他的戀愛只是沈湎於夢中和幻想中呢這其間當然有神秘在著不論是甚麼一回事這定然是使海德倫年老的原因了暗中的苦痛破壞了此人他一天天的更見得冷淡一天天的更覺得沉鬱

一夜文學會因美國代表團在科本海根小作勾留設宴款待他們在席散時我們倆恰也在場廳事中賓客們都在跳舞真是一箇文學家和藝術家的漂亮的盛會婦人們穿著夜服赤裸著玉臂粉頸和酥胸伊們的脣上頰上都搽著胭脂而珍珠啊紅寶石啊金鋼鑽啊都在那裏閃閃地發光伊們的眼睛熱烈而明亮頭髮裝點得很美伊們的身上香馥馥的直使人陶醉了這一行可愛的女性偎在男子們的臂間旋舞於千百道明光之下霍霍地幻出無數倩影來沈迷在一箇奢靡淫樂的大漩渦中空氣中

勝著一種重霧時時被那大燭檠上金黃色的明光所刺破這些可愛的動物美麗的婦人們都是儀態萬方而人人所欲得到的伊們肯貢獻所有的一切酥胸啊香肩啊都隨意的赤裸著

男子們照例穿著黑色的晚禮服在他們的單眼錢後假扮著鬼臉眼光很自然的追逐著那些婦人這幾間廳事中雖都是文學家學者和藝術家內中也雖有少數政治家而在善相目的人看去覺得在席上最後的演說終了之後這許多人便做了一箇貪歡好色的大集合此時便只有婦人男子與永生的貪欲統治了一切

海德倫當然是避過那些廳事的去找他時他正躲在酒排間中喝著許多的香檳我問道「一箇人麼」

人往往使人著迷而受不了的老友。你自管去尋樂不必來打攪我。你不在這裏。我一箇人也好喝酒。的。你快去跟隨著羣衆照那些黑衣人那麼幹。」  
「不。我喜歡和你同在一起。」

「任你的便。但我和你說。他們那邊很有幾箇美人兒。在著難道不能引起你的注意麼？」

們。甚是可愛呀。這些可憐的衆生。不快樂的人類。伊們是何等的美啊。伊們簡直是可愛得怕人咧。」  
我笑道：「你一些兒沒有說得過分。」這時我見得了一箇機會可以滿足我的好奇心了。便接口說：「但你雖是不很愛婦人。可也並不是真的怕伊們。說。」

「誰和你說。我是不很愛婦人的。」  
海德倫又喝乾了一杯酒。唉。你以為我不愛婦人。你以為我是怕伊們。是啊。這是實在的。尤其是在像今天這麼的一天。或像今夜這麼的一夜。」  
我指點那廳事中的羣衆。像這麼尤其是今夜呢。像這樣許多的熱鬧。——

思。」  
海德倫忽然消失了。他的愉快之色。說道：「唉。伊  
『及不上你。』  
『哈。容易。容易。但你可不能用情於我啊。』  
『我能和你談心。可不是麼？』  
『是的。你倘肯喝酒。』  
『你倘願意時。那真勝於去盤旋——』  
『那邊自然沒有酒喝！——』  
『和婦人們在一起。任伊們多麼美麗。也沒甚意。』

『如此。又是甚麼呢？——』

『這一天是甚麼日子。』

『如今已過夜半了。那就是二十五日這日子。和旁的日子是一樣的。』

『你說像旁的日子一樣。』

『在我似乎是如此。』

『如此這是二月二十五日麼。海德倫的兩條腿漸漸地不穩定起來。和我道著晚安。然而他最後一句話可又蒙住了我。瞧他的模樣兒也似乎比平日激動。因此我得了箇好主意。想要求他和他一同去。平的，說，『和我一同去麼先生。我並沒有醉。』他很傲慢的說道。『和我一同去麼先生。我並沒在這裏那真苦悶死咧。』『在這裏苦悶死麼好吾友。你既喜歡同去就跟著我來。我當真已有些醉意。但仍掙扎得住。能你年紀還青。我得講些奇事。你聽聽你就可曉到箇中。』

我跟著海德倫出了廳事。喚了一輛街車。往海德倫所住的街中去。一會兒我們早就到他寓樓的三間房中。末一間已改成了書室。四壁都排列著書籍。海德倫在路上已把那香檳酒的酒氣吹掉些了。

他的頭腦已清明了些。到了家裏。斗的變得很鎮靜。起來在他辦事室中的壁爐前坐下。撥動了那等候著他的微微的火。於是放上了銀茶壺。烹起茶來。隨手遞與我一枝雪茄。自己便坐在我對面的一把大圈椅中。我們倆既很安適了。他就訴說出他的故事。我們的雪茄已熄滅了。煙圈兒已停止上升了。銀茶壺中也沒有聲息了。但那故事仍訴說下去。直到天

明這是在十年以前海德倫已死了五年但我一切

年豪俠之氣毫不遲疑的走近了伊問道「你爲甚麼哭我可能助你麼」

海德倫道：『我的故事最初是很平凡的。我也像那許多沒有家的青年學生一般，憑著少年時代的天眞和極充分的自由，冒著城市中的種種危險，我二十四歲時，正準備著那升學的高級考試。在一箇寒冷的黃昏，我偶然遇見了一箇女子，伊的眼睛浮腫，著獨自在那裏旁皇，神經很不安的敲著一方小

『伊有些兒不信任的瞧了我一會但我的聲音  
很見得誠實而那女子多分是不能再推受伊的愁  
苦了也許伊是服從著一種神秘之力在這空園中  
將我們倆吸引在一起總之不問是甚麼因由伊竟  
像老友般挽住了我的臂很簡單的答道「我是孤  
單的一身——而我又餓了』

小的紗手帕時時拂拭伊的眼睛

『伊的臉上雖見得非常的疲乏但伊甚是美麗也許伊更覺得美麗些因為那慘白而憔悴的臉龐和那又大又熱烈的漆黑的眼睛被伊的眼淚所軟化了伊的嘴唇因嗚咽而顫動著不能自制明珠般的眼淚掛在那長長的睫毛之上伊使我爲伊愁悶立時料到伊的苦痛一定是很大的於是仗著少

『我探知伊的名兒喚做沙妍霞。這名兒何等的沈鬱，寓有愁雲慘霧的暗示。伊的父親馬洛夫斯基，也是俄羅斯人中的一箇放逐者，被困在他祖國黑暗的政治史中，好容易脫身逃到芬蘭，又轉到丹麥。他在那邊也像旁的俄羅斯人那麼忍受著給警察們嚴重的監視。你是知道這些情形的。他老人家是箇醫士，新聞記者宣傳人和革命黨員，他和本黨當

然很接近他們在俄羅斯正在秘密準備造成他們的「大業」伊的母親是在生伊時死的據沙妍霞說伊所約略知道的伊母親是箇意大利婦人這回馬洛夫斯基便遠迢迢的往米蘭去以行醫為活只為共和黨的擾亂使他不得不離開米蘭就和他的女兒在科本海根住下是的他住了一面卻仍等候著大事的發展

「沙妍霞是撫養得很著意的伊的父親甚是愛伊你知道這班革命黨人都是很熱心的沙妍霞由伊父親自行教育而家中也儀有錢鈔應用雖說馬洛夫斯基正在和丹麥與外國的許多新聞記者合作而這錢是從那裏來的卻是一件神秘的事『事情的發展這是我們都知道的革命的嘗試些事那時沙妍霞是十七歲一晚馬洛夫斯基離去

科本海根留下了些錢給他的女兒他對伊所說的一番話也並不使伊十分的驚奇因為伊父親會有好多次作這種旅行的他也許是秘密被召到俄羅斯去為他的政黨幹流血的事業但是這一次他竟

一去不歸了  
『好幾箇月以後一天晚上沙妍霞接到一封沒有簽名的電報內中只有寥寥數字道『馬洛夫斯基已為主義而死毋再企盼』如此而已馬洛夫斯基黨中的同志分明是不願意多費光陰呢那可憐的孩子沒有人過問也沒有接濟伊父親留下的

一些錢鈔已用完了

『這十七歲的女孩子便怎麼處呢伊在各處都沒甚麼根基所以伊不但箇孤兒並且無人相助無處可依只好似漂浮在海中的貨物般飄泊著伊的父親是人類中唯一的愛伊的人卻也不曾使

伊參與他政治上的關係而伊自己也不想和他那種神妙主義相結合伊只是一頭可憐的小野鳥從伊的巢中迷失了伊是一顆柔弱可憐而受著傷的心。

「我正在伊生命歷程中這一箇時代遇見伊了。伊爲了沒有錢被逼而離了伊那卑陋的寓所不知道第二天待怎樣過活也不知道夜中該向那裏投宿好像一箇小女孩似的惟有哭泣的一法更把伊的手帕撕成了粉碎我至今還聽得伊的聲音說『我是孤單的一身——而我又餓了』

『伊跟著我走好似一頭迷失的狗只要有第一箇陌生人來略略撫愛伊一下就認做是伊的主人了唉我的朋友委實和你說我直從心坎中關注於這可憐兒的愁苦第二天上伊不肯去了伊倒是一箇真正的俄羅斯人承受伊命運的支配而服從這

託身於我的機會絕對的不問結果如何也想不到別可能的事這樣我還能打發伊走麼於是伊留下了從這天起以後一天天的過去和我同住著簡陋的寓所過著簡陋的生活那自然在這樣的環境中還有甚麼希冀呢

『伊是十七歲我是二十四歲而伊又是美麗的一天晚上伊把一條玉臂挽住了我的頸子不知不覺的伊挑起了我的箇欲望恰和伊自己的欲望不謀而合我們的嘴唇接合了伊喃喃地說道『親愛的薛文我愛你我要做你的妻子』於是我們倆都發狂了

『我們兩口兒都年青而貌美像一箇男神和一箇女神沙妍霞沙妍霞』海德倫伸他的兩臂向著又長又黑的秀髮閃閃地像瀑布般瀉下伊的背來

而那背又白白的好像牛乳。沙妍霞小沙妍霞一雙奧妙的巨眼和那一串珍珠似的嬌喉。沙妍霞小雜兒是一箇猛烈的意大利和神秘的俄羅斯混合成的女兒沙妍霞當時我們是何等的快樂過著何等得意的光陰——唉吾友請恕我的呐喊『海德的聲音在激動中提得極高一會兒卻又低聲續說下去。

派理劇想  
一箇死尸

朱天石遠作

(佈景) 嘉野  
(人物) 死尸  
寂寂的曠野。殮挺着一箇死尸。四面空空洞洞。洞一點聲響都沒有。

派理劇想  
黑幕

朱天石遠作

(佈景) 空空洞洞的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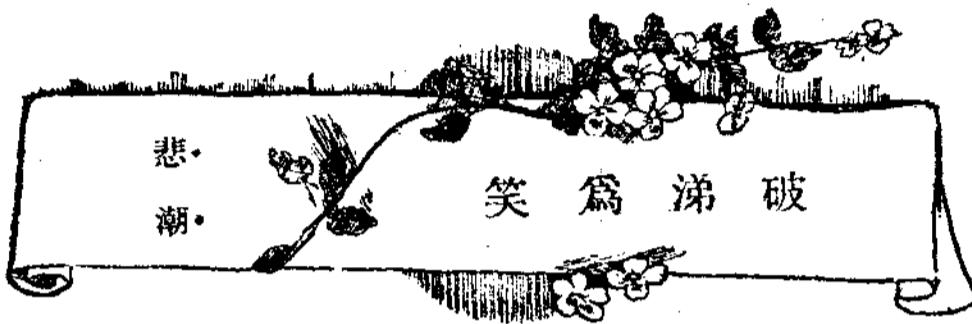
(人物) 一張黑幕

空空洞洞的一箇所在掛着一大張黑幕。幕內隱隱聽得有許多人的笑聲哭聲以及樂聲鎗聲破聲風雨聲鳥獸聲。

N生對L生道：你今天在新聞紙裏可曾瞧見什麼奉贈東西不取分文的廣告嗎？L生道：瞧見的是「奉送父親一箇不取分文」。

小愛麗帶了一隻假腕表，炫燿在伊的父親前，道：爸爸呀！你瞧這表多麼美麗啊！伊的父親摩挲着伊的小手，道：好娃娃，你既然喜歡這東西，我明天再給你買兩箇來。小愛麗歎了半晌，道：爸爸，你這話怪熟呢！哦，我記起來了，你不是昨天晚上在燈光下攜了媽媽的手，也是這樣說的嗎？

C夫人和H夫人不知怎的淘起氣來了。H先生勸着他夫人道：你們十數年的老同居，別爲了些事故，傷和氣像我和密司脫C，即使偶然生了芥蒂，不多時也會諒解的。H夫人道：那麼我們倆也是偶然生了芥蒂，不多時便會諒解的呀。





◎ 紅萸片片

顧  
醉  
苑

比來案牘寥寥如歲閑。曹長日尸位唯以讀書爲事。惟失志以還。性情亦變。曩之休休柔順者今忽桀驚不馴。獨處生稜。偶與人作深談。未數言即炎炎肆其狂論。巧僞者側目而視。謹願者亦掩耳而走。余懷耿耿終弗能白。則嗒焉似喪其偶。退而寄情於詩書。以爲薑桂之性既鑿枘於今世。則當求吾同調於千載以上。或有足以慰情者。顧開卷未久。恚乃愈甚。昔日所奉爲金玉之文史。以今日視之。無一非所謂聖人賢人之僞言僞行。巧詞好辯處處與吾人以可抵之隙。則又廢然長歎。竊謂人類自有文字以來。世間遂無是非之可言。洎乎聖賢之出。道德於是乎淪亡。盡矣。感喟之後。偶閱莊子。忽意興醉醺。不竭而於胠篋盜跖兩章。尤三復未倦。不禁拍案而起曰。得之矣。莊生非吾千載以上之同調乎。猶憶十年前。尚在就傅之時。亦曾覽及是書。讀至養生逍遙。南華秋水等。

△紅萸片片

△紅葉片片

篇祇覺其設譬之巧與夫玄奧之可喜至於胠篋盜跖馬蹄諸章不待師傅之闡早斥其爲慚謬之說荒唐之言矣迺者四肢五官猶我也身體髮膚猶我也爲時十稔耳而性情之變一至於是甚矣人事之足以移情也莊子之言曰「及至聖人釐釐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瀆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又「夫殘樸以爲器工匱之罪也」穀道德以爲仁義而聖人之過也」又「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活矣」又「含哺而喜鼓腹而遊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

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踴跃好知過也」觀此數語質直豪爽無半點雕琢掊擊聖人可謂體無完膚正不必當代碩彥揭檠而起方極鳴鼓而攻之能事至於近頑之廢止祀孔命令更覺詞費而無謂矣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莊子一書不特寓言什九意味深長卽描寫工夫亦力透紙背如小說家言其害孔子往訪盜跖一章略謂「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曰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口

氣亦何等藐視闊大活畫一椎魯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作孝弟而繖俸於封侯富貴者也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莊子一書不特寓言什九意味深長卽描寫工夫亦力透紙背如小說家言其害孔子往訪盜跖一章略謂「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曰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口

此一則寫盜跖之橫悍率真與孔子之僕爲倨敬相映成趣誠有聲容並茂躍躍欲出之妙又「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此寫孔子之喪氣而歸唐突聖人可謂謹而近唐然其白描之工洵妙到毫顰讀之如閱一則短篇小說令人爲之浮一大白又說劍篇書劍士之威武有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髮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死而無悔之狀便躍躍乎字裏行間抵得一篇刺客傳讀卽盲左腐

遷亦不過是遑論。唐宋以下之小說家能望其項背耶。

遷亦不過是遑論。唐宋以下之小說家能望其項背耶。  
曼殊大師死且十年矣。客歲有段安旋者爲之編《燕子山僧集》。顧搜羅不廣，編製不精。予前會於紫蘭述及之，嗣後柳亞子無忌父子檢其遺詩付諸剞劂，題曰《蘇曼殊詩集》。大師珠玉稍稍備矣。厥後又慘淡經營爲之輯年譜一集。於是詩集大成。玉稍稍備矣。厥後又於大師著述雖不能謂洪纏靡遺，然不致如向之零亂散佚矣。往者周子瘦鵠既爲緝燕子龕殘稿今復於本刊舉行十週紀念追悼嗟夫。曼殊雖死而其精神文字猶時時得與吾人相格。非二三子之力。

乎意者。曼殊之名或將因此數書而傳矣。原曼殊之文章冷慧絕俗。別具丰神。凡曾讀其焚劍絳紗諸記者。靡不歎爲傳世之作。所以能感人之深。亦良有以也。卽其遺詩。零縑斷續。寥寥數十首。而一種飄逸之氣。輒拂拂如雲烟似不食人間烟火。氣者殆其人生有宿根慧質。靈心吐屬無不超人。集中律詩不多見。以七絕爲主。論者皆以爲曼殊之詩直逼晚唐。以予所見。其旖旎委婉。固有似處。而清麗不穢。毫無雕琢似又非晚唐諸子所能。指間鳴我亦艱難。多病日那堪。更如「無量春愁無量恨。一時都向。

聽八雲箏。三烏舍凌波。肌似雪。親持紅葉索題詩。還鄉一鉢。無情淚。恨不相逢未第時。」「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破。鉢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一淡掃蛾眉。朝畫師同心。華髻結青絲。一杯顏色和雙淚。寫就梨花付與誰。」「江南花草盡愁根。惹得吳娃笑語頻。獨有傷心驅背客。暮煙疏雨過閨門。」「乍聽驪歌似有情。危弦遠道客魂驚。何心描畫聞金粉。枯木寒山滿故城。」數詩皆輕靈。自然令人不厭。百回讀。又如「玉砌孤行夜。有聲美人淚。眼尚分明。莫愁此夕情。何限指點荒。

止。予年弱冠始學爲詩。既無師承。索近作。予方寢。饋於唐詩三百首。復鮮切磋。惟一意冥行。茫茫無所。不能掩劍拔弩。張之氣。豈養氣之不足。抑學力之未深。殊無以自解。故心有所感。或拈一二近體。輒復慄其爲作者不壽之徵。歟。他如斷珍重蕭郎解玉鉢。」詩雖清微淡遠。而隱隱含有鬼氣。讀之凜然生慄。其爲作者不壽之徵。歟。他如斷鉢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一淡掃蛾眉。朝畫師同心。華髻結青絲。一杯顏色和雙淚。寫就梨花付與誰。」「江南花草盡愁根。惹得吳娃笑語頻。獨有傷心驅背客。暮煙疏雨過閨門。」「乍聽驪歌似有情。危弦遠道客魂驚。何心描畫聞金粉。枯木寒山滿故城。」數詩皆輕靈。自然令人不厭。百回讀。又如「玉砌孤行夜。有聲美人淚。眼尚分明。莫愁此夕情。何限指點荒。

止。予年弱冠始學爲詩。既無師承。索近作。予方寢。饋於唐詩三百首。復鮮切磋。惟一意冥行。茫茫無所。不能掩劍拔弩。張之氣。豈養氣之不足。抑學力之未深。殊無以自解。故心有所感。或拈一二近體。輒復慄其爲作者不壽之徵。歟。他如斷鉢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一淡掃蛾眉。朝畫師同心。華髻結青絲。一杯顏色和雙淚。寫就梨花付與誰。」「江南花草盡愁根。惹得吳娃笑語頻。獨有傷心驅背客。暮煙疏雨過閨門。」「乍聽驪歌似有情。危弦遠道客魂驚。何心描畫聞金粉。枯木寒山滿故城。」數詩皆輕靈。自然令人不厭。百回讀。又如「玉砌孤行夜。有聲美人淚。眼尚分明。莫愁此夕情。何限指點荒。

止。予年弱冠始學爲詩。既無師承。索近作。予方寢。饋於唐詩三百首。復鮮切磋。惟一意冥行。茫茫無所。不能掩劍拔弩。張之氣。豈養氣之不足。抑學力之未深。殊無以自解。故心有所感。或拈一二近體。輒復慄其爲作者不壽之徵。歟。他如斷鉢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一淡掃蛾眉。朝畫師同心。華髻結青絲。一杯顏色和雙淚。寫就梨花付與誰。」「江南花草盡愁根。惹得吳娃笑語頻。獨有傷心驅背客。暮煙疏雨過閨門。」「乍聽驪歌似有情。危弦遠道客魂驚。何心描畫聞金粉。枯木寒山滿故城。」數詩皆輕靈。自然令人不厭。百回讀。又如「玉砌孤行夜。有聲美人淚。眼尚分明。莫愁此夕情。何限指點荒。

不敢示人。至於古詩，則十稔以還，殊未敢一爲之也。惟證以歷來讀詩所得，自謂於門戶派別之見知之稔，而辨之切益不敢謬然有所愛惜，以貽入魔之虞。蓋一入魔道，便無救藥。此方虛谷一祖三宗之說，見譏於觀弈道人者是也。

作詩得句易，完篇難。此固藝人而知之。若一首既成，欲求其通體無懈可擊，已屬匪易。至於鍊字鍊句，與夫格律之謹嚴，寄託之遙深，自非學有心得者不辨。吾人往往得句自信，頗堪驚人，而苦思不得，其績無已。胡謔成篇，自難神完氣足。詩本天籟，洵難強致。古人撲斷，

不敢示人。

吟髭走入，酷甞豈虛語哉？卽前人所作，其間詞句之軟硬起順之工，拙亦灼然可見。例如韋應物《春日寄李儋元錫》一詩，其起句爲去年花裏逢君別，今日花開又一年。我

讀者咸視爲中唐正音，未嘗有加

以非議者。獨紀曉嵐評瀛奎律

竟謂此詩起句驟視之，幾疑爲閨

禁。

所作。

其間。

詞句。

之軟。

硬。

起順。

之工。

拙。

亦灼。

然可見。

例如。

韋應

物。

春日。

寄。

李儋。

元錫。

一詩。

其起句。

爲去

年。

我

所作。

其間。

詞句。

之軟。

硬。

起順。

之工。

拙。

亦灼。

然可見。

例如。

韋應

物。

春日。

寄。

李儋。

元錫。

一詩。

其起句。

爲去

年。

我

所作。

其間。

詞句。

之軟。

硬。

起順。

之工。

拙。

亦灼。

然可見。

例如。

韋應

物。

春日。

寄。

李儋。

元錫。

一詩。

其起句。

爲去

年。

我

所作。

其間。

詞句。

之軟。

硬。

起順。

之工。

拙。

亦灼。

然可見。

例如。

韋應

物。

春日。

寄。

李儋。

元錫。

一詩。

其起句。

爲去

年。

我

所作。

其間。

詞句。

之軟。

硬。

起順。

之工。

拙。

亦灼。

然可見。

例如。

韋應

物。

春日。

寄。

李儋。

元錫。

一詩。

其起句。

爲去

年。

我

所作。

其間。

詞句。

之軟。

硬。

起順。

之工。

拙。

亦灼。

然可見。

例如。

韋應

物。

春日。

寄。

李儋。

元錫。

一詩。

其起句。

爲去

年。

我

所作。

其間。

詞句。

之軟。

硬。

起順。

之工。

拙。

亦灼。

然可見。

例如。

韋應

物。

春日。

寄。

李儋。

元錫。

一詩。

其起句。

爲去

年。

我

所作。

其間。

詞句。

之軟。

硬。

起順。

之工。

拙。

亦灼。

然可見。

例如。

韋應

物。

春日。

寄。

李儋。

元錫。

一詩。

其起句。

爲去

年。

我

所作。

其間。

詞句。

之軟。

硬。

起順。

之工。

拙。

亦灼。

然可見。

例如。

韋應

物。

春日。

寄。

李儋。

元錫。

一詩。

其起句。

爲去

年。

我

所作。

其間。

詞句。

之軟。

硬。

起順。

之工。

拙。

亦灼。

然可見。

例如。

韋應

物。

春日。

寄。

李儋。

元錫。

一詩。

其起句。

爲去

△紅葉片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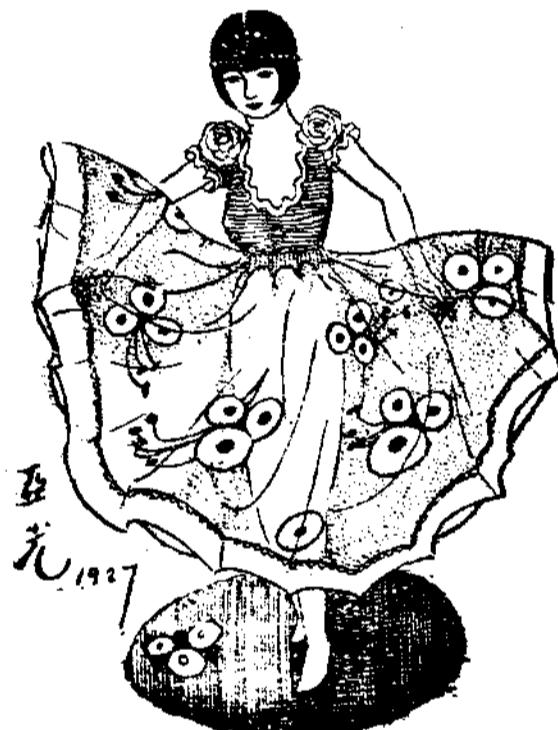
六

引人入勝及揭曉之日皆以先覩爲快第三名赫然在焉句曰「青女素娥俱耐冷名花傾國兩相歡」

一集來已見工力於是翌日第二名又入眼簾矣句爲「商女不知亡國恨落花猶似墜樓人」見者均謂意味深長歎爲觀止遂益盼

明日之報真如大旱之望雲霓及

第一名刊出真令讀者五體投地謂文章天成妙手偶得惜其署名已不復能憶矣



△紅葉片片

# 荷花壽

胡媚紅



今夜裏的留春山房可熱鬧極了。白薇雲至梵珍一衆姊妹行都是羅衣如雪。輕紗似粉的。大家在銀玲底下笑語不絕。只不見銀簫生與梵玲二人。一會兒方見銀簫生拉了梵玲。

▲荷花壽



昨天有老人家同在一起怪拘束的。所以今兒我們要重替你做生日。不過玩玩樂個壺興銀簫生也笑。道昨天真沒趣。今夜天氣也很涼爽。我們把昨天未行的酒令。今兒行一行罷。梵玲忙笑道：今天我還酒量。酒可不能再喝。你們自己盡興罷。薇雲笑道：你做司令官可好。梵玲笑允了。正說話間。明簫和珮嫂也。

△荷花壽

欣然而入。珮嫂笑道：好樂也不招呼我一聲？不是銀弟叫人來說我准又失落了。大家一笑。

這時房內有些熱，青鑾環玉、梵珍與明簫等便出外，在走廊邊倚欄坐下，舉頭見淨碧的天上那一彎新月，好似初畫成的眉兒一般，還有幾點疏星也閃閃地生輝。微風吹來，梵珍笑道：好涼爽！伊們偏擠在裏面流汗，果然，蕙雲等一會兒也都出來了。銀簫生臉上，卻獨自在裏面指揮擺席。梵玲回頭望見銀簫生臉，便笑道：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昨天鬧了一晚，不夠今兒還要鬧。大熱天氣，安靜些不好，偏要人來論理，該你自己去安排了來。招待我們現在銀簫生裏，便停了口。銀簫生正着急，怕倩珠要譏刺，幸而梵玲不則，一聲衆人都未注意，倩珠的話同時席已

▽

擺好，大家便入內圍圓了一大張圓桌。

銀簫生暗地瞧着，玲依舊笑盈盈的心裏，放下酒令，怎不說了？倩珠道：這麼樣罷，我把令說出後，立刻便行。玲妹妹做執法官，如有延遲，過十秒鐘，翁未照令行者罰酒一小杯。梵玲與衆人都應了。倩珠方說道：從我起令，每人說唐詩一句，五七言不拘，但每句中必有一數目字，順一二三四五……以至千萬，依次而說，不許僭越。便起令道：一枝濃露凝香，隔座青鬟接令；道二月黃鸝飛上林，環玉接道：三月三日天氣新，蕙雲笑道：四月南風大，麥黃珮嫂也笑道：五月榴花照眼明，梵珍略一思索，也接道：此日六道同駐馬，明簫笑道：我佔便宜了，便念道：當時七夕笑。準牛。芙雲正思索，梵玲笑道：遲了罰酒一小杯。便一杯，芙雲笑飲了。銀簫生已笑接道：八尺龍鬚。





方錦襪倩珠笑道九月寒砧催木葉銀簫生道太頹  
裏青鬟笑接道十年征戍憶遼陽倩珠笑道便宜你  
這丫頭環玉接道百尺江樓坐翠微薇雲笑道金樽  
清酒斗十千珮嫂笑道我只好罰酒了這萬字兀的  
想不起來梵珍笑道千樹萬樹梨花開可不是明簫  
接道梨花一枝春帶雨芙蓉忙接道霜葉紅於二月  
花銀簫生笑道三顧頻煩天下計倩珠略疑思梵玲  
已端過酒來笑道請君入甕倩珠笑飲了青鬟笑道  
我也記不起只說如何四紀爲天子來塞責罷薇雲  
接道五湖烟水獨忘機珮嫂笑道初過寒食一百六  
梵珍接道七月七日長生殿明簫接道奉使虛隨八  
月槎芙蓉忙接道江流曲似九迴腸銀簫生拍手笑  
道斗酒十千恣歡謔倩珠正要說突然忘了只得罰  
一杯酒青鬟笑道瀚海闊千丈冰梵玲笑道現成  
一句會須一飲三百杯不說衆人都說好句環玉接

道又有牆頭千葉桃薇雲接道萬人鼓舞送路中珮  
嫂接道一洗萬古凡馬空梵珍說不出罰一杯酒明  
簫接道二水中分白鷺洲芙雲笑道三山半落青天  
外銀簫生笑道四絃一聲如裂帛倩珠正挾一箸白  
糖花糴在口中急吞下時已被罰酒衆人大笑梵玲  
笑道這叫做作法自弊呢倩珠道取銷此令罷我只  
罰酒衆人也說令是容易只太急促反不能說梵玲  
笑道我一人來續完收令罷便說道五更殘月有鶯  
啼六軍不發無奈何人生七十古來稀胡天八月即  
飛雪飛上九天歌一聲敢將十指誇針巧百年多是  
幾多時近入千家散花竹萬里風烟接素秋倩珠笑  
道我賀一杯並祝芳壽說着端起酒一飲而盡衆人  
也跟着賀一杯梵玲勉強陪了一杯葡萄酒這時倩  
珠已醉歪身倒人梵玲懷裏梵玲忙扶住伊笑道我  
最惡酒醉的人記得前兒芙蓉醉了還歪纏我要



和我睡呢。後來在我房裏吐了一大攤子。到現在提。起我還掩鼻。你偏又來纏我。梵玲說著便將情珠一推。情珠身子坐不穩就倒在銀簫生身上去了。銀簫生忙用。手來扶。梵玲已笑着將情珠抱過去了。笑道。貪嘴丫頭。你也有今日。薇雲及衆人都大笑起來。珮嫂立起身去用手扶了情珠的腰道。我扶伊去睡罷。青鬟笑著立起道。珮嫂子一個人怕費力。我助一助。便與珮嫂兩人扶情珠走了。

這裏銀簫生笑道。我們再行一令。散席衆人尤了。明簫笑道。我有別樣事可先走了。不能陪你們。玲妹的壽儀明兒補來。梵玲微紅了臉。笑道。明大哥這樣說。太客氣了。明簫笑着自去銀簫生笑道。我們上聯對下聯。是出一字對一字。梵玲笑道。這倒有些意思。我便出給銀哥。對當下薇雲對了。環玉。梵珍對華。」銀簫生笑道。你必是用來作形容詞的。便對了。一個「素」字。梵玲又說道。「燈」銀簫生對道。「月。」梵玲想了想道。「成」銀簫生道。這可要費力了。如「字。」說。梵玲點頭道。很好。便又出了個「隊」字。銀簫生笑對道。「秋」梵玲笑道。「過」銀簫生這裏用一動詞。下面二字。大概用名詞。便對道。「秦」梵玲笑道。「秦」銀簫生拍手笑道。當然是秦淮悲道。了。這時梵珍與芙雲已對好。卻是五言兩句。梵珍對句是。明月窺窗。粉扇衆人還要對時。珮嫂與青鬟已來。梵珍忙笑着告訴伊們。珮嫂也說有趣。薇雲等也對好。芙雲出句是。花風入座。襲羅衣。環玉出句是。明月窺窗。粉扇衆人還要對時。珮嫂與青



瞧。錶上已十二點鐘了。便笑道。夜深了。明晚再玩這一個罷。梵玲笑道。也好。我早想睡呢。於是衆人各自散了。銀簫生便送梵玲回院去。進了梵玲房內。芳兒倒上茶來。銀簫生笑道。每天來還客氣。梵玲笑道。你也太客氣了。銀簫生笑道。本來今兒你該客氣的。道。你還說只有我方能受這些氣呢。梵玲聽說忙道。大姐姐姐那個給氣。你受我可不依他。銀簫生忙笑道。是我能了。還有那一個梵珍。笑道。你也不會的大姐。

姐又沒得罪你。梵玲聽說益發淚如珠下。銀簫生忙道爲的什麼。又這麼傷心。那些人說話都是有口無心的。你當伊們瞎說就罷。咧。梵玲哽咽道。其實我也小氣的。很不過我自己……我到現在卻只想回家去了。可是路又太遠。一時也不能夠。梵玲說着掩淚自向床上躺下。銀簫生細味梵玲所說的話。不禁也滴下淚來。梵珍無味又無言可慰。便自拉芳兒服事。伊去睡了。



△荷花壽

六

兩箇典故

廖國芳

(一) 没字碑 出稱不學無文者曰「沒字碑」此無形之「沒字碑」人皆見之至有形之「沒字碑」人多不之悉也距弋陽城數十里有龍門巖焉爲贛東名勝之一巨巖中空闢爲深洞洞內佛像几案皆天然生成不假雕琢梁間(梁亦天然石生成者)一石匾緣有花紋惟平滑無字土人呼爲沒字匾亦曰「沒字碑」云。

(二) 搖錢樹 賴西舊俗新年懸錢於門以爲瑞。如家有園林則懸諸樹。謂之「錢樹」。任人搖落而拾之。視以爲樂。謂之「搖錢樹」。今則改用紅紙鏤花樣。如錢。名之曰掛錢。蓋民生日蹙。無復以血汗之資。快諸一搖。然則世之恃錢樹子爲惑人之具者。不其儂乎。

湘中某縣有崇禪寺者地僻在萬山中而香火特盛其方丈名大虔粵人也中途出家絕有智計結納地方紳士交通官場一時頗張密室以誘良家女子近村有妙齡女密室之衆僧故衆僧心嚮之既而爲背人御酒肉所得錢頗肯散勢焰燭人也中途出家絕有智計結

郎因入山進香而失蹤者已屢有所聞矣或云山多虎狼爲所食或疑崇禪寺僧非善類倘爲劫誘匿藏之事惟不得實據偵查則絕無影響又以護法多有勢力者無人敢公然指斥之懸爲疑案而已張生篠石者攸縣人在鄉教讀其聘

妻卽居是鄉嘗相見識而矣張年十七聘妻季氏年十九越年將結婚忽因入寺進香亦失蹤焉張疑寺中必有密謀思窺破之然終不可得一日陰雨有風寺無進香者入寺寺中頗岑寂衆僧或賭或蹕入寺寺中頗岑寂衆僧或賭或蹕



△失蹤

酒不見一影。張遂得闖入深室。忽見門半開。聞婦女笑語聲。乃推門入。既入門。見方丈大度。方擁數女子飲酒。警見張生入。大怒立命健婦。撲殺之。張生大驚。欲反身走而門已閉。後堂一女子走出。則其聘妻也。卽爲跪求大度曰。此余親弟。乞恕其無知之罪。張聞聘妻語。卽呼阿姊救我。我因父母日夜痛哭。故冒雨來求佛佑耳。不知姊在此。並願方丈大發慈悲。赦我一命。季氏又言。若殺我弟。我必死。大度得危及方丈之舉矣。大度得別囚一室。異日再行處罪。是夜季氏乘閒語大度曰。吾弟之命既蒙

保全。然常此監禁。視同罪囚於我心。終不安。且彼以不忍於父母而來求佛。是孝也。非有罪也。方丈本良心。以判斷宜保全之。而還復其自由。方合天理。大度笑曰。我豈不知我若講天理。此時已不及矣。我若還其自由。則我之危險誰能保。我季氏沈思良久。曰。然則再思別計。何如。大度曰。卿若有策而不致危及我身者。無不聽也。季氏曰。然計。則方丈何不恩蒙而收服其心。則彼旣免爲囚徒。而又感恩德。自無

人敢危及師父。不惟不敢。且不顧。所以然者。皆能遂其飲食醉飽之慾也。今吾弟得免於死。又能酣暢。其飲食男女之慾。彼亦無他求矣。明日。喚張生至。張生僞名小峰姓季。小峯爾本當死。因爾姊之言。而赦爾。今爾姊又爲爾請免終日。因不爲吾弟特開一室。作新房配以。妙年女子而厚其衣食。惟關鎖。吾愛卿不忍拂卿意。然使留此人。而危險發生。奈何。季氏曰。方丈諸徒。誰不知方丈所爲者然。並無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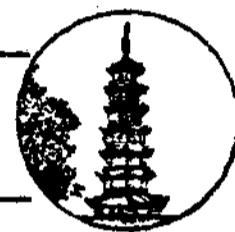
△



香巢飲食供奉與我等爾願之乎  
張生則叩頭謝曰一寒苦書生忽  
而得此不惟無罪反遇榮寵此生忽  
不知若何報德也因再叩頭謝大  
虔笑曰我與爾固有姻誼當呼爾  
爲舅郎禮宜優待也於是命之自  
擇一女旣擇定姓郁者卽日婚配  
成親張生亦故爲『此閒樂不思  
蜀』之狂態以釋大虔之疑其洞  
房之室則季氏爲之選擇者其南

有牆牆外尚有隙地隙地外又有  
圍牆則曠野矣牆外隙地人不能  
至以牆隔絕之隙地外之圍牆則  
高且數仞厚亦數尺大盜不能踰  
而穿焉季氏所以擇此地者有故  
爲他日穴而逃出之地其後季氏  
與張生密謀定召郁而告之郁爲  
醉方丈大虔以酒三更後穿穴而  
逃大虔醉甚至明日日高三丈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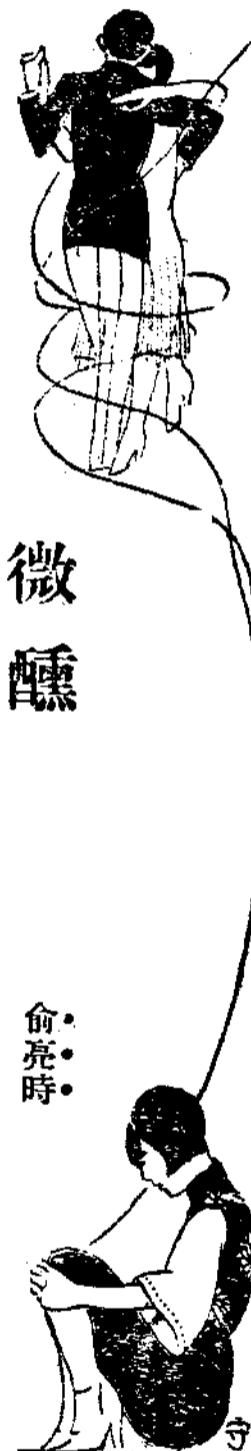
醒覓三人不得方驚疑聞而捕者  
已自穴入鄉農百數十人盡縛僧  
徒而送之官官乃置衆僧於法而  
數年來女子失蹤之案遂破



芳國塵 人詩的打挨

甲乙二人自命能詩同行郊外探討詩料而聯吟焉見一村莊日影初出而羣雀方在簷間飛鳴甲乃吟曰「日出屋藏雀」乙撫掌曰此句大佳容我續之行數武見村中一老嫗正取糲姜傾于草蓆上晒之乃狂呼曰我有句矣「天晴媽晒姜」二人吟至此而才已盡且覺腹餓乃回至城中入一麪包館以圖一飽甲睹蒸肉包之籠水蒸汽蓬蓬而出乃狂喜曰我又有了第三句矣「籠中包子熟」乙稱贊不已食畢乙謂甲曰詩已吟三句不可不終成之甲曰喏于是二人復步出郊外見兩漁翁因爭魚相打于江岸上乙曰我得之矣「江上兩翁相打」甲笑曰此句乃有六字不合詩體我爲若削之「江上兩翁相」除此「打」字既合詩體又叶詩韵乙服曰君真詩人不愧李杜矣詩既成而二漁翁鬥弗解欲訴諸官浼甲乙爲證二人喜見官許之既至官問相打有見證者否二漁翁即以二詩人對官聞爲詩人乃詳問所以甲乙乃以吟詩江干見彼等相鬥對官索詩讀之笑不可仰喝吟「打屁股」二詩人急爭白曰詩中本有「打」字因多一字不合詩體故不用若再加「屁」二字字數豈不更多乎

甜蜜的一杯愛情之酒。華髮生纔一沾唇已經醺然的欲醉了。



## 微醺

俞亮時

點心。是火。有火。就在沙發內坐着。眼看了裊裊的清烟。胸中。在這三個月來。華髮生的心中。似乎。時時。有一件事情。橫梗着。只要一見了銀玲。微微的笑容。聽了溫和的言語。就胸襟豁然。精神快愉。華髮生自己想想。是上燈時光。吃過了夜飯。走進房去。開了電燈。覺得也不自知。其所以然。這天又從銀玲那裏回來。後已

着他想銀玲。可稱得娟靜而美麗的女子了。灣灣的雙眉靈活的眼兒。淺淺的笑。渦伊對着任何人都誠懇而和愛。尤其是對於我格外的……不……伊是一樣待人的。華髮生胸中。自相矛盾的不禁自己也。微微的笑起來。一面把香烟的灰彈了一彈。一面又想着道。然而伊的確對於我格外的……只要看每次和伊見面時。伊總含笑的相迎快愉的神情。可以。看出伊是極誠懇的歡迎我呢。并且有時在談話間。

△  
微

偶然談到戀愛的問題時那種似羞非羞似笑非笑迴眸欲視的態度是多麼耐人咀嚼而追思啊華豎生既沉沉的思想着同時又想起半個月前因感涼小病銀玲也曾來望過一次清談了半日雖是伊同着藍珠兩人說是藍珠要來其實或者是伊的主動罷不然伊回去後在黃昏時候怎麼還打電話來細的問我胃口如何粥吃了多少又說書不要看了早早的睡下養養神罷明天或者再和藍珠來望你你不要就出門啊這足見伊對我是何等的關心啊但是……華豎生想着了一個問題不禁躊躇起來繼又想我總不能辜負我一片的誠意吾們就退一步罷不要作繩自縛不能擺脫但是對伊總要有所表示哩迷惘的思潮中華豎生好似立在情海之濱還未墮入然而終久被海風捲入而沉溺了

中聚會着銀玲的母親——就是華鬢生的姨母伊老。人家再也和氣不過看見了這許多人總是笑嘻嘻的道銀兒天天望着禮拜六今天總算盼到了。就是我覺得你們不來我也怪寂寞的聽着你們談笑多說時綿紋的面上滿佈着慈愛之色各人在房中多說時綿紋的面上滿佈着慈愛之色各人在房中談笑了。一會蕊珠和素嬌都鬧着要紫英教伊們唱「葡萄仙子」。紫英初還不肯後來翠芝說我來踏琴你唱伊們聽紫英纔答應了。翠芝緩緩的踏着琴紫英就抑揚婉轉的唱起來。素嬌和蕊珠也從傍跟了唱着。華鬢生和銀玲卻靜悄悄的聽着。有時華鬢生微微一笑銀玲也忍不住的低鬟淺笑。後來蕊珠有一句唱成了怪聲紫英先大笑素嬌把手指着蕊珠也笑起來。蕊珠不禁面孔绯紅的要去打素嬌於是琴聲也停止。各人都笑了。笑聲中蕊珠一溜烟向

末了我總感激你我總不忘你啊

華上

庭院裏走。去素娟紫英也跟着出去翠芝向院外望。望月色就拉着銀玲道月色很佳吾們也到院裏去走走。華髮生見伊們都去了忽地心中想着一件事。情就在銀玲的桌子抽斗內找了一張信箋拿出鋼筆在燈下迅速的寫着道。

銀妹

我很感謝你對於我三月來的誠意愛意我

小小的心坎中把來一切都接受了銘諸肺腑

永永不忘永永的不忘

罷。我胸中也滿藏着一腔的情緒但是我不能和你講也不敢對你說銀妹我的心是何等的難過。然而我很望你原諒。咳我的心你總明白。我

你的信看見了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感激你。的誠意而我又感激得不自禁的流淚了。下淚了我也不自知其所以然我只覺得胸中有一種特殊的悲哀襲擊我的寸心似乎非哭不能殺其痛。華你覺得我的哭不是很無意識而又可笑嗎。

你的話真不差啊戀愛是純潔高尚的我呢。

戀愛是純潔高尚的朋友夫婦是一樣的我

們就由兄妹而降爲朋友罷。

華髮生艸草的一壁寫着一壁心弦也劇烈的跳動。寫罷後看了一遍就很快的招好了立起身來放在銀玲的枕下一會銀玲等也進來九點鐘後各人都散了。在第二天下午四點鐘時華髮生就接到銀玲的回信那信上滿露着幽怨之意道。

華哥

戀愛是純潔高尚的朋友夫婦是一樣的我

們就由兄妹而降爲朋友罷。

八微醺

金微

龍。本不懂什麼叫做戀愛，更是談不到純潔和高尚了。你與我相處很久，總也曉得我是無學的。

承你的重視認我做朋友我本當不能允你  
然而吾又不忍辜負你的好意望你就把小友  
來對伊而指導伊

爲了我這人使得你的心不安我真萬分的對不起你啊。

有暇的辰光或想着幾位姊妹時還望你到我這裏來談談。祝你。

進步

進步 玲  
華髮生看了一遍又是一遍心中萬分的難過最後去解釋了一切而仍相戀了。

華鬢生看了一遍又是一遍心中萬分的難過最後去解釋了一切而仍相戀了

要說罷紫英仍是笑嘻嘻的似乎要說的樣子弄得  
銀玲翠芝等都莫明其妙華鬢生第一個性急催着  
紫英道說呀說呀紫英看了蕊珠道說了說了蕊珠  
見紫英一定要說就逃向房去紫英也笑着向衆人  
道沒有別的我曉得伊是後天生日今年伊是十五  
歲了我說要同着你們來向你拜壽哩我卻急得叮  
囑我不要說各人聽了都道一定去鬧鬧伊翠芝道  
鬧雖是要去鬧可是壽禮也要送的衆人於是又討  
論起來銀玲道伊很喜歡我的小綢傘讓我就送了  
一頂傘和帽子罷翠芝道我來送一件衣料紫英和  
素娟合送絲襪和鞋子華鬢生道要送的都被你們  
送完了我送什麼好呢說時想了一會道這幾天花  
芝點點頭道很好這時素娟走進房去道壽翁怎麼  
還多我就送一對花籃和幾瓶糖罷你們看如何翠  
芝出來了一面說着一面拉着蕊珠出來蕊珠面色

微紅而含笑着紫英拍手指着伊笑道我們都要來拜壽吃壽飯還要吃壽酒呢蕊珠道好我一定要灌醉你啊說着各人都笑了

後天的下午四時各人都從學校裏回來後就向蕊珠家中去銀玲是約了華鬱生一同走的到了那裏先鬧着要和蕊珠拜壽弄得蕊珠只是向各房逃避蕊珠的母親雖已是徐娘半老然而修飾得很漂亮笑容滿面的招待衆人在房中坐着蕊珠也含笑的慢慢進來偎傍着翠芝銀玲拉着伊的手道今天笑着上燈時候蕊珠的母親又進來招呼着在客堂的壽翁很漂亮啊蕊珠把面孔伏在翠芝肩上吃吃的說高華鬱生更心曠神怡的酒滿便乾等到席散平笑了一

會翠芝素娟先走了接着銀玲華鬱生也別着蕊珠回去其時月華滿地銀玲道不要坐車子罷坐了倒要頭昏呢華鬱生點點頭兩人就並肩走着走了路程都默默的覺得無話可說夜風很峭冷的吹來銀玲的身體微微的顫動華鬱生把手圍了銀玲的腰肢柔聲道冷嗎銀玲道還好華鬱生一手握着銀玲的手道手涼得這樣怎麼還不冷呢走過了一條巷向右轉灣就近銀玲的家了這時華鬱生一路被風吹着酒意頻頻上升還加着銀玲秀髮中的香味一向時踏上階去銀玲舉手按了按電鈴回過頭來華鬱生禁不住冒昧的在銀玲櫻脣上輕輕一吻劇烈

的刺激使華誕生真沉醉了。

能不分離呢。已往的舊夢已逝的一切香豔悽涼都

在華誕生的心上深深鐫着一條不可磨滅的創痕。

月兒要殘缺花兒要零落良會是要散的人又那罷了。

聯	夫	輓
芳	國	廖
悼亡聯之佳者多矣而輓夫聯則絕少見余友鐵器余君嘗爲余		
言有劉女士者服務于南昌某女學曾有輓夫一聯絕佳句曰馬革裹屍還是男兒壯志收場惟憐堂有雙親撒手尙多難了事鵠		
聲啼血盡痛夫子招魂莫返最苦孤無六尺傷心只剩未亡人淒		
音惻人不忍卒讀紅顏薄命爲之太息不置		



詞。雲。舊錄。零世有。有心人能不爲之。淚墮篇。前人白下諸什頗多贊。跡爰掇成。

詞。緣維。摩分。明十里。潺湲水。不是清淮。病。衣香人影。忽。甚。一笑都。疑隔。世。意先大父。戚恪公。遊秦淮。詩云。外周遭。竟眼前蓬山。未到已情牽。是愛河話到江南烟雨程。禁他人。

詞。秋月秋風舊板橋。又某君。一。半兒。澄空。青溪九曲綠灣環遠水。澄空。花如頃雨瀟瀟。閒情他日應追憶。是丁字簾前好夢遙荷是。青青客舍聲。丁字簾前好夢遙荷是。柳鎮多情已拚羌笛離亭遠。猶是。



映玉顏畫檣前頭露髻鬟那中間  
一半兒紗窗一半兒板河干風月

秣陵秋閒說檀郎喜浪游又上東

家翡翠樓這根由一半兒荒唐一

半兒有昨宵風露滿中庭叫徹寒

盤隔戶聽燈影低搖一穗青欠分

明一半兒朦朧一半兒醒微風輕

曳翠羅裙秋到秦淮落木初遙送

西陵油壁車望中虛一半兒斜陽

一半兒雨綺麗風光若揭眼簾曼

聲長吟如醇醪之醉人于不覺也

馬湘蘭與王百穀善後有少年

某昵之是時湘蘭已五十年

春力止之雲贈一絕云一呷春醪

他接春受誣將戍遠方雲欲隨行

詩善鼓琴與庠生傅春眷愛誓不

分离車馬如此嫁商人且不堪外

不覺湘蘭老妻心愈堅蘭笑曰我

秋未半也錦衾角枕相纏婉久而

泥沒舒良苦見道旁雨中花方弗

湘娥面上啼痕耳又云丹陽道上

</



湘君畫蘭在握，便覺清芬灑然。不知行旅之困，又云步出都城，憇悅公竹下綠陰黃鳥，怡目娛耳，頓忘塵土之困。此地宛似維摩丈室，惜無天女散花耳。設辭雋妙，直似晉人王郎風度。于此可見宜乎。湘蘭之傾倒也。

潘之恆鄭如英傳金陵舊院以  
點著者首推鄭氏，而儕輩競秀亦不  
乏人。逮中衰如英，晚出韶麗驚人。  
自然不逐儕輩修一時名，而獨歸無  
以相贍。自裁半臂，護君曉寒。遂不覺  
天明矣。令董小持贈願勿。

棄故人，并棄衣，自忍凍歸也。離愁如亂絲容而時求解，長歎長歎。又念七日見雨不止，做一掃晴娘掛窗上，呴之曰：『帚一舉掃盡瀟空烟雨。見太陽，封汝爲掃晴娘。』如英詩亦佳。余最愛河亭月夜一首云：玉鏡宵升玉露團，懷人永夜倚闌干。秦淮不違閨中夢，三十六峯天際寒。如英與湘蘭今燕無瑕，齊名冒塞。伯塵爲作秦淮四美人選，稿集之恆稱英。旣交蓮生生以勵勵，故走寄尺牘詩箋，皆微言卽鍾情所不

能及。信然。百史秦淮之工吳音自傳，雲修以登場聲揚而王卿特以驚坐見賞。後來秀出者爲楊筠卿，卿兩擅之翔風，卿且條暢文義。凡遇古今詞曲，一寓目卽上口，下筆飄警宛有緒致。而其志高超，每有出塵之思。嘗曰：『身溷汚泥，如糞上英爾。』欲取其壤和合梅檀以求香氣，無有是處。誠得游潤膏飛卽啜水勝膏。梁束布勝綺羅，豈復有繫戀乎。世霞豈能作耳。目近玩哉。



## 蘊·素·尺·閨·瑤

蘊於七年前。弱小性靈。竟溺於情海。顧以困於環境。格於勢利。不克如願。而於無可奈何中驟接彼妹。復我之書。繡綿悱惻之筆。一變而爲冷靜澈悟之文。悲感之際。讀之不啻一服清涼散也。

一〇五八號讀者蘊註

在移晷。轉瞬黃花爛。開西風。告冷。韶光如矢。古人信不吾欺。比維諸凡順遂。起居勝常。爲頤爲福。蓋聞情之爲物。隨時可生。亦隨時可滅。古云未免有情。未免者。固非專一確定之謂也。晚近小說家。憑其幻想。鼓其禿筆。以情爲可鍾。而可溺。亦足懶而足樂。至其極雖違天地。背尊親。而若有無窮之味。其言似亦有理。仔細推求。實害人之路。名教之罪。人要不可信。以爲真也。往年機事之敗。足下知之審矣。何意哥不我諒。屢有雁足之繫。而妹方他出。時爲仲氏所洩。訴諸萱堂。因授吾知。雖未條發隱情。風波再起。而意料所及已知。實非善舉。目爲狂徒。囑爲申斥。妹既不敢受命。又不能無言。用陳始末。祈垂察焉。夫事之不諧。無待策。龜希圖死。灰復燃。藉以魚雁傳音。其如鸚鵡前頭。龍吠戶外。終至釀成大創。斬却情絲。天下多美婦人。固不可一一能愛。亦非僅此能愛也。願君努力。前程勿復相念。時序入冬。朔風多厲。強飯加衣。千萬珍攝。千萬自珍。不宣。



## 古塔奇案

法國勒白朗氏原著

周瘦鵠  
張碧梧合譯

貝迦司奉到正式命令後，急忙從警察總署出來，要趕去解決古塔奇案。他是搭乘晚車從巴黎動身，在法蘭西中部的格萊特地方住了一夜。第二天早起，僱了一輛汽車前往瑪塞村。到了村裏，第一件事便是去察看那古堡。那古堡是一所闊大散漫的建築，年代已很久，遠正造在克勒司河一道支流的一箇土角上。他並在堡中會見堡主人葛薩梵先生。

葛薩梵是一箇擁資很富的製造家，年歲約在四十左右，面貌很文秀，全體的姿勢也很雋美，爲人很是朴實，熱烈的心腸更是難得，鄰近的居戶們沒箇不敬愛他。因此他得當選爲州議會會長，是地方上一位重要的人物。因爲那座古塔是在他的地產上，所以他見了貝迦司，很熱心的引導貝迦司前往。他們二人走過一座廣大的栗子園，便來到那座已敗壞的古塔前。從古塔上推想可知，瑪塞村在古時必是一箇諸侯的采邑，經過若干年的世運變遷，一切都已毀滅，祇剩下這一座塔，成了獨一的遺跡。這古塔矗立天空，在一座高山的右面，克勒司河正沿這山腳，灣曲的流去。彷彿是一條受傷的巨蛇，緩緩的爬。

△古塔奇案

1

行。

河的對岸是阿萊卡家的地。面約摸離貝迦司和葛薩梵站立的所在四十碼遠近那裏有一堵碎石疊成的牆。牆上長滿青苔。日光映在上面閃鏗有光有如一道堤壩牆的上方。聳着一座有頂的平臺平臺的邊沿有欄杆遮護。這正是一條闊徑的盡頭。這確是一箇荒野枯寂的所在。在前十天的一箇早晨阿萊卡的屍身正在這裏發現。是倒在一塊大石頭上身上並無傷痕。雖有幾處也分明是跌仆所致。有一根斷折的樹枝垂掛在平臺上面一株樹的樹幹上。瞧着這種情形。這慘劇發生的原因不難推測而得必是阿萊卡爬在這根樹枝上。樹枝載不住他的體重。斗的斷折。他便跌落下來。那末這不過是一樁很平常的命案。驗屍官驗屍之後毫不遲疑便這樣宣佈他的判斷。

『但是阿萊卡爲了甚麼爬上這株樹呢？』貝迦司要明瞭這一層原故。

葛薩梵當即回答：

『他是要爬在那樹枝上好更接近更清晰的瞧着這座古堡。這古堡原是阿萊卡家的孽生之地。古時候已經曉得我如今身受的苦痛真箇厲害。先前那些怪誕的謠言還在其次不必去說。如今我竟受着各方的攻擊所以必須請你充分的查察一番向各箇人詢問箇切實最緊要的。你首先去會會阿萊卡小姐。她就是他家獨一的生存者。你在離去瑪塞村之前務必再來見我一面。』

貝迦克司很迅速進行他的工作。先把古塔的脚下察看一回，再走進塔的內部。只見扶梯和樓板都已塌倒，在地積成一箇很大的斷木碎石之堆。他隨即撥轉身回到瑪塞村向村人們收集些片段的消息。他又去會了牧師和村長，這纔到旅社中進餐。

午後兩點鐘時，貝迦克司站在一座狹窄的花園中。這花園往下斜行，直達平臺，卻被一所小屋隔分為二。這小屋喚做曼廬式樣，既醜陋，裝修也很惡劣。一箇老僕接了貝迦克司的名片，進去通報阿萊卡小姐。不多一會，阿萊卡小姐正和一箇男子談話。

他們倆見貝迦克司進來，都站起身，這男子並把臉正面朝着貝迦克司。貝迦克司一眼瞧上去，便認出他是誰——紀謀巴納德。

『呀！你到底也來了！』巴納德很歡欣的說，並伸出一隻手。『我讀晨報時，你正動身向克勒司河前進。我讀完後，跳上我的汽車，急急趕到這裏。如今我已準備着聽候你的驅使。小姐，我來向你介紹這位是貝迦克司探長。他是奉了警察總署的命令辦理這案的。貝迦克司既已來到這裏，無論甚麼你也不用害怕了。也許他此刻已經探明一切，也未可料……我不必噜嗦讓他自家說罷。』

但是貝迦克司一句話也說不出。他是驚慌失措，因為巴納德來到這裏，他萬萬預料不到。也是他最不願意的，然而竟然來了。他怎得不驚愕而懊喪？巴納德的能耐，他已屢次領教過。像這樣的案件，在巴納德固然。

不難。破獲便是無論甚麼疑難之案到了巴納德的手裏也就都有破獲的可能。實在貝迦克司有甚麼可說的話呢？他仍是在茫茫大海之中對於這古塔奇案尙未能尋得一些證據，空手而來。此刻仍是空着兩手啊。

貝迦克司默然無語。巴納德卻又開口說話了。

『小姐現在的情形是——貝迦克司必已勘過一切。如今到你這裏來定是要你證實他勘查的結果。話要說得簡潔些關於這齣可怕的慘劇的情形。凡是你所知道的你可能告訴給我們嗎？』

這愛麗佩阿萊卡是一箇身材頁長的女子容貌生得十分美麗。如今因心中悲傷面色變成慘白。伊有意掉轉臉隱在暗處。巴納德和貝迦克司祇能瞧見伊俊美的側面。伊分明很用力的忍住悲慟毫不遲疑的回答。

答。

『我並沒有甚麼要說的也不要誣告誰。祇覺得把我所知道的對你們說了正是我的慘苦的義務。請你們聽我說罷。』

巴納德公然侵占法律的特權。

『我這朋友貝迦克司探長第一要曉得你最後瞧見你弟弟的確實時間。』  
『在晚間十點鐘我們在一起進晚餐——我們日常快活的進餐我是着實……着實歡喜瓊恩——他比。我。小。幾。歲。事。實。上。是。我。把。他。領。養。成。人。我。們。是。最。要。好。的。朋。友。彼。此。都。很。快。樂。的。』

『他是夜裏走出的嗎？』

『他離開這屋時天色已快亮了。約在三點半鐘我們的老僕聽見他走的。』

『你可知道他是往那裏去？』

『在那前一天他曾告訴過我說是我要從平臺上釣魚。釣魚原是他心愛的頑耍之一。』

『三點一刻鐘以後到你弟弟屍身發現的時候在那相距的時間中可有甚麼特殊的事你能告訴我們嗎？』

『有的。』伊頓了一頓纔道。『在六點一刻鐘時我聽見一聲鎗響。』

『哦，是的。有好幾箇人聽見的。但也許是一個偷魚人放的。』

『當時我原也這樣想，但總覺得放心不下。到底下了床，穿上衣服，我剛走到平臺時，瞧見有幾箇男子從河的對岸的村中走出。他們擡着我可憐的弟弟走向古堡去。』

『於是，你便以為那一聲鎗響和你弟弟之死有相連的關係。倘果如此，你弟弟的屍身上便該有鎗傷。』

『可是，檢驗之後並無鎗傷呀！』

愛麗佩不即回答，露出遲疑的神情。巴納德緊追一句道：『你不能回答我嗎？』

伊的兩手垂在兩側，緊緊的握着。

無論事實是怎麼樣，我的心中卻完全斷定有相連的關係。

『你怎會有這斷定呢？』

「我也說不出甚麼可能的解釋。」

二種意外

伊搖了搖頭又現出苦笑

『哦，絕不是的！瓊恩是非常靈活——他有豐富的智力，又極端的謹慎。他絕不會信任那根樹枝，輕藐他自己——況乎那樹枝很細，分量載不起他的體重？』

『但是你總可相信那根樹枝是斷折了。』

『然而沒有證據能證明那樹枝是被他折斷是在那一夜折斷的。』

那末你絕對相信這是一樁人命重案了！」

卷之三

甲 反點了點頭。

『你憑着甚麼理由認定呢？莫非已有確切的證據足以證實這人的罪史嗎？這正是貝迦克司探長如今急於要知道的。』

憂鬱沉默了好一會工夫瞧伊的神情可知伊正在伊的記憶中搜索必需的事蹟後來伊用力振了振身體纔說道

『我把各樣事情都告訴給你們不過這樣說來必得先把二十四年前發生的事說將出來我們父親並不是一箇很富的富翁但他端整好充量的金錢讓我們很舒適的住在古堡中忽的因為一家銀行的倒閉他受着非常的損失外人知道他損失極大又不是他自家的過失原很原諒他可是我父親天生的驕傲的脾氣寧可自家吃苦不願拖累他人他爲着償還欠款起見便向格萊特的一位有錢的製造家告貸這人借給我父親二十萬佛郎卻訂了一箇條件在五年以內這欠款倘未清償我家的古堡地產以及瑪塞村中所有的袁克（英畝名每約華六畝）都變成他的財產這全部的交涉是絕對秘密的』

『那製造家必正是葛薩梵的父親對嗎？』

『是的』伊說聲音中充滿了憤恨之意

『他是否盼望得到這古堡？』

『他是非常的盼望他曾好幾次要買了去後來過了四年又十一箇月我父親得了腦充血症突然的死了我叔父驚異和悲傷自可想像而知忙趕來照料我們姊弟倆隨即得到葛薩梵的聲述我們倘不在那一箇月當中還清他的債款我們的房屋和地產等便全部歸屬於他那債款的成立雖沒有別人參加但他有契約可以證明那銀行經理又替他做證人我父親死後並無別的遺產於是瓊恩和我便被逼離家隨着我

的叔父過活。我叔父是住在這所憂慮屋中。他的境況更不及我的父親了。過了不多時日，他又死了。那箇老葛薩梵也就死了。』

貝迦克司和巴納德很注意的聽着。伊說：『這時巴納德忽插言道：

『我的朋友——這位探長未必能十分明瞭你所說的和現在這齣慘劇究有何等關係呢！』愛麗佩望了貝迦克司一眼，略為露出驚異的神情，並不答覆巴納德的話。接着又往下說：

『所以瓊恩和我孤單單的住在這所小屋中，正在古塔和曾經屬於我家的古堡的右前方。瓊恩一年年承襲他有完全管理的東西，卻被人家侵佔了去。又天天瞧在眼裏，怎能無所感觸呢？他有如發了癡似的一天到晚專意瀏覽記載我家家事的冊籍。後來有一天，他在那些冊籍當中尋着了一本帳簿，正是我父親所記。凡是他在晚年進出的項目，上面都記得清清楚楚。因此我們曉得他曾用極端經濟的方法，省下一筆款項。再有幾筆因買賣地產而獲到的贏利，這幾筆款子是存在一家銀行裏。隨即我們又搜出那家銀行收到這幾筆款子的收據。當下我便去到那家銀行探問，這纔曉得我們父親在死的前一星期已悉數提出他的存款。共是二百張鈔票，每張是一箇佛郎。』

『數目正是相同。』巴納德說：『和他應償還的那筆債務，他既有了這許多錢，何以不會還給人家呢？』『我不知道是甚麼原故。』

『因此你便以爲他必是把這筆巨款藏在一箇甚麼安全的地方對嗎？』他頓了一頓，用手擦着短鬚想了。

『是甚麼地方呢？』

愛麗珮取出伊所說的那本帳簿給巴納德和貝迦克司瞧看。

『如今我們必須尋求這箇問題的答案。』伊說。一壁翻着帳簿，翻到最後一頁上面，畫着一箇圓形，略似一箇圓圈的四分之三，在這圓形的右邊又畫了一箇半圓形，直徑比較短些。這箇半圓形中割了四根線，在兩根線的中間又有一箇小十字。這四根線起初是用鉛筆所劃，後段卻改用墨水。

『這是甚麼意思呢？』巴納德問。

『我們費了長久的時間方始猜詳明白。』愛麗珮回答。到底還是瓊恩猜出的原來這箇大圓圈是代表古堡半圓形是代表古塔。這四根線是表示四扇窗戶……』

『這箇小十字』巴納德搶着說。『是表示你們父親收藏那二十萬佛郎的所在。他必是暫爲收藏在那裏，等待那還債日子的到來。』

『是的。』愛麗珮說。

巴納德沈思了一會，拿起這張圖，又瞧了一遍，最後說道：

『你們父親做事實是周密鄭重。他收藏那鈔票雖是暫時的，仍恐偶有錯誤，所以畫下這張圖以資辨認。卻不料死得太快了。他來不及說出這箇秘密。我想你們既已猜出這圖的真意，必定去告訴萬薩梵請他准。

許你們……』

『爬上古塔的塔頂你必是這箇意思罷是呀我們果是這樣的我們和葛薩梵雖未訂定甚麼條件他卻很高興的怎奈塔有那樣高我們怎能爬到塔頂上呢塔中的扶梯在十五年前便已塌折那些石塊又都已鬆動塔頂也已敗壞不堪無論甚麼梯子總不會有那般高呀塔身從地面到頂足有九十多尺高若要攀援上去那更是不成問題我們討論這箇問題有好幾箇月之久雖曾想出幾箇方法但結果……』

伊忽的頓住不說了臉上紅得像火燒一般

『發生了口角情事』巴納德替伊往下說『葛薩梵愛上了你請你嫁給他你卻不肯答應他竭力的壓迫你要你依從他的意思你便和他斷絕往來因此瓊恩便受了他的阻止不能再踏到瑪塞村的地面上了』『一些不錯當時發生的事確是如此』伊說『但是我的弟弟並不失望他祇要尋着那筆巨款好贖回我們的產業或分給我一部分讓我自由的擇人而嫁他爲着實現他的願望常常在古塔前往來徘徊再擡手於是每天從天明起他便站在那裏射箭箭上扣着長的弓弦他希望倘能有一根箭牢牢的着在塔頂上力都沒有效果他受了失敗的激刺心中非常憂鬱很是失望在他死的前一天他曾和我說道『我這樣努力祇有一箇理由便是我自信最後定可成功命運之神定能贊助我定有一位神靈在着——我敢決定的』

一位神靈。我所以向他祈禱盼望他錫福於我。」可憐的瓊恩他永遠得不到神靈的呵護了。」

巴納德又提出一箇問題。

「你相信他死的時候正是又在那裏努力的當兒嗎？」

巴納德見伊點頭示意便再問道。

「他應用的那根繩子已不在那裏了嗎？」

「是的不在了。」

「那末你有甚麼憑證呢？」

「那鎗聲便是葛薩梵必是在我弟弟實行他方法的時候把他捉住而開鎗了。」

「天呀！」巴納德大聲說「你相信葛薩梵能幹這等事嗎？」

「我相信的他原是一箇易受激動的人平常他雖能力自過抑卻也很容易流於強橫——而投身入罪。

惡叢中」

「但是他爲何要開鎗呢真非你弟弟已尋到了那筆巨款他用武力搶劫嗎？」

「這很難說」伊說「這暗殺案畢竟怎樣發生的我實在不能明白可憐的瓊恩的屍身上並無有槍傷。然而我總相信他是被害死的。」

「話雖有理不過你這所謂相信祇是根據想像不是依據已知的事實而在法庭上面想像之詞是毫無

價值的貝迦克司定以我這話為然你這番意見葛薩梵倘知道了必是憤怒非常要控告你這誣讐之罪

愛麗珮從坐椅上站起身

『這箇在我毫不介意』伊說『我本不要這樣控告他替我弟弟報仇因為縱然辦了罪犯也不能回復瓊恩的生命我祇是敘述我相信的真情倘然葛薩梵要控告我他有完全的自由那時我祇可憑着我的良心向法官申述一切』

伊靜默了一會又道

『然而我以為他必沒有何等機會可以控告我』

這一場談話就此終了巴納德也不再向伊探問伊是深知伊自己的心誰也不能威嚇伊或推翻伊的證據

『小姐』巴納德說『我們前來打擾你很是抱歉但因此得知這齣慘劇的真情又不能不感謝你貝迦克司探長有權替你剖解一切的』

巴納德鞠了箇躬向伊告別貝迦克司照樣也行箇鞠躬禮隨着巴納德走到院中  
他們二人隨即走出這所小屋方纔在屋中談話時貝迦克司始終未發一言此刻仍是默不作聲一半是怨恨巴納德插身來此一半是爲了事情的繁複使他茫無主宰了他越是這樣頹喪巴納德越發勇氣百倍  
『是的是的貝迦克司』巴納德說『我知道你是墮入五里霧中了像這樣的事是要費些腦力仔細推

想的這小姐的敘述，其中原很有意味可尋。祇是可能的和不可能的，錯綜在一起。我們倘要利用，就當加以極精密的甄別。就如從表面上看來，瓊恩的種種行動，似乎是純粹的狂想。那箇不幸的少年，倘若爬上了塔頂——這箇你必不相信。我卻以爲他定到了塔頂上——那必是由於他盼望而祈福的神靈的贊助——

這所謂神靈的性質，我們尙未能加以推測。

『如今我們最宜研究的問題便是——那少年怎能在兩箇小時的距離間，發明爬塔的方法？實行他這方法，以及回了下來，鎗彈並未碰着他。他卻會因鎗彈而死，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這箇在我看來，祇好認做是一種神怪之事。』

這天晚間，巴納德和貝迦克司又在旅社中會見了。卻是各自進餐。在這往後的兩天，他們倆祇在進餐時見面。一次，貝迦克司向隣近一帶察看探詢，很是忙碌。巴納德卻好似一朵田間的百合花，生長在離開平臺不遠的草坡上。他從那裏正好瞧見那古塔和克勒司河，閒着無事。不是釣魚便是吸煙。神態十分閒雅。和貝迦克司比較，真有天淵之別。

但是到了第三天，他不再那樣做作了。動身前往格萊特，瞧他的神情彷彿懷有一箇確定的目的。又過了一天，他跑到貝迦克司室中。貝迦克司便說：『他如今已完畢了他的偵查。』

『我也完畢了。』巴納德說：『你若要回巴黎，不妨搭乘我的汽車。』

『謝謝你。』貝迦克司說：『大約半小時後，我便要去瞧瞧葛薩梵。』

『好那末我和你在古堡中見面罷』巴納德說『我先得在這裏吃些食物你吃過了嗎』

巴納德付清了旅社中的帳目駕着他的汽車一直來到古堡的門前把車停在路旁再步行過花園到了屋門口遞了名片在他姓名的下方他已添寫了幾節字「如今是和貝迦克司探長合作」

他由人領着走進一間闊大的客堂的面積差不多佔了下層樓的全部壁上裝着好多鹿頭上掛各種式樣的武器和戰利品就在這裏和葛薩梵見面

『我的伙伴貝迦克司』巴納德說『約定在這裏和我相會我們對於這案是共同工作今天打算回巴黎去了』

『貝迦克司偵查的結果不知可有甚麼意見』葛薩梵懇切的問

『哦他已確信並無甚麼事實促發這案的新理論他也深信那許多謠言完全沒有根據的』

『阿萊卡小姐……』

巴納德聳起肩頭

『據貝迦克司說伊的心神差不多全部慌亂了如今伊說不出甚麼』

『你是否對貝迦克司表示同意』

『我嗎』巴納德擡起眼睛復又垂下他全部的態度很是怪突『我不過是一箇助手罷了我自己完全沒有意見』

他在客廳中隨意的踱着瞧着幾隻玻璃盒盒中裝滿着來復鎗和鳥鎗這些陳列品似乎很引起他的興

趣

『這是很有價值的收集不是嗎』葛薩梵站在他的身旁說

『偉大極了』

『你也是一箇嗜好者嗎』

『我對於這些東西很有嗜好我瞧了這些獎杯和獎證可知你必是一箇精於射擊的人你瞧甚麼聖赫

般特比賽會呀甚麼克勒司運動俱樂部呀——哦對了昨天我在格萊特時會聽見他們談起你

『格萊特那裏有很多人談論這案件嗎』

『哦很少的不過那裏的人很誇讚你射擊的本領』

巴納德拿起一枝鎗在手中很仔細的估量

『當心』葛薩梵銳聲說『這是一枝實用的來復鎗鎗中裝有子彈』

『當真嗎』巴納德很注意的問『是爲着防範強盜嗎』

葛薩梵笑道『我實是爲着對付偷魚人的但是我從未打死過他們一人祇打斷一隻腳叫他們知道些

厲害罷了』

『你可是從這窗戶中放鎗嗎』

『哦，偷魚人不會來到古堡的近處的。』

『這倒似乎是一件可憐的事。』巴納德沈思着說，並伸手開了一扇窄狹的窗戶——差不多像是一箇鎗眼——射進一道光線照到客堂的一角。

『瞧呀！』他說，『從這些樹木瞧過去正好瞧見古塔的一部分——剛正在花園的那邊，那不正是俯眺河上的已破敗的一部分嗎？葛薩梵先生！』

『大概正如你所說。』

『一定是的！』巴納德很警動的大聲說，『我認識生長在那兩石之間的一簇黃花，此刻天氣不是很晴朗嗎？你順着這鎗眼瞧去能瞧見那黃花嗎？』

他說這話時已把手裏的鎗支端好毫不遲疑放了一鎗，那黃花頓時不見了。鎗管中放出的烟尚在寧定的空氣中蕩漾着。

葛薩梵露出懷疑的神情，這神情很是明顯無可遮蔽。他怎樣想到這箇自稱助手的人竟是一箇放鎗的認手呢？

『我想你的僕人們此刻必都在古堡的那一頭罷，』巴納德說，『那末他們必不會聽見我這鎗聲不過，我放這一鎗，很覺後悔，因為必驚動了阿萊卡小姐，使伊憶起前事悲傷起來……』他忽的頓住不說了。

葛薩梵勉強的笑着。

『這樣說來伊依然相信那天早晨聽見的鐘聲和伊弟弟的死有些關係了。』

巴納德點了點頭。

『我不明白伊怎會有這思想。』

『也不獨是伊一分鐘前我也有過這種思想這確是一幅非常生動的圖畫——一箇不認識的守視者埋伏在這扇窗口正是瓊恩沿着塔壁爬下爬到半途的當兒。』

『但是瓊恩是跌死的啊。』葛薩梵辯說。

『是的。』巴納德十分寧靜的說『是跌死的不過他跌下的原因必是他兩手攀着的突出部分或是支架的東西斗然的塌倒了。』

葛薩梵狠狠的望了巴納德一眼。

『這箇我不得而知。』他說『阿萊卡小姐果真是這樣說法伊會對着許多人這樣說要知這種虛擬之詞是可以構成一種直接的罪史。』

『是的一種——直接——罪史。』巴納德緩緩的複說了一遍這幾箇字似乎儘着蕩漾在空氣中和方纔鑄管中冒出的烟一樣。

葛薩梵望着巴納德這箇自稱助手的人鎮定和堅決的態度很使他覺得驚異他不由得興起一種猜疑這位偵探來到古堡中莫非正爲着攻伐我嗎否則他的說話怎會這樣的犀利無比很便捷的認定我發言。

呢。

葛薩梵重重的坐在椅上問道。

『據阿萊卡小姐說伊以爲伊弟弟會爬那塔壁嗎？』

『是的。他是爲着要收回二十萬佛郎呀這巨款是他父親收藏的而在圖上畫了箇十字做箇記認這圖也。曾給你瞧過。』

『但是我絕對不相信有這等事。』葛薩梵說『他父親倘果籌到這筆巨款爲何不立即交付給我父親而悄悄的藏起呢？』

『這確是一箇值得研究的問題。』巴納德說『我以爲他收藏的並非現款必是另一物件。』

『再能有甚麼物件呢？』

『我雖不知道卻未嘗不可加以推想。』

葛薩梵露出不耐煩的神情。

『雖是絕頂聰明的人。葛薩梵冷笑着說『也不能解決一件實在沒有的事。』

『話原不錯——有時也許能夠的我且問你有一箇名叫格勒姆的人現在是格萊特的一箇報紙經紀人從前曾在你的工廠中當過會計你可認識他嗎？』

『我自然認識他——他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

『好格勒姆已準備宣誓說，瓊恩的父親在向銀行提出那二十萬佛郎的第二天曾去訪晤你的父親』

『當真他這樣說嗎？』葛薩梵大聲問。

『既有他這番話，那二十萬佛郎必已交付給你父親。瓊恩的父親不過是把那張收據暫時藏在古塔的某箇裂縫中，我這並不是無理由的推想罷。』

『收據嗎？像他那樣有智識的人為何收藏一張收據呢？』

『你大概是忘卻了！』巴納德說，『瓊恩的父親並未想到死得那樣快，他原是一箇驕傲的人，以為向你父親借錢是一件可羞的事。依他的意思最好把收據銷毀，但又有些不敢折衷辦法，祇有收藏起來了。你記着——他是腦病死的，那時他的心思必已發生怪異的狀態，所以畫下那張圖，他本要把這張圖交給他的律師，誰知他已死了。這張圖便埋沒在故紙堆中，最近方纔出現，是的，越說越像那是一張收據——』

『你瞧巴納德先生！』葛薩梵突然的發話，『你這番話分明是侮辱我的父親！』

『侮辱呀！——這我豈敢。』巴納德緩和的說。

『我父親倘會收到那筆款子，總得有人知道呀！』

『那是他私人的借款，外人怎會知道？難道他會把那件事當做新聞，向四下裏宣傳嗎？』

葛薩梵的拳頭重重的在桌上敲了一下。

『那筆款子倘果已還給我父親十四天後——瓊恩的父親剛死了不多幾天——我父親怎會再去接

收。瑪。塞。村。的。產。業。呢。

『你要明白這正是他專心一意要幹的事啊。』

『你定必發瘋了。這種推測簡直是絕無根據。縱謂我父親收到了款子，仍要接收那產業，但他必不敢眞箇幹去。因為他曉得他已簽出收據了。』

『他必以為那項借款原是秘密的。』巴納德說。『雖有收據，簽出對方的子孫們必也莫明其妙，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巴納德的神態逐漸的完全變易了。冷峻而嚴酷，使葛薩梵瞧了有些不寒而慄。彷彿瞧見他的父親正站在暗處，不由得臉色蒼白，身體搖蕩，緊緊握着兩箇拳頭，呆呆的站着，目不轉睛，凝視着巴納德。神色之間既

是憤怒，又是害怕。過了片晌，方能開口講話。

『我要提出抗議！』他囁嚅着說。『你沒有權柄，妄下這種怪誕無稽的斷語。』

『請你信任我。』巴納德說。『我向來不作無稽之談。我這種種推斷都是從事實上，根究出的。』

葛薩梵忽的掉轉頭，從肩頭上往後瞧着。他似乎覺得有瞧看不出来的仇敵，正站在他的身旁。他隨即放出一種高亢而不自然的聲腔，大喊說：

『謊話完全是謊話！你並無證據能證明我父親會幹過這等事——你儘可親自爬到古塔的頂上瞧看。』

一番。』

『好』巴納德也抗聲說『我不必再去瓊恩早就上去過了你敢說他不曾上去過嗎』  
『他不會上去過——我告訴你他不會上去過我告訴你要在兩箇小時當中爬上那九十尺高的古塔  
是不可能的事——是人力所幹不到的——』

『然而瓊恩竟然幹到這不可能的事！』巴納德緊逼了一句。

「然而瓊恩竟然轉到這不可能的事！」巴納德緊逼了一句：「但是他怎能幹到的呢？」葛薩梵問：「你要我相信他是從一箇女巫的籌柄上爬上去的嗎？」

『不是這樣說』巴納德和緩的說『他是利用一根繩子』

葛薩梵高聲笑了好一會卻是勉強做出的笑。

『一根繩子嗎？你真是發瘋了！我原常常瞧見他把箭往塔頂上射，希望他的繩子能有一天牽牢在塔上。其實這種事永遠沒有實現的日子要在兩箇小時當中辦到，更是絕對沒有的。縱然竟有這等事，在慘劇發生之後，那繩子便該垂蕩在塔上，或是落在格勒司的石頭間，又怎會並未見有繩子的踪跡呢？』

「因為瓊恩用的並不是那種繩子。」巴納德說。

「那末他是用的甚麼繩子呢？」葛薩梵問。又放聲笑了一笑。「難道他是用的一種有妖術的繩子在天亮的時候拿着到他花園中的平臺上？他再囁囁咕咕念了幾句咒語，那繩子便自行放開，一直升到塔頂上。於是，他便攀着繩子爬了上去。是呀，那種印度繩棒的神話，由那些退職的大佐們寫了出來，每天刊在報紙上。我原曾讀過，但實在那不過是一種神話罷了。」

『神話往往也有實現的可能』巴納德說。——老實對你說罷，你倘會瀏覽上星期間本地的報紙，昨天我已瀏覽過了。——你便可曉得在瓊恩死的前一夜，曾有一隻輕氣球飛過這裏，是從北方飛往南方。飛到格萊特北方十里的所在，曾拋下沙囊，推想上去，必又拋出一團繩子，這繩圈剛巧套在古塔頂上的雉堞上，兩端卻垂蕩下來，其中一端正落在瓊恩花園中那平臺的一根樹枝上。他見了大可利用，便爬上樹，折斷那根樹枝，把繩子理順，再回到平臺上，把繩子的兩端牢牢的扣在一起，他便攀着繩子，果然爬上塔頂，這原不是容易的事，但他正是年富力強，也儘可幹得到。』

『然後呢？』葛薩梵低聲問他的臉色忽的灰白如死。

『然後』巴納德接着說，『有人正隱藏在這扇窗戶口，十分注意的偷瞧着這人，原是精於射擊的瓊恩，從塔頂上回來時，剛到中途，這人便對準放了一鎗繩子，既被打斷，瓊恩自然跌落到地上，這慘劇便造成。』

了。』

葛薩梵做出一箇嗆咳的聲音。

『這便是你的解釋——解釋這件意外事的嗎？』

巴納德毫不留心他的說話，自管往下再說。

『後來這人飛奔到格勒司河的岸上，在這跌死的屍體上搜尋，那張收據再扯下那根垂蕩在塔上的繩子，拋入附近的一口水井——這並不是一個很安全的隱密所在啊！』



葛薩梵用力搖搖身體彷彿要擺脫巴納德的束縛。

『我相信你所說的全是一派胡言』他大聲說『我一定要告訴貝迦克司就說你來到這裏意圖敲詐看。你可能跳出我的掌心』

『你既說我意圖敲詐』巴納德憤憤的說『我可就要提出證據了』

葛薩梵怒極了怪聲叫喊。

『你有證據嗎甚麼證據我想不過是一段胡謬亂造的謊言隨便甚麼證據恐怕一箇也沒有——怎麼會有證據呢祇有一箇證據是有價值的——單單祇有一箇』

『請問是一箇甚麼證據』巴納德又笑着問。

『收據——是由我父親簽字的收據』

『在這裏』巴納德隨即取出一張古舊而皺摺的紙紙邊已變成黃色『這便是你父親的手筆難道你能說不是嗎上面寫的是「亞克特葛薩梵今收到老阿萊卡先生借款二十萬佛郎自此債務清償後古堡及瑪塞村中地產之所有權一切仍屬之老阿萊卡先生』

『上面寫的日期』巴納德接着說『和格勒姆所說正是相同這收據既有簽名當然是真的你父親在日必會把這回事告訴給你也許在他死後你從他的記事簿上曉得的這收據的發現便是你父親和你自己違法的鐵證因此你不得不把瓊恩置之死地了』

『倘然。是我害死他的。』葛薩梵勉強的說。『我就該從他的死屍上取去這收據纔是。』

『當然。你何嘗不在他屍身上翻尋。』巴納德說。『但是這收據並不在他身上。原來他用這收據包着一塊石頭。從塔頂上拋下。準備等回到了地上。再檢拾起來。我是在河的附近離開古塔大約二十碼的所在。檢獲到的。』

巴納德連忙往後退了一步。因為葛薩梵伸手要奪這收據。兩下裏都默然了片晌。後來巴納德又說道：『證據確鑿。你的殺人罪還不能成立嗎。葛薩梵我想這番情形。你必不願給貝迦克司知道罷。』

葛薩梵不答。沈思了一會。纔低聲問道。

『多少數目呢？我須酬謝你多少。你纔肯把這收據還給我。』

『這收據不能賣的。』

『你要這收據何用？』

『在某種條件之下。我可把這收據還給你。卻必須貝迦克司在場。纔行。』

『倘然我不接受你的條件呢？』

『那末我祇有暴露你的罪史了。』

葛薩梵低頭不響。巴納德也不追問。他容他考量。正在適當兒。貝迦克司走了進來。貝迦克司原料不到。巴納德已在這裏。所以他一眼瞧見了。很是驚異。並疑心他們倆不知正談些甚麼。

——莫非巴納德已經探明實在了嗎？

貝迦克司既懷着鬼胎神態便有些不寧定當下和葛薩梵很親熱的握了手。

『先生待我把我的偵查所得一一的告訴給你首先要說的便是阿萊卡小姐對你的猜疑完全是虛妄的，

『對呀對呀』巴納德說『我方纔告訴葛薩梵先生的也是這樣貝迦克司你真是我的嚮導一切意見無不和我相同葛薩梵先生也真是一位長者因見瓊恩死得很慘自願把得自他家的田地房產都還給阿萊卡小姐』

貝迦克司很驚詫的望了葛薩梵一眼。

『怎麼說這是甚麼意思——』

『你莫性急』巴納德說『這是葛薩梵先生的美意你無權加以干涉這還不算他再顧加上一張十萬佛郎的支票一併交給阿萊卡小姐作為一種恤金葛薩梵先生你不是要這樣辦嗎？』

葛薩梵毫不遲疑立刻依照巴納德所說行事彷彿巴納德所說的正是他的真意他便坐在寫字臺前寫了交還房產田地的契約又如數簽了一張支票『這箇就請你們拿去交給伊罷』他說『其餘的事我自會去分付我的律師』

巴納德接過這契約和支票放入一箇大封套向貝迦克司說

『我們去會阿萊卡小姐罷。我想伊定非常感激葛薩梵先生。葛薩梵先生你能這樣慷慨使我們偵查的事。得到這樣滿意的結束我們也很感激你呀。』

巴納德隨卽緩步走出貝迦克司緊隨在後二人走出花園貝迦克司纔問道。

『這是甚麼意思莫非那一鎗當真是他放的嗎？他已對你說明一切嗎？』

『這箇不關你的事貝迦克司。』巴納德說。『如今你應該做的事便是趕快把這封套送給阿萊卡小姐。去請伊原諒葛薩梵莫把這事仍放在心上也切莫對人說起你幹完這事後可到旅社中來我們談談。』

不多一會工夫貝迦克司已回到旅社中阿萊卡小姐祇收下那張契約伊的律師立刻就去接收但那張支票伊不肯收並非常動氣當場把支票撕成兩半。

巴納德和貝迦克司不再耽擱立卽動身在三點鐘時他們已回到巴黎巴納德約貝迦克司在一家餐館裏進餐貝迦克司便隨他前往。

『請你在這裏稍等一等。』巴納德說剛走進了餐館『我有一些事情去去就來——不過一會兒工夫。』

貝迦克司果然等不多會巴納德已回來了在喝咖啡時貝迦克司說道。

『這張撕破的支票我總得還給葛薩梵先生纔是。』  
『不必多此一舉了貝迦克司。』

『爲甚麼呢？』

『這張支票是沒有價值的。』

『怎會……』

張作廢的舊票。』

『但是那張真的呢？』貝迦克司哼哼的問。『葛薩梵簽名的那張呢？』

『那張嗎？我方纔出去便是拿了那張支票到銀行去兌現的。』

他當即解開外衣拿出一疊鈔票。貝迦克司見了驚得目瞪口呆。手裏拿着的咖啡杯也不由得跌落下去。他勉強用力鎮定着。

他們二人坐着吸烟默然了好一會。巴納德纔說道：

『這也不必否認。我們這一番勞碌是已得到很滿足的收穫，是呀。我們常常在一起工作結果卻祇充藏起，祇留下一張付給餐資便昂然走去。』

△古塔奇案

『已有好幾次了。我總疑心他便是亞森羅賓。』  
『我也常常有這疑心。』巴納德說——並縱聲大笑。



△虎穴情波 集



# 虎穴情波

說了情波

房山六教

△虎穴情波 第七章

## 第七章

公子歸來深宵窺繼房母

石家一個看門而兼帶保標任務的北方侉子，抓住一個慌慌張張衣服破舊的人，用命令式的口氣大聲叱喝道：「你是什麼人？你低着頭混撞你媽的什麼？不是要做掩門賊嗎？」他一連三句嚴重的質問，使得那被質問的人沒有回答的時間。又見看門的拖着他要往外拉，只得放下掩着臉的那一隻破衣袖，回頭呸道：「余升不認識我。」這呸得余升喜從天降，看清了石德純的面貌，大叫：「少爺回來了。怎麼換了一身破衣服？」

石德純自己也不知在什麼時候給人換上了一身工人的服式。一看，依然在M.L.路轉角地方，幸而離他家B.D.路不遠，摸一摸身上居然錶同錢袋都在垢膩的衣袋內，他換了這樣一身華服，自己覺得不好意思，就叫過一輛黃包車來，跳上車去，把手指着B.D.。



路。那邊叫他走車夫看他的打扮也是苦力同自己也差不多這倒要講一講價錢。再走就說喂你到那裏石德純說B.D.路快快的跑車夫想想看豈有此理B.D.路近得很你難道不好開開自己的自行車倒要坐起黃包車來未免忒要寫意了就說到B.D.路廿隻銅板石德純很煩厭的說你走就是了車夫想你這小蹩三氣倒人得很也很煩厭的說走只管走車錢是不能少的石德純說快走快走誰要少你來跳下車給了一個四開銀角車夫倒覺得不懂起來把一個四開放在嘴裏咬了幾咬纔說找你銅板嗎我身邊只有十二隻銅板說着不聽有人答應再一看坐車的人不見了那車夫心滿意足的說想不到這個小蹩三比大少爺小開還要來得閻可憐如今的大少爺小開連一個小蹩三都不如了。

石德純沿牆一溜溜進他自己家裏的大門他想只要溜到裏面房裏就給大家看見了也不要緊趁着夜色朦朧月光掩映一進大門就快步從右首溜過去脚下自然走得很緊偏偏給這個把門將軍一眼瞧見了想這時候穿着破衣服不言不



語的往後面撞不是掩門賊是什麼。趕快一趨步上來，抓住開口就罵。直到石德純回過臉來，他看是大少爺回來了，心上陡然一喜，放了石德純，往裏就跑，嚷着大少爺回來了。大少爺回來了，石德純攔擋不及，只綁着雙眉道：該打！該打！這老頭子真討人厭，一面也只好跟着余升往裏走。

大少爺回來了，全家的人都知道了。石杞生正爲兒子給人綁去，媳婦又不見了，愁得沒撞一頭處。一聽兒子回來了，連忙趕出來，一見石德純的衣服，又是一楞。父子的天性當然不會磨滅的。石老頭子見了兒子，不覺含着眼淚道：你回來了嗎？怎樣換了衣服了？石德純見了父親心上天然的一陣酸辣，也含淚道：爹，我回來了。爹沒有急壞麼？石老頭子顫巍地地道：我還好，你沒有吃苦麼？石德純說：苦倒沒有吃了。只今天他們送我回來的時候忽然替我換了這身衣服。石杞生一看他兒子身上的衣服，便搖搖頭說：這怎麼在身上着得牢？你快去換衣服罷。石德純答應了，要走石杞生忙問他們究竟怎麼肯放你回來的。你知道媳婦的事嗎？石德純聽到了這一句，眼眶中的淚只顧往下淌，一壁答道：我知道的。石杞生問：你怎麼會知道媳婦到這

不見的事。石德純道：「伊不是不見？伊是去替我回來的，不然我如何能回來？我換了衣服再細細說罷。」

石德純換了一身衣服，把秦雲情願替他的事和石杞生說了。石杞生不覺一驚，心想這箇媳婦果然難得。別人所做不到的一時，覺得天良上受了一種責備對着兒子露出侷促的神色，免不得着實贊歎一番。楊氏急遽的進來，臉上表現很興奮的歡樂，一把拉着石德純道：「阿呀！阿大，你回來了嗎？」好了，好了，險些把一家人急得癡了。可是你怎麼能回來的呢？石德純也只好用感激的狀態應付。伊把秦雲替換自己回來的事又說一遍。楊氏滿臉上鋪着陰沉的笑容，道：「阿呀！好賢慧的媳婦！竟把這箇回是。這你替了回來，你們好像約定了的。伊不見了，你回來了，我同老頭子可真擔心啊！」這幾句話好像把石德純心上很深的刺了一針，知道他繼母說話裏包着骨頭，但是也不能同伊辯駁。只同石杞生說：「我們現在沒奈何，維有趕快繳了贖金，把伊贖回來。如若悞了事的話，我們固然於心不忍，伊父母也是不肯答應的。」石杞生說這箇自然明天趕緊的湊。

石德純一個人回到房裏候大家睡了纔把秦雲的首飾匣開了取出秦雲的信來看了兩遍纔知道他繼母的陰謀毒策實在很可怕秦雲再三叮囑他注意石德純又不覺心上一陣酸酸的他想繼母當初沒有生這個兒子也很愛我的不想伊自己生了兒子就忽然變了可見權利上一有衝突人的態度也會移轉的世界上權利兩箇字真是罪惡的策源地啊又想這些人類的罪惡都是人類自己造成的譬如這班綁匪他雖然把我綁了去卻也沒有虐待我如雲去替我回來他們也居然許可送我回來的時候還把鑰匙時表同錢袋依然替我放在袋裏更兼他一綁沉沉送布置得何等精嚴這也就算是盜亦有道了比起世界上那班毫無心肝的人似乎還要好些石德純坐在一張搖椅上看着壁上他愛妻的照片笑盈盈地同他自己的照片對面立着臥房中氣象依然只不見了一箇愛的主人就四壁暗沉沉的塞滿了愁雲慘霧

金天槎在病中忽聽得秦雲不見了他這種特別的心上難受卻是說不出來的登時覺得一箇身體加上無量數的重量一箇頭也像壓上一樣極重的東西身體

動。不來。頭也。擡不起。但是金天槎是極有勇氣的青年。想一想。這不行。伊不見了。我非去尋伊回來不可。我的病不好。怎麼能去尋伊。先要退去了身上的病。纔能執行必要的職務。要不然。自己的病不但好不了。還怕一天一天的加重。豈不悞了如雲妹妹的性命。麼金天槎這麼一想。就把擾亂的神經捺了一捺。勉強吃了一盃粥。居然頭目清醒了。身體也輕鬆了。過了半天。又聽說石德純回來了。金天槎詫怪得了不得。并且知道石德純是秦雲去替他回來的。金天槎擊節嘆賞道：如雲妹妹真是奇女子。不枉了伊同石德純的一番熱烈的愛。但是我呢。

金天槎第二天一早就掙扎起來了。趕到石家。石德純同他說了一切情形。又爲他冒險。替他作代表。很鄭重的道謝。金天槎說：像如雲妹妹。纔算冒險呢！我這種代表。算不得冒險。你快些同老伯商議。湊出錢來贖伊回來。是正經。石德純當時雙眉緊鎖。道家嚴還是不肯出錢。這便怎麼好呢？金天槎忙問老伯：現在肯出多少？石德純說：還是二十萬。不肯再多。而且我看家嚴口氣之中格外還含着不甚信託的意。思。這不是要我的命麼？金天槎說：老伯究竟是什麼意思？石德純道：我體察起來。這

一種變像純粹不是出於老人家的自動簡直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主動的另外有人使得我無處可以用我的力量金天槎明知這箇主動人的主名卻也不便說破只問他萬一老伯竟不肯加多你預備怎麼樣呢石德純說這件事在別人身上呢好在自己名下也有應得的家產說起來性命交關的勾當如雲又是冒險救夫老頭子也不能不拿錢出來贖伊但是我的主張你是向來知道的那種家庭革命非孝叛父的議論我平日極端反對的如今怎麼好自己反對自己同老頭子說分家的話惟有以誠懇的精神感動老人家的心或者可以如數拿出錢來但是我交了不幸之運自己沒有能力和惡運奮鬥卻要逼着老人家出錢心上很慚愧的除此一著而外自問沒有其他希望惟有把我的生命來殉我這愛的犧牲者如雲庶幾可以對伊潔白的靈魂金天槎含愁說道照你說來老伯是一定不肯再加的了石德純說只願這箇主動者對我這一方面不再加劇烈的攻擊或者還有希望我的本營無意中受了伊的奇襲陣地已經搖動若再受意外的襲擊一箇不巧全軍覆沒也在意中也只好聽天由命的了金天槎不覺憤然道你難道不作防禦工程

的。嗎。石德純。長吁道。伊所攻擊的。不在。陣地範圍。以內。叫我沒有防禦的權力。而這箇被攻擊的地方。又是足以制我死命的。你想叫人怎樣的防禦得來。金天槎。作色的說。老伯也未免太糊塗了。石德純。搖手道。你明白就是了。不要高聲。要不是這樣。我爲什裏說家嚴對我發生不信託的意思呢。金天槎說。這件事無所用。其不信託。啊。石德純。露出慘淡的面容。回答不出。

石杞生接了綁匪的信拿出來給大家看。無非還是限期要錢的話。金天槎極力勸石杞生不要重金錢而輕骨肉。石杞生一口咬定總說湊不齊。金天槎急得無可奈何。只得要同他硬幹。憤氣的說老伯一百幾十萬家財。大家都知道的。何至於湊三分之一。都湊不齊。況且這一百多萬也有德純兄的一半在內。你不肯拿出來。要留給那一箇石杞生。臉紅了。臉道我的家業都是不動產居多。一時那裏湊得上三十萬一家。有一家的難處。我自己的事難道不着急。可是實在湊不齊。也沒法啊。十五萬大的家產早遲總是他的將來。自然要給他。現在性急也沒有用。我不過替他們作箇牛馬罷了。金天槎聽了石老頭子。這一番不尴不尬的話。明明就是不信。

託兒子的表示。他這一急比石德純還急得利害。但是錢在石老頭子手裏沒本領強制他拿出來。在這裏和他耗着也不中用就拉一拉石德純說你今天自己去和代表接洽。麼石德純點頭金天槎說還是我去罷。你是當局者我是旁人當局者迷在緊要關頭一箇不留意說錯一兩句話。這一種責任是無可推諉的。甚而至於因此悞事。旁人去代表接洽與當局者不同。很有伸縮的餘地。還是我去的是石德純還不肯讓他去。他對石德純使箇有含蓄的眼色。石德純纔不開口。石老頭子走了進去。石德純問他爲什麼。你一定要去。他說我自有我的主張。綁匪代表要是答應二十萬更妙。如若不答應。我回去纏着家父先借十五萬給你。把如雲妹贖出來不怕老伯不還這筆錢。石德純沉吟道你的熱心救難我同如雲都感激的。但是你在家裏向來不經手銀錢的事。這十五萬數目不在少處。舅舅（天槎之父金海峯）肯答應麼。金天槎說這箇你不用問。我自有我的辦法。況且我的情形和你不同。家父家母止有我一箇兒子。又沒有第二箇將來家私。完全是我的十五萬塊錢暫借一借。老伯總要還的。有什麼不肯。石德純猛然跳起身來。對金天槎撲地拜下去。金

天。榦。忙。拉。他。起。來。道。朋。友。通。財。這。本。來。有。的。何。况。親。戚。這。算。什。麼。石。德。純。的。笑。聲。直。從。喉。際。衝。發。出。來。說。你。這。一。來。不。是。救。如。雲。的。命。直。是。救。了。我。的。命。了。

金。天。榦。的。代。表。本。是。輕。車。熟。路。石。德。純。要。跟。他。同。去。他。再。三。攔。阻。說。第。一。次。我。受。了。老。伯。同。如。雲。妹。的。委。託。替。你。們。代。表。我。同。尤。士。奇。兩。箇。一。前。一。後。的。遠。遠。漂。着。後。面。帶。了。一。箇。汽。車。夫。又。給。你。們。這。箇。蘆。花。（楊。氏）私。打。電。話。叫。巡。捕。房。派。探。捕。跟。在。後。面。在。伊。還。表。示。對。我。是。好。意。保。護。我。那。知。撲。了一。箇。空。還。險。些。停。止。談。判。第。二。天。接。了。綁。匪。的。第。二。封。信。纔。知。道。這。件。事。當。時。我。竟。不。知。道。有。幾。箇。偵。探。遠。遠。地。跟。在。汽。車。夫。的。後。面。一。箇。不。搭。對。把。我。這。箇。代。表。的。命。送。掉。了。也。無。處。去。伸。冤。理。枉。如今。細。想。一。定。也。是。蘆。花。的。陰。謀。如。今。你。既。是。當。局。者。臉。上。那。一。種。急。切。關。情。的。神。色。臨。時。保。不。定。要。顯。出。來。給。他。們。覺。察。了。這。件。事。可。就。給。你。鬧。糟。了。德。純。聽。他。說。得。有。理。只。得。罷。了。金。天。榦。去。了一。趟。回。來。無。非。還。是。要。候。綁。匪。的。信。德。純。得。着。了。金。天。榦。充。分。的。安。慰。心。上。的。痛。苦。就。減。了。一。大。半。他。並。不。把。家。產。的。事。放。在。心。上。只。要。把。愛。妻。贖。了。回。來。有。家。產。沒。家。產。不。成。問。題。好。在。他。同。秦。雲。都。有。自。立。的。能。力。就。除。了。

三十五萬贖金而外石杞生一箇錢不給在他也看得稀鬆所以這一天晚上的德純雖是一箇人坐在電燈光下注目看他愛妻的倩影依然感受這寂寞孤悽的石況味臉上卻含着沉吟的笑迎着和暖而披拂的春風吹動他臉上的春色三月的春風淡蕩的送進半開的窗把床上一種細細的甜香吹到他鼻子裏頭去這種閨好景同秦雲那一天對鏡支頤的時候情形也差不多可是人心上的苦樂就成春了相反的比例這可見人們在世界上所處的歡愉或哀戚的境界完全是愛的製造啊

石德純受了思想的鼓盪再也睡不着想起他的繼母處處用陰險很毒的手段陷害他不覺懊然動色想昨天我回來了伊又不知在老人家面前說了些什麼話只想伊當着我的面還用這種冷酷非常的語調旁敲側擊的引起老人家心上的不快背着我還不知說些什麼呢按說作兒女的不應窺探父母的舉動言語但是如今也顧不得了德純輕輕繞到前樓隱在石杞生房外法蘭西式長窗的後面凝神細聽石杞生一言不發只聽楊氏一箇人說話說得甚低外面聽不見一會略略

高些道錢呢。總是阿大的。我又不想分他的。但是我細想起來。真不懂是怎麼一回事。綁匪那裏是危險的地方。他們夫妻兩箇在家裏的忽然走到綁匪那裏去給綁匪綁了去的。忽然又走了回來。要來就來。要去就去。比在家裏還來得自由。綁匪是凶惡得很的。怎麼這樣的好說話。石杞生停了半晌。嘆氣道。這些話說也無益。好在總是阿大的錢。他先拿二十萬去將來少給他二十萬也是一樣的。阿大如若再要逼着我多出錢的話。那就不能怪我了。伊冷冷的說道。你的錢多得很。一動就是二十萬。今天二十萬明天再是二十萬。恐怕你不消幾箇二十萬就要把你這把老頭的骨髓擠空了。楊氏的聲氣岔了石杞生也顫顫的道。你叫我怎麼樣呢。這一頭的錢萬不能不給的。媳婦的娘家也不是好惹的人。德純聽得毛骨悚然。悄悄地到後樓自己房裏。居然一箇人也不知道。想着繼母的陰謀果然可怕。若沒有金天同。這一著救命棋。我同如雲的兩條命就輕輕的勾銷掉了。

綁匪的信又來了。把石杞生罵一箇狗血噴頭。要定了三十五萬了。還有一句可怕的話。限第三天繳錢。錢不交到立刻撕票。石德純雖覽吃驚。卻倚仗着金天同。

簡。救命星君還不十分着急打電話請了金天槎來把信給他看。金天槎忽然渾身一顫一封信顫得落在地下臉上顏色變了活潑的眼光現出恐怖的神情石德純猛然見他失了常度急忙問怎麼了金天槎勉強收攝心神道這是我有一種神經震的病發作起來全身震顫每每在吃飯的時間發起來連飯盤都打破了方纔看了鄉匪的信替你們一耽心舊病就發了德純問如今好些麼金天槎說這種病發起來不過通身的筋絡骨節陡然一震一轉眼就恢復原狀的德純纔放下心來道這還好幾乎把我的心嚇得從脖子裏跳出來了還當你是見了信嚇慌了呢金天槎定一定神起身把信從地下檢起又看一遍道老伯見了這信預備怎麼樣德純黯然道老人家這一方面別無希望能夠二十萬不打退堂鼓就算是好的了再過幾天連二十萬都不肯出也說不定隨把昨天夜裏聽的話同金天槎說了金天槎臉上也露出很躊躇的神色來德純又嚇了一跳忙問你又為什麼金天槎說我不爲什麼我是痛恨你們這箇蘆花很想給伊一箇厲害儆戒世界上的這一種人德純問你同舅舅說的話可通過了沒有金天槎說我正要說你的電話來了。

你放心。這件事在我身上包管。三天之內如雲妹一定回來。德純這時候只要保全了他同秦雲的愛。此外就是世界末日將至。他也不願研究這種問題。輕輕給金天槎遮掩過了。

金天槎拿着一封石杞生具名的信。卻不是石老頭子的原信。石老頭子的原信還是答應二十萬金。天槎把原信交給德純。留起來叫德純替石老頭子具名另寫一封。信是承認三十五萬贖金。商議交款的手續和地點。約明第二天交款贖人。金天槎把信翻覆看了幾次。在地下走過來走過去的。很露出爲難的神氣。德純看出來了。問你有什麼心事。不妨同我說。我但凡能力所及的事。水裏火裏也要替你去。金天槎微微嘆息道。這是我的箇人私事。一時解決不來。也不是朋友可以代辦的。德純也就不好再問。金天槎回去。約有三刻鐘的功夫。換好一身極漂亮的中山裝。又到石家略坐一會鐘點。已經到了。金天槎同德純緊緊握手。飄然去了。

秦雲在綁匪那裏很受優待。首領同伊談過兩次。倒談得很合式。伊對首領也不敢多說話。暗想這箇首領相貌既好。又受過相當的教育。究竟是何等樣人。但是也。

不敢問伊。秦雲到了綁匪巢穴之中，說也可怪，竟是吃不下，睡得着，心弦上的動盪都變成一種愉快的音調。秦雲到了綁匪本部的第五天，首領又把伊叫了去，還是頭上兜着黑帕，左轉右拐的走到了一間房裏去了。黑巾又不是第一次見伊的地 方。首領輕裝便服也不戴面具，看着秦雲進來，不由一把拉着伊的手，道：「真是我見猶憐，幸而我不是男子。」秦雲臉紅了，回答不出。首領說：「昨天晚上你家裏又來了一箇人，你要見見他麼？」秦雲嚇了一跳，竟嚇昏了，滿心只道是石德純湊不出錢，又回來了。心上說不出來的懊惱，早見首領說道：「你今天見他情形同上，一次不同，你也換了。我們這裏的衣服帶上面具，同着我出去見他，你就站在我身後，待我問問他來作什麼，不信，世界上還有第二箇像你一般的人嗎？」秦雲心上原不願意換衣服戴面具，但是也不能抵抗伊的號令，就有兩箇帶伊進來的人，不由分說的又把伊糊裏糊塗的帶到一處樓上寬大的三間堂屋，已經有十幾箇人，齊齊整整的站着。有一男有女，都有面具，手鎗帶伊來的人也給伊披上一件旗袍，一般長衣服替伊戴了。一箇面具拉著伊站在後面，一會聽得有人說話，首領也戴上了面具，同着幾箇人。



走進來。一時鴉雀無聲。齊齊立正。中早已搬過一張交椅。一張寫字檯。首領昂然入座。一班男女雁翅般排着。只見兩箇男子拉着一箇人進來。頭上也有一方黑帕。秦雲看着真是伊丈夫石德純急得眼淚都出來了。又想他已經來了。可怎麼樣呢。且聽他背着我說些什麼總算伊替我作一次愛的試驗。料想他決想不到我。也在這裏頭的。這時候秦雲意中的石德純頭上黑巾揭去了。伊一看。不是石德純。不由叫一聲阿呀。



集醉翁亭記作楹聯

興化李韻琴

▲六 言▼

三月禽魚最樂  
四時山水皆佳

▲七 言▼

文人以作以述  
游者自醉自醒

樂水樂山皆自得  
名人名作無不傳  
賓客頹乎其醉僊  
林木蔚然而深秀  
得意在山水之間  
游心於歐蘇以上

山水得四時之樂  
林木在三月最佳  
客從游者樂其樂  
翁以醉名僊其僊  
泉香酒冽客曰醉  
蒼顏白髮人其僊



## 第二十三回

同室自相殘武當宗力傾少林派  
兩雄不並立鮑鶴子智困史雀兒

却說朱鶴皋的好朋友王曙卿雖是個文職官兒，他却精專武術。提起此人的歷史，頗有傳述的價值。他原籍湖南寶慶府人，現在寄居安徽望江。自湘遷皖的年代，投效到蔣益澧營內當兵，跟着蔣蹺腳救廣西保廣東下浙江，轉戰於浙贛交界的玉山、鉛山等縣，每戰身先士卒，威勇奪人。同營弟兄多叫他做王癡子，他的奇功屢建，由一個什長一直保到寶缺游擊加參將銜的身份。那時年紀尚未滿三十哩，因為

他有了勇敢善戰的名譽。曾國荃知道了，特地調至金陵大營，派守蕪湖下游的東梁山，就在浙江開拔到江寧當兒路經丹陽該管的陵口鎮上收養了五箇江淮老難民。不料這五箇老兒倒有三箇老師家在內，因念他救濟之恩，所以把各箇能耐全授給了雨芝。好在一箇是內堂少林派，一箇是外家武當宗，一箇是北派全功什麼形意拳、太極拳、八卦拳等，把式多有心得。因此，上雨芝學得內外皆工，南北俱擅。後來曾九帥打開了南京，把天王忠王兩府內的金銀財寶一古腦兒往自己腰包內一袋就是曾九的親信將校也都發着財的，故而石頭城攻開了六十餘天，尙無報銷到京。京內御史就把曾九交章彈劾，曾九的哥哥曾國藩其時名雖是兩江總督，人却往來在皖南皖北等地，得聞此信，曉得衆怒難犯，老弟這件事肩頭上抗不住了，故此便馳赴江寧料理這事，等待到了金陵，一見當時情形，覺得事情已鬧成僵局，勢難袒庇，再加有箇李秀成的活口人證生在世上，尤覺棘手，所以先設法把李命收拾掉了，除去一箇活口鐵證，一方面叫老九嘔點出來歸公，報銷以塞言者之口，又教老九表面上託病辭職，實在對於清廷暗暗含有一種特功，要狹的意。

思。并且再輾轉託人去疏通那幾箇反對曾九上章參劾的中堅份子。或以情動或以利誘如此三方同進全神貫注着對付此事在曾茗生下這一着棋兒也不好算。善的了不料其時是同治在位對於處置曾家弟兄方法要請教常熟翁家父子的咸豐年間端華肅順二親王保舉曾國藩出來練兵真正八旗人那時並沒有話說。反是翁文端上本反對追述清世祖定例漢人不准單獨領兵的文端表字心存官居太傅兼東閣大學士乃是咸豐的先生他說此話咸豐當時爲之動容後因端肅二親王極力保薦道雖破祖宗成例但是目前東南半壁入於洪楊掌握如今命曾統兵勦撫使他們漢人殺漢人若得曾能告厥成功沒有異志將江山仍舊交給咱們滿人果然最美若得曾平定了髮捻他起而代之不再臣服咱們愛新覺羅氏橫豎半壁江山本已被洪楊奪去與其被洪秀全等直接佔去還不若由咱們間接送請翁代謀箇防微杜漸之法於是翁心存又教咸豐用真心籠絡虛意委蛇八箇字去對待曾氏故此曾國藩一生不曾得着一樁名實相符的事情那怕臨終名爲宰

相實在人仍駐在徐州練兵。這就叫做虛意委蛇。怎樣叫做真心籠絡呢。當曾初出山際咸豐時。時頒詔溫諭。并道卿與所部諸臣一體知悉。誰若先攻入南京朕當封爲王爵。雖先皇定例。漢人不准封王。此次當破例褒獎的了。這叫做真心籠絡。不料曾九攻開南京已在同治手內。同治要遵先皇之命。封曾爲王。其時翁心存死的了。翁的第六箇兒子翁文恭同龢爾時官尙不曾做到太子太傅戶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哩祇不過侍郎兼統慶宮授讀。又是同治的先生。於是同治便將此意問翁六翁。六默然不語。同治再問。若何翁六道先皇之命固不可不遵。但是漢人封王我朝祇有世祖朝的吳三桂耿鑾忠尚可喜的三藩。同治聽了也默然回宮。所以曾氏弟兄沒封王爵。曾國藩封了箇威毅伯。曾九祇封着箇子爵。他們曾翁兩姓的私仇結得很深。兩湖總督翁三同書的賄案。安徽巡撫翁五同爵的失守。皖垣案就多是曾號的哩。翁三是吞金自盡的。所以曾九的賄案發生黑幕中。也有翁家的門生故舊在內。主持格外嚴重。曾若生不能不叫老九雙管齊下。大題大做的幹去。同治見了。

曾九的本章又去請翁六。想箇絕妙辦法。翁六便想出箇湯止沸的妙策來。對於曾國藩的殺李秀成傳旨嘉獎。對於曾九的請解兵柄准奏却不准他回鄉養病。將曾九調爲駐在淮安的漕督。所有人家劾他的賄案留中不發。說起來不信。曾九做此惡事。如其信了。怎會再教他去做管理漕糧的總督。不過真的不信了。那麼對於參劾他的臣僚該有相當處分。然倒也沒有呢。翁六此計面面俱到。曾氏弟兄受了這一下暗虧。而且連累打南京出血汗。曾九手下的那般弟兄。不幸多做了好鳥盡。後的良弓。狡兔死後的走狗。其時王雨芝駐防在望江。他總也算曾九舊部。一樣解甲歸農。他不願再回家鄉。寶慶却巧望江有許多人請人教拳棒。他所以就寄居在內。工鏡淵有個表弟叫趙劍侯。小時候最喜吃梅子。以至吃成了一個童子癆。生的面黃肌瘦。身材狹小。得同隻六耳獮猴一般。劍侯的家計很好。自從患了這癆。以來他的爹娘不惜重金替兒子搜求丹方。調治不料連鐵樹花覓來煎湯飲了。也不見十分大功效。後見鏡淵拜了王雨芝做師傅練習拳棒。以來本則身子也嬌弱。不

堪骨瘦如柴。一練着武功，頓然臉子轉色，飲食加倍，筋骨一天強壯起。一天來，因此就打動趙家二老心意，便託鏡淵介紹，也願將兒子投拜雨芝門下，並不希望學成一個名教師。祇要能够把身體練得比眼下健壯，就算達到最後目的了。鏡淵去和前人說了雨芝道：既然病人的母親是爾的嫡親姑娘，看在你的臉上，先把你表弟喚到，爲師跟前來瞧瞧到底。他的肺癆患至若何程度，能治不能治？於是鏡淵遵奉師命，去同劍侯到來。雨芝一見劍侯，動問了一番得病根由，以及目前見症如何等話。曉得他的癆病，祇過了第一時期，纔進第二時期的初步。好在他祇有十四歲真元未洩，尚易醫治，當便轉囑劍侯。父母家中預備一間靜室，然後端正幾匹白布，將劍侯脫得精赤條條，把白布將他渾身紮縛，單露出一張嘴，兩隻眼睛，關在靜室之中。親自動手，他人莫說不會，繁連解多，不知道怎樣解法哩。因爲雨芝動手紮縛停當，喊別人來觀看，誰都瞧不清。雨芝是如何縛法，一箇布結，在於何處，所以別人解也不會解的。除非縛到晚上，雨芝跑去和劍侯同牀安歇了，方纔解開束縛，叫劍侯。

五岳朝天的盤腿打坐法。坐在床當中。雨芝自己也圈膝打坐在床上。跟劍侯是背對背的坐至東方發白。雨芝又將劍侯挾在膈肢窩內。躡到後面一顆合抱不交。雖地十一丈外高的大榆樹頂上。蹲在一枝桺枝內。臉子朝着東南方作勢呼吸。三百六十一口。將週身濁氣吐換新鮮空氣呼吸完後。再挾之跳下平地。站了箇四平步。兩手叉腰用丹田勁向天空高喊三聲。嘻嘻哈哈喊罷進屋。卽便漱口吃東西。等待四兩麥粉用開水加些赤砂糖調服之後。雨芝又將他渾身綑住了鎖在靜室中哩。如是者過了半箇月。劍侯臉上已有了些血色。四十天後胃口大好。每天四兩大麥粉。不濟饑了。老嚷肚子餓。要東西吃。無奈雨芝諄諄叮囑此時萬萬不可給他吃飽。病症纔有斷根之望。不然總難活命。所以由他嚷去。等待一百二十八天。坐滿劍侯病榻。霍然痊愈。食量兼人。非但身子發胖。而且氣力也熬練出來了。四五十斤的笨重東西。能够單手提攜。而且輕鬆寫意。一些不覺費力。於是再端正門生帖子送投雨芝座下學習武工。雨芝唯恐表弟兄倆能耐抵觸。所以把武當宗的外工門道多教了劍侯。在雨芝意謂怎麼一來。兩人各有所長。可以互相輔佐的了。誰知劍侯自

從病愈練了武功之後天生成一箇岸然道貌的外表同人交談起來訥訥不出口。普通眼光瞧他總說他是忠厚有餘殊不知他外忠信而內奸詐俗語所謂滿臉子的天官賜福一肚子的男盜女娼無論大小事情他口雖不言心上總不以爲然。論理他的性命可以算鏡淵救着半條家計又較鏡淵好得多應該照應照應的不料非但沒甚大照應反而處處多心嫉妬鏡淵鏡淵因爲要解開這箇扣兒所以又代他作伐爲媒乃是鏡淵妻子的姨表姊妹嫁給劍侯爲室他倆既屬老親又是同出一師門下更兼新親關係外人看來總認道他倆定當互相呼援不會有一些齟齬的了孰知鏡淵的內姨表妹嫁到了趙門也沾染了趙家習氣會得欺貧重富起來本來有些地方劍侯尙惡不到如此地步自娶了這位夫人更加無惡不作了其時鏡淵的生活靠着保護典當度日劍侯聽了妻子教唆出去搶老表兄的生意一內工若然落在內家識者眼光裏自然贊成姓繆的得着少林真傳嫡派姓趙的一

輩子及不上了。但是世間能有幾箇識者俗語道得好「受洋不受相黃金用斗量。受相不受洋妻子別人養。」凡屬世界上古今來的諸般事物都逃不了這箇天演的範圍。不幸鏡淵工夫雖深詎奈洋盤的庸俗眼光懂不了這票高等上層貨反不如劍侯的一掌手拍歪石獅子一脚踢翻棋杆石等來得惹人看哩。況且殷實富商十有八九愛討小便宜的請教鏡淵保一箇月的鑣換請了劍侯同樣這點子保費好保三四箇月了。因此上望江四鄉八鎮的大小典當十有八九辭了鏡淵改聘劍侯繼任劍侯又仗着自己家內衣食有着區區一些些保險月費不在乎此每三箇月和人家揭算一次那筆錢算到了手總辦了一副極豐厚的節盤親自送給師父家去被他這麼一擠愈加見得鏡淵的疏忽連王雨芝也有些嗔怪起繆鏡淵來責備他饑集飽飴羽毛全向外飛了去連師父名下的年例也詐忘懷了不出遠不如他表弟趙劍侯有良心了可憐鏡淵短少了些孔方兄弄得舉止違時動輒得咎。非但實際上的權利被這同門好表弟用計奪去就是望江城鄉各方面數年來用盡心思博得來的一些些小名譽也遭趙家表弟打倒從三十三天掀壓到了平

地。若。然。再。不。見。機。竟。要。噉。飯。無。地。墮。入。地。獄。內。去。了。因。此。上。鏡。淵。便。離。開。家。鄉。同。了。  
妻。兒。老。小。喬。遷。到。安。慶。城。內。寄。居。着。索。性。棄。了。拳。教。師。的。本。行。連。名。姓。也。改。爲。鮑。海。  
籌。掛。牌。行。醫。耑。治。跌。打。損。傷。變。成。一。箇。傷。科。先。生。哩。一。來。仗。着。自。己。練。的。是。軟。工。對。  
於。人。身。上。三。百。六。十。五。下。輕。重。傷。穴。完。全。明。白。再。者。丈。人。鮑。錫。慶。原。本。是。著。名。的。好。  
傷。科。在。漢。口。擺。期。頭。出。場。後。來。甚。至。於。一。條。漢。陽。江。從。下。游。漢。陽。府。起。一。直。到。上。游。  
陝。西。的。漢。中。府。爲。止。多。曉。得。鮑。傷。科。的。名。望。就。是。洞。庭。湖。南。岸。的。岳。陽。北。岸。的。武。昌。  
也。屬。錫。慶。的。營。業。範。圍。地。生。平。祇。收。一。箇。江。蘇。崑。山。縣。人。姓。閔。的。徒。弟。如。今。那。位。  
閔。高。足。回。到。家。鄉。去。傷。科。名。譽。也。名。震。一。時。長。江。下。游。的。南。北。兩。岸。之。江。中。流。的。東。  
西。九。府。地。界。歸。豎。感。知。此。外。異。姓。男。徒。弟。沒。有。第。二。箇。了。祇。有。親。生。兩。箇。女。兒。因。爲。  
二。姑。娘。學。問。經。驗。着。實。不。差。此。回。鏡。淵。敢。在。安。慶。掛。牌。行。醫。大。半。倒。是。靠。託。在。有。  
賢。內。助。理。話。休。絮。煩。單。道。鏡。淵。行。道。以。來。安。慶。這。箇。碼。頭。也。算。是。揚。子。江。中。部。的。要。  
地。往。來。的。商。船。很。多。大。凡。吃。船。上。飯。做。水。面。生。涯。之。輩。十。有。七。八。患。勞。傷。的。并。且。男。

女。皆。然。若。是。船。主。或。者。領。江。大。副。掌。舵。等。衆。呢。手。頭。內。有。錢。每。年。冬。天。吃。補。藥。平。日。間。又。留。心。將。養。雖。患。勞。傷。尙。無。大。礙。倒。是。有。般。當。船。夥。的。說。也。可。憐。一。日。不。做。一。日。不。活。而。且。還。有。幾。箇。賺。小。工。錢。的。家。中。妻。兒。老。小。全。靠。他。的。賣。性。命。錢。拿。回。去。養。活。哩。一。旦。身。患。傷。症。明。知。要。趕。快。調。治。不。然。要。貽。無。窮。後。悔。巨。耐。提。不。出。這。一。筆。醫。藥。費。祇。好。挨。過。一。天。算。多。活。着。二。四。小。時。聽。天。由。命。了。鏡。淵。自。家。是。苦。出。身。深。知。窮。人。的。苦。況。所。以。他。始。而。專。揀。這。般。人。醫。非。但。不。計。診。金。多。寡。而。且。時。常。倒。貼。藥。錢。來。若。得。病。治。好。了。由。病。家。量。力。酬。報。果。真。一。箇。本。子。出。不。起。他。也。不。一。定。要。錢。的。祇。消。口。頭。代。他。宣。傳。宣。傳。譬。如。化。錢。做。廣。告。他。一。樣。很。歡。迎。的。了。鏡。淵。自。小。就。喜。豢。養。鷺。八。公。山。脚。下。瞧。見。天。空。有。青。鶴。或。者。黃。鶴。鷹。一。類。飛。禽。手。內。有。一。隻。九。透。龍。鷹。雖。是。異。類。能。解。人。意。每。逢。臘。尾。春。頭。捐。到。飛。過。人。的。目。力。夠。不。到。牠。已。瞧。見。了。便。在。捐。牠。的。人。手。臂。上。不。住。的。鼓。動。兩。翼。於。是。將。牠。脚。索。解。掉。牠。便。飛。上。去。捉。去。好。在。牠。不。肯。飛。遠。總。先。將。目。的。物。趕。到。人。的。當。頭。然。後。下。嘴。發。爪。擒。捉。下。來。人。若。高。喊。扯。篷。牠。便。將。左。右。兩。翼。輪。流。張。開。譬。如。牠。兩。爪。

牢。牢。緊。抓。在。野。鷄。的。頭。頸。內。一。張。嘴。啄。在。野。鷄。的。頭。上。野。鷄。吃了。痛。尙。拚。命。往。前。飛。



這隻鳥鏡淵情願夫妻兩口捱餓受凍不肯將牠賣去及至到安慶改名行醫之後

逃。等待。一扯篷。兜着了野風。份量加重。野鷄就飛不快了。有時人喊帶纜。牠便騰出一爪來揀路傍小樹桺枝上用力抓住着。被擒的野鷄或者野兔便飛不前跑不上了。有時人在後頭走不夠。牠已將目的物。擒捉到地。唯恐爲他人搶拾去。牠會把目的物藏在田內或者石壁的罅隙內。回頭見主人追到了。牠又將目的物銜出來交令報功。鏡淵對於這隻龍鷹愛同嬌兒。美妾一般。曾經在望江奢。迫得五天吃三頓稀飯。當兒有人肯出二百三十塊錢買他。

度日。一天舒服。一天自然。這頭龍鷹也養得格外講究。每天有六兩牛肉。四兩人乳。拌的黃豆粉喂牠那般來請他治病之人。因見他服伺此鳥真同孝子順孫的供養。祖父相似。所以都信口喚他做鵠子大夫。鏡淵心愛此鳥。聽見了這稱謂。非但不憤。自己反也同人說及道。如有訪問在下起來。倘然忘懷了鮑海籌三字。祇消打聽鵠子大夫家居何處。大概知道的人多哩。就是你們記憶起來。似乎鵠子大夫四字也比鮑海籌容易記得。牢些。他自己尙且如是說法。故而到了一年以後。東至蕪湖。西至武穴。北至滁和廬。鳳南至徽寧。太平提起鮑鵠子的傷科名望。可稱那箇不知誰人不曉了。豈知人怕出名。豬怕壯。他有着這箇鵠子渾名。却引惹起青陽縣內一籌。好漢的注意來。此人乃是箇武進士。名叫史志廣。兩膀天生神力。能開五石硬弓。射得出頭。干預便罷。如其他出來岔了嘴。那怕相手方是箇極有財勢的豪紳富宦。他也毫不懼。決不會半途中止。知難而退。務待他岔嘴的那件事情有了箇結。束纔休。所以青陽闔邑人士。多把他譬喻作飛禽隊裏的喜雀。喜雀本身雖不大心思。非常。

靈巧無論何種飛鳥做的巢總不如喜雀巢構造得精固而且一箇巢內起碼三四層牠們也順着尊卑一代一代的分開居宿在做巢的草創時代必定要去啣幾根栗刺條來做在窯門口內外面瞧不出甚麼人若伸手到牠窯內去捕捉雀蛋背或手臂上定要被刺得鮮血淋漓並且喜雀巢的正樑又必須去搶拔一根鷄鷹尾毛來做的所以有時半空中一羣喜雀隨在一頭鷄鷹後面飛噪着就爲要搶拔根鷄鷹尾毛去做正樑本身祇有同烏鵲般大小膽敢去轉鷄鷹尾毛的念頭可見這喜鷁的膽子真箇不小故此人家都叫史志廣做史雀兒他們史家向來開設鹹肉莊的雀兒雖是掌櫃店中事情託給一箇老夥計管理自己不常問訊本城有箇江二侉子也喜頑頑拳腳的和史雀兒向來交好不料雀兒有箇寡婦弟兄婦性雖佻健然而夫死了三年光景尙無實在劣迹這箇年頭上忽同二侉子有了中毒之害始而秘密往來瞞過史雀兒但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漸漸風聲走漏出去吹入史志廣的耳內同時史志廣又聞人傳述安慶出了箇好傷科鮑鷁子心上微有芥蒂却巧望江趙劍侯有信前來問候起居信上也提及此事道足下本屬我

我們武當宗旗幟下的健將名震全皖史雀兒三字婦豎咸知不過邇來省垣內出有  
鮑鷄子其人足下知乎否風聞鮑係少林內弟子向共吾宗誓不兩立者彼之所  
以取茲鷄子二字爲名者明明對付足下自今以後雀兒將爲鷄子之几肉釜魚遲  
早爲其併吞足下宜早有備莫膏鷄吻辱在知未敢掬忱以告云云志廣是箇莽夫  
見了此信氣得暴跳如雷便把這箇問題和弟媳婦墻茨之事一同去和店內的賬  
房先生綽號門角裏諸葛亮其人商量如何報復方法門角裏諸葛亮便代他想出  
一條一計害三賢的狠毒主意來志廣聽了大喜依計而行隔了一天在江二侉子  
家中練功有心和二侉子打起對子來故意裝做無心失手在二侉子笑穴上頭擊  
中了一下百日亡的致命傷又有意說明這一下的厲害若不急請安慶的好傷科  
鮑鷄子來救治過了三箇月零十天必定要傷發暴斃不是頑的幸虧二侉子家私  
夠得大自然不吝重資急急端正大船上安慶將鮑鷄子接到青陽救治鮑鷄子到  
來一瞧二侉子肚內的足陽明經已被擊得倒反過來故此這條傷的見症雖不  
見紅一味作惡飲食無味本來胃已倒置的了自然日夜作嘔飲食不思了照着傷

科書上已是沒法可救。開場故便一口回絕。經不起二侉子合家男女哀求。史志廣又在外揚言道：鮑鶴子本領平常。艱難些的傷病就無能收拾的了。鮑鶴子經不起這種軟硬夾攻。沒奈何祇得用少林派柔術工夫來試治。試治了當便問明了青陽城外有條上南落北的三環洞大石橋。名叫廣濟橋。從橋頂上到水面約有二丈七八尺高。於是隔夜和二侉子約定了等待第二天午牌時候。鮑鶴子親自當櫓搖了一條暢口船。自東至西打從廣濟橋下行過二侉子站在橋項上面東背西一見鶴子船來退縮走至西首橋欄上。然後把頭往後一仰。一箇倒反筋斗跌向水面上去。臨期我自有方法救你這箇重傷二侉子自然依言照辦。此話當晚傳揚開去。第二天廣濟橋兩岸瞧熱鬧的閒人男女老少不約而來的竟聚了近千名。及至正午。鮑鶴子果由東面從容不迫。櫓聲欸乃。將船搖過西去橋面上的二侉子依言退至西首石欄上。仰面朝天一箇倒反筋斗跌下去。人身上的頭爲六陽魁首。份量最重。等待倒下去疾若飛隼。說時遲那時疾。鮑鶴子一見二侉子身子跌下來。他忙將櫓一丟。一搖的那條船尙祇得船頭鑽出一些船身。大部份多在橋底下哩。他忙將櫓一丟。

箇餓虎攢羊勢躡到船頭上。在扯篷的飯團眼左右兩手往上一托，托箇正着。把二  
侉子却好托在手內。兩廂觀衆掌不住喝起巨雷相似的彩聲來。喊得震天價響。在  
這喝彩聲中。鷄子抓住了二侉子衣領和腰帶。把他人當做紡車。用力使了三箇滴。  
溜滾圓的流星。然後放倒船艙內。二侉子面無人色。身子磕在船舷上。嘔了一陣黃  
水。鷄子向他拱手道。恭喜恭喜。胃已反正過來。不妨事了。當時二侉子顯得昏天黑  
地。回答不出什麼話來。等待一同回到家內。果然覺得肚子餓了。吃東西下去也不  
嘔哩。這真是當場見效。頓然間傳遍青陽。滿城都稱讚鮑鷄子是箇活仙人。手到病  
除。於是青陽閩城男女無論新舊勞傷多來請他醫治。足足忙了一箇星期。方得清  
閒。鮑鷄子仍舊僱定了到安慶來歡迎自己。上青陽來的原船回去。船資早由江家  
付訖。隔夜服儀預備。第八天的清早開船。不料翌日侵曉。鮑鷄子睡在艙內。尚未起  
身。船家正忙着解纜下櫓。將要開行上路。忽然由岸上跳下一箇瘦小漢子來。手內  
的。把兩腿在船頭上用力一蹬。那船頭直向河底內撞下去。陷在泥內。竟有三四尺。

深對着船內厲聲道：鮑鷁子，你聽明白了？俺叫史志廣，外號人稱史雀兒的，便是此番江二侉子這條傷，就是俺打的。想來你亦早有所聞，被你治好果然本領不錯。不過你別的名兒不叫，單稱鷁子二字，分明你要代少林派漏臉來欺負我們武當宗的。但是武當宗內有了我這樣一頭雀兒，輕易不領。你鷁子教的現在你且慢開船，俺家居在此地城內鐘樓後街第七十三號門牌門口上，開設一所鮮鹹肉舖子，俺打聽你今日要回家去哩，所以特來找你打賭。你若有種的，就把俺手內這把茶壺作爲打賭目標，期限三日。偷然三日之中，你能將俺的茶壺盜去，俺便拜你爲師。終身受你指揮，你若沒有這膽量，不敢老虎頭上來做窩，到俺家內盜壺，那麼不妨就開船回去，不過從今以後，你快將鷁子二字取消休，在世界之上，丟你娘的醜哩。喊船家道：我們且慢開船，待我這三天之內收服了小鳥兒，再走不嫌遲哩。志廣聽他，也贊成這辦法，自然離舟登岸，自顧自徉長回去，不過將那把茶壺時刻提在手中，不放的了。暗想瞧那廝用甚方法，好在我手內盜取這把壺去，當日吃過了。

午膳鮑鷁子忽差那船家送封信來信上所寫的大概情節道自己既名鷁子尙不  
屑與雀兒較量却巧小徒王曙卿由家鄉望江侍奉乃祖游玩黃山路經此處故余  
令其代表到府盜取尊壺第小徒年祇七歲稚氣未脫深恐至府以後不僅盜壺順  
便挾藏他物有意惡作劇以及冒犯尊駕之處茲先函達諸希原諒云云志廣見了  
此信心中更加着惱暗忖這廝實在可惡他叫一箇七歲的徒弟來和俺打賭分明  
把俺也當作小娃娃看待於是又把此信給門角裏諸葛亮瞧過耐心商酌一下料  
想一箇七歲小孩子有甚大不了就在原信尾上批了謹遵台命四字打發船家去  
了一壁照常留心戒備頭一天安然過去第二天白晝過了到晚上揭帳一箇裝門  
市銀錢的大竹筒不知去向四處八路找尋祇少把房子翻過來也沒找着志廣心  
上雖已覺着然而口內自尙不認這筆賬不料打賭的第三天朝上等待開牌門做  
賣買所有幾柄斬肉的斧頭又尋出天來不見了而且這一天零碎買主比平常格  
外的多這箇五百那箇一千聚有三四十人無奈斧頭尋不着了自然耽誤了這般  
的辰光他們先異口同聲的催促後來竟齊心罵門起來了道你們枉恐算是史

家老店難道斬肉斧頭祇夠一柄不成。店中人道：斧頭共有七八柄哩。如今一柄都不見了。買主等又道：就算賊上也不會專偷斧頭去的。莫非你家二掌櫃媳婦有了外好？你家大掌櫃拿了斧頭去捉奸的。另外一箇人道：你們真不明白哩。二掌櫃媳婦姘的是江二侉子。江家有財有勢，史家大掌櫃常要向二侉子通商款子，怎敢下這一手？大約大掌櫃拿了斧頭像畫的門神般去保護二侉子的哩。說罷，大家同聲一笑，却巧志廣捧了茶壺走出來，風聞此話，如何忍受得？忙將茶壺向賬檯上一放，跳至櫃外，同那人理論。正是：



# 無題

情話

爲我縫裳玉指纖。逢清漏鼓三嚴銷愁不載。  
聽鶯酒破格。親歌阿鵠鹽。旅邸荒寒局短鍵。生涯。  
涼側困窮檐。停針泥說當年事。甘苦濃於雀舌尖。

醉馬

窗前樹破臘香簪。鬟上花密語強邀人誓日柔情。  
生怕客思家。拈毫欲記今宵事。得句難於溫八叉。  
低蛾淺蹙不尋常。幽恨傳來暗評量。未有瘦詞。  
評洛浦料無消息到王昌。西風獵獵皴寒水。新月。

王梅癯



# 花園錦簇

△花園錦簇

一

娟娟下牕霜咫尺紅牕高百仞一燈如豆九迴腸

曉潮

起來躑躅睡惺忪一寸眉頭十二峯鐵石縱能

堅往約杯蛇何處剖疑踪情緣有恨天難補詩到  
無題墨更濃樽酒不溫雙鬢短十年豪氣減元龍

莫解

入宮難怪妬承恩士且耽耽嫁入門三復向來

欽敬叔一杯今日醉淳髡沙非射影原無跡線縱成  
灰尙有痕沈約年來腰已瘦不堪蕭瑟幾黃昏

示倪

蹠足逡巡婉致詞心旌搖曳幾多時誠知往昔  
能逢怒絕少良方可賣癡一語周詳回薄僵半天

熨貼理棼絲楚氛休怨南來惡狽不聽冰也不疑

諒我

密意佯投折齒梭素心人本慧心多橋邊野草

防朱雀鏡裏秋容斂黛螺送昧依然乘罅隙通詞

何必託微波監盟共記窗前月一榻茶烟子夜歌

箇箇

繭縛休喎脫不成可憐天地尚鍾情清輝夜夜

傷離別春草年年盡發生疑獄雲開益未覆愛河

風軟浪重平襄王不作荒唐夢紙是相通一點誠

回甘

壽罷遺英過屢廊門前溪水抵橫塘舊游繩繩

懷眉月世故憂深蕭鬢霜顴後玉山忘枕漱劫餘

銀海未滄桑登樓一望經年別問我勞勞爲底忙

別後

重逢

玉殿靈和解舞肢。苗條猶是舊丰姿。鴉盤髻整  
匀三匝。雀舌芽新荐一卮。細訴閒愁殊委婉。略題

前事尙矜持。今朝萬感繁。心曲蘭芍風懷禾黍思。  
疊氣陽



## 情絃痛語

廖國芳

琴也非凡俗之弦所能配。必求其原配者以適之。生以爲然。自是益重之。

賈託生芝邑世家子。耽音樂。廣貯樂器。金絲革竹。之屬陳設。盎然一古。琴家傳之寶也。得自天方國之仙女村。非牙非玉。不琢不髹。而天生明媚。絕異俗品。惟無弦。生珍藏之。不敢輕試。也會初度。賓客紛集。酒酣。生導衆入樂室。使各就其能。而奏之一時。笙箫並作。響遏雲生。欲自詡好古。命其子取古琴至玉匣。微啟異光。自內出。生命媳燈。衆肅然觀之。既而光達。一室四壁。晶然如置身廣寒宮中。配以絲絃。而試撫之。久而不成聲。試以他絃。亦然。客有知琴者曰。此仙

一日生游普陀山。見寺觀前圍觀者如堵。就而窺之。一羽士道貌岸然。飄飄欲仙。方箕踞石上。指其旁一錦瑟。曰。是器雖佳。究不若是絃之貴。絃乃伯牙故物。伯牙痛失知音。碎琴海上。而絃固未損。數千年來。秘藏於隱士奇人之手。吾得之於吾師幻真人。今強以配此。非所宜也。語畢。按而奏之。其聲鏘然如鶯鳴鳳嘵。惟音調絳韻不甚和協。生異之。尋思倘得此

物以配古琴必能奏響乃叩以鬻否道人笑曰吾非求財者然觀君氣宇頗風雅雲游人亦無需此贅疣卽以相贈生大喜手琴以歸中途侵於風露益以舟車勢頓病大作抵家昏瞀熱呻吟牀第者累月會值中秋庭月皎然生倚枕恍惚若有所聞其音出於隔壁霏微而繚繞如玉樹臨風琤瑯輕曳如神龍蟠

山無何子暴病家人夢一對仙裝男女男懷碎琴女執斷絃較指而數之曰儂聚先天之精凝千年之氣不幸劫於伯牙賴周公多藝製鸞膠續之復完其形上帝以爾祖德厚堪以保存儂以未得故偶旦夕抑鬱是以不輕以聲色示人今劫數已滿方慶重逢爾家無知拆吾配偶儂得請於上帝矣家人覺述其夢互同大懼急使人至荒山覓之則已失其所在子尋卒

夢浮廖國芳曰物也而不能忘情雖經浩劫其靈魂不散荒山失蹤安知非幻冥人憫其堅貞而復爲合之以終償其夙願哉

## 神仙食譜

林儂琴

鋪核爲下酒佐飯之物某得一二雋品即可大快朵頤故鋪啜者初不必珍窮水陸食費萬錢始足飽餐

養也。茲得二異味。一曰神仙肉。二曰神仙鷄。然鷄與肉爲吾人常食之物。何得謂之異味。蓋其烹調之法迥異。故曰異味。因作神仙食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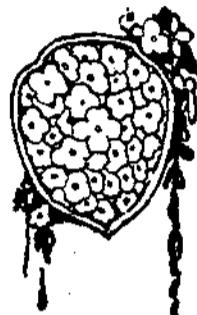
### ■神仙肉

肉而名神仙。則其味美可知也。聞其烹調之法。係以切碎之猪肉和水貯入一小口之瓦罐中。其他瓶鉢亦可。但口徑不能過大。同時復加葱薑酒鹽醬油等物。其內再取堅厚之紙數頁。不透氣之布帛亦可。層疊固封罐口。溫火燉之。或將瓦罐置入飯鍋中。同時煮之。亦無不可。俟罐內湯汁沸滾至適當程度。然後去封口之紙。傾出食之。肉既酥爛。味復鮮美。聞發明烹神仙肉者。係一寺僧。佛門弟子。例有五戒。葷食亦所禁忌。然此僧不耐茹素。雖欲一嘗肉味。但佛門清規又不敢明知。故犯因借。端煎藥烹肉於罐。私自偷食。烹時又慮肉味外溢。恐被他僧所覺。復以紙固封罐口。但罐口一經封閉。罐內之肉遂得保存其香氣。故神仙肉之味既美且香。非若粉蒸肉之僅有味而無香也。但烹神仙肉尚有一可謬之譚。助傳聞寺僧烹肉之具。非小口之瓦罐乃便溺之夜壺。是則太覺不雅矣。

### ■神仙鷄

神仙鷄爲琴川特出之嘉肴。俗稱泥塗鷄。有道其烹調之法者。詳晰而合乎理。或可爲法而試之。法以帶毛之牝鷄一隻。雄鷄亦可。但雄鷄之肉無牝鷄之細嫩。故以牝鷄爲佳。先用刀劃破其尾裂縫。不宜過大。探指入腹。將其肝肺肚腸等物逐件挖出。務使不留纖屑。再以清水淘淨其腹。然後取茴香陳皮等物。貯入腹內。復加

少許之鹽酒醬油外塗以泥務使泥掩其毛成一陶鷄之狀置火中烤之及聞鷄香外溢泥痕斑駁乃取出敲去其泥則鷄毛亦隨泥而脫盡剖而食之蘸以薺麻油鮮美香列別有風味雖味美如熊掌猩脣無多讓焉聞發明烹神仙鷄者係一丐者卑田院中人之飲食無不仰給於他人之布施故其日常所食之物非食餘之殘羹卽隔宿之冷炙若魚肉鮮美之味彼固無福消受也然過屠門而大嚼見食垂涎不無欲炙之色故丐者乃施其妙手空空之技而偷鷄既得又苦無釜鑊烹之因別出心裁發明是以潤其習於藜莧之腸倘丐者果有釜鑊可烹恐亦不敢舉薪而炊蓋懼一旦事洩於外則人將怪其半菽且不飽何來德禽而大嚼勢必舉其偷鷄之罪而受失主之譴責也故丐者食鷄與寺僧食肉可作同一趣譚但神仙鷄昔爲丐者之食品豈知今日已成琴川之著名嘉肴且一躍而爲席上珍矣於此可見凡人發明一物果能適合社會之需要與有良好之供獻初未可就發明人之身分而升降其價值也但就余所知四川菜館中亦有神仙鷄之名目至其烹法雷同與否則不可知或恐是名同而味異之餚亦習有之事耳



## 蛙語

客牕無俚梅雨惱人觸眼文章  
都塘陽脚偶憶舊作有蛙語一

篇戲錄之以示我客中情侶紫羅蘭名葩也

池塘青萍節令黃梅得意蛙聲  
又聞閑然聽人耳鼓矣時正垂虹

• 豐 霜 僮 館 •

欲莫斜挂柳梢鷺栖生閒步郊原人影在地背手作遐思而無賴羣蛙則正如蟬噪殘陽聲震腦海生殊不耐其煩忽焉腦波一盪陡聞擊鼓鼎沸細辨之雜有歌聲似曰平生壯志運未通似蛟龍困水中竭盡心忠不辭勞悴建奇功氣貫長虹吞將害禾蟲縱是爲人作嫁縫衣工也不失扶良亦具俠士之風格邪身寄水雲之鄉青艸爲廬澤爲席朝歌斯夕歌

斯餐蟲飲露不知人世間有失意者再似怨恨猶未消者然已而歌事正栩栩其得意哉思至此忽斷續之音來自耳畔則已非嚮者之英氣勃勃矣若曰閨閣閨人類太安樂貪涼避熱臥露天惟我大聲爲振鐸閨閣閨人類何殘虐去害不感吾曹功反把吾曹充鼎鑊

空無錢便墮落閨閣閨人類欲如慾求利復求閨閣閨人類欲如慾求利復求名作繭徒自縛閨閣閨人類擊自作樂極則生悲家敗門羅雀歌至此戛然而止若有無限悲怨者生亦和之以太息噫人欲無歌露快生倏滅終歸黃土一坏庸何蹙得罷望蜀菜根不囁進求珍羞閨閣閨人類亦可嘵營營忙一霸鋒旗鼓發人聲殄滅小頑凶鐘生奇焉既念頗似蛙鳴豈蛙亦具俠士之風格邪身寄水雲之鄉青艸爲廬澤爲席朝歌斯夕歌

足述惟死後之芳臭爲此一生之

留影耳爭權奪利當時自以爲得意者安知將來之不受人唾罵耶

阿繩一生事業亦偉矣其果也只博得萬世一聲漢賊耳今之佩勳帶上將軍冠者無一非赫赫然

令人敬畏惟其德政則哀鴻遍野嘆鶴連天如是則所謂勳章者囚犯之標題上將軍冠者高築之臺而已鵠棲生沈思至此而歸鴉陣陣飛過別鄉則如夢初醒斜陽聲猶嫋餘響似聞曰

已隱入地中去卽移步歸芳塘蛙

閣閣閣閣天道好還參滅世間萬惡何苦戀塵凡

水雲鄉裏天眞樂



## 非戰小說略譚

王天恨

痛呢

非戰小說我讀得不少然大都千篇一律很難打動人的心坎我祇佩服俄小說家蓋特利夫的一篇

「非戰」這個名詞雖成立未久然而在千餘年前已有人痛心疾首於戰爭發爲詩歌以寄感慨如李頤的古從軍行杜甫的前出塞等作都是力透紙背的非戰文字和近人所作的非戰小說如出一轍使人讀了有無限淒涼油然而生非戰之心唉誰無父母誰無兄弟妻子一旦流離失所怎不惻然心

非戰小說我讀得不少然大都千篇一律很難打動人的心坎我祇佩服俄小說家蓋特利夫的一篇

「紅笑」由周瘦鵝君譯爲華文那最沉痛最深刻的一篇

集了世界上無量數哀哀無告之人燒掉他們的屋

子財產殺死他們的老婆兒子下毒於他們所喝的水所吃的東西中更掘起墳下數量數戰死在沙場上的尸骸來拋在他們的屋子裏拋在他們的床上我們讀了這一節渾身的血管大概都免要奮張的能我真欲把此節抄示那一班好戰的武夫誰不厭惡戰爭誰不痛恨戰爭又誰不知戰爭最殘酷戰爭最無人道所以歐戰以後和平運動之聲就洋溢乎全世界而非戰小說便爲一種時代之最多多發表因爲這是感人最深的文字與世界人民有直接利益的文字非他種小說之徒研藝術而供一般人士之消遣可比

雖然我們所非的猶是正義之戰若我國前年江浙奉直歷次的戰爭都是爲了權利二字而操同室之戈更屬無謂我會有一篇叫做「謬誤了」的小

說大略說一個有學術的新式婦人腔中充滿着熱血。赤忱愛國伉儷間的情愛雖也很濃摯然伊愛丈夫的心終遜於愛國伊常說愛丈夫是狹義的愛國才算踐了做人的條件因此伊時時鼓勵丈夫希望丈夫做一個光明磊落的愛國男兒偉大英雄丈夫就果然投筆從戎以救國爲己任當那驩嬉握別時伊毫無戀戀的態度還說上許多壯話以免挫了他從軍的勇氣誰知一別竟成永決丈夫死於彈下等到伊覺悟已經莫及這篇小說的焦點在第四節自信很能感人是說「……唉伊現在方知謬誤了方覺悟戰爭是毫無意識的是最無人道的國家衰敗決不是武力所可挽救可是悔已遲了他的昂藏七尺軀已葬送在槍林彈雨中了最令伊傷心的此次戰爭乃是國內的兩個大軍閥爲私利而戰鬥竟這麼無意識的犧牲了有抱負有希望的他不值得極

了。伊的心遂隨之而灰了。唉。疆場上的健兒啊。你們心目中的敵人是不是你們的同胞。何必作少數。

人的傀儡供少數人的犧牲而自相殘殺呢。



## 睡棄以前

楊劍花

『阿寶，這泥娃娃是我的。你爲什麼拿去？』一箇五六歲的小孩說。

三天前我娘從小恩子糖攤上換來的呢。』

『你不要說謊了。縱然是你頭快些拿來否則……』

『根生，你應當看看清楚這泥娃實在是我的。我還記得那天我……』

的那末爲甚麼仍在我手裏呢？哼。本領倒不錯。想來騙我這玩意兒。……』

『根生，你應當看看清楚這泥娃實在是我的。我還記得那天我……』

『豈有此理，難道我要冒認你。你的呢？』一箇稍大的孩兒說。手裏擎着一箇泥娃娃。

這兩家貼鄰的小兒先前爭吵。別人都怕你。我卻偏偏不怕你。你

『這泥偶一定是我。我記得

有電爐也有這般有錢的人要冒

根生踢倒在地。

『哇哇哇……』的一陣號哭。  
聲驚起了家裏的尊長。  
『根兒，你身上怎麼這樣骯髒？  
可是跌了一箇筋斗嗎？』他的母親慌張似的問。

『他……把我的泥偶……騙了去……還要……把……我損了一交……』根生帶着惶惶說。

「胡說我並沒打他。他要強搶我的泥娃，我纔輕輕地把他那們一推自己一箇不留神跌了一交，卻反來錯怪我……」阿寶這般說。

很很地說道「我的根兒平日很  
馴良的他從沒冒認過人家東西。  
這泥人兒是我向糖擔上小恩子。  
那裏換來的你爲什麼搶去快些。」

『不還』

阿寶爭辯着道：「這泥娃的確  
是我的。還是我爸爸從外埠覺得  
好玩，纔買下的。如何算是他的呢？」

三

『你人怎麼這樣壞』根生的  
媽媽蘊着忿怒高聲的說『這泥  
偶明明是根兒的你還要強辯嗎  
快些還他』

『明明是我的怎樣還他』

『你還不還』

從外邊歸來聽了這些嘩啦叨叨的話，怎麼不怒氣沖沖呢？用食指指着阿寶說道：「小鬼頭，我早早叫你不要和他們一起玩，你偏要和他們一起玩，像我們這種刁鑽的人，怎麼配得上他們呢？」

你這泥偶拿去就是了。根兒的玩意兒譬如給一箇小竊偷了去。這種沒爺娘管束的東西……」

「不還」  
「終究還不還」

根生的母親無法可施祇得恨恨地說「好好好既然這樣那末你這泥偶拿去就是了根兒的玩偶譬如給一箇小竊偷了去這種沒爺娘管束的東西……」

這箇當兒恰正阿寶的母親剛從外邊歸來聽了這些嘩嘩叨叨的話怎麼不怒氣沖沖呢用食指指着阿寶說道「小鬼頭我早叫你不要和他們一起玩你偏要和他們一起玩像我們這種刁鑽刻的人怎麼你配得上他們呢



初戀狂

胡天農

小鬼頭還不趕快進去嗎站在這兒做甚麼』阿寶聽了這話就哭喪着臉掉了一泥娃進去懊喪得甚麼似的

\* \* \*

根生的母親知道伊話裏有刺，便和阿寶的母親倆爭吵起來。幾乎動蠻用武隔了一刻，幸虧旁人看不過去出來調停一幕唇槍舌劍的活劇到此纔算告終。

具垃圾箱。垃圾箱旁邊擋着一箇泥娃。這泥娃原來不是別人的。正是那天根生和阿寶爭奪的那箇。原來阿寶自從得到了泥偶後。先前幾天倒也愛的像珍寶似的。做了幾件花花綠綠的小衣衫給它。穿着買了美麗的小帽兒給它戴着。還替它穿上了鞋襪……總之。凡是人們所用的裝束。它都享受着。人家吃飯的當兒。雖然它不會吃喝。阿寶卻也要替它塗上些湯汁。和米粒到了晚上。他抱着一同。

睡覺這樣的過了幾天便覺得泥人兒沒有什麼興趣恰好他的爸爸新近買了一具西洋鏡給他於是不消說得這泥娃當然在淘汰之列了他就拋棄在地上了傭人掃地請它到畚箕裏又請它到垃圾桶邊做永久的歸宿地了唉一箇泥娃娃要它的時光不惜打架起來還要引出了不少家長的爭吵幾乎又要訴諸武力不要它的時光請它到垃圾箱邊安息這是那裏說起呢

△花燭錄

V

紅玫瑰兒開了深紅的臉兒不住的向着遊人們媚笑淺綠的裳兒也不住的向着遊人們搖曳一般狂蜂浪蝶如癡似醉的狂戀着它們我說這便是它們的青春美麗時呀

有時我想這是什麼緣故呢人們只要一見了姣好的婦女總得把自己的視線移到伊們身上去瞧一下才覺得自己心中一塊石頭放下去了或者有時竟為大事錯過了以致失了眼福那時的心裏兀自跳箇不住有如美酒佳肴失之於小事一樣所以我又說伊們便是初放的紅玫瑰兒咧

他是初進情場的青年只知道情場中的甜蜜卻不知道情場中還有許多礁石藏沒在情海裏使你不在意的時候便觸了礁石立即把你的生命財產化為烏有使你癡使你病種種未來之危途都在這礁石上替你新闢出來那時回味前情不由得你不瘋了——癡了

他的戀人叫做鳳姓氏自然不能示人因為伊在誠謨女校受同學的譏諷和訕笑便在今年秋季裏纔進默明女校來同學們還沒到半箇月功夫這消息又傳遍了全校伊只得忍氣吞聲每日裏坐在書檯的窗下在黃昏的時候才敢下樓來在草地上走走低着頭獨自一人想想同學們的惡作劇像你這樣說於你也無益於我也無益又為甚麼要使人難為情呢伊這樣想幾乎哭了

又黃昏了衆鳥也歸巢了那朦朧的月兒仍舊掛在碧梧上鳳手裏擎了一封信忽忽走到池旁借着月光啊

鳳——心愛的鳳妹

一禮拜——兩禮拜——三禮拜都沒有看見你了。你爲甚麼始終不給我一封信？或許是你病了，不成不是？倘若你病了，我是知道你是一定要寫信給我的，或許是你不與我好了，忘了我這無情的人麼？我想也是我們兩箇的心都是知道以上的話，望你不以爲意吧！哈哈……』

我可以說不論什麼事我都可犧牲的，然而我的愛你的心無論如何總比磐石重些，比冰清些，自然你也是一樣了。但是

鳳——心愛的鳳妹啊

我將我一生的幸福送給你罷，放在你的心坎上罷，記着啊，記着……

我是誠心愛你——鳳妹——當我初見你的時候，我一顆飄搖的心都跟隨你了，像那初秋的天氣一樣，要它凋零它便凋零，要它枯黃它便枯黃，我現在也如那草木一樣，你要我如何，我也就如何了。我摯愛的

鳳妹呀！我這一封信確實費了我兩箇鐘頭的苦思，將我愛你——真心愛你的心血實實在在告訴你

你可容下一點時候來瞧我的愛心麼？唉

鳳——心愛的鳳妹

你現在住校中好不好？受他人欺？沒有，我很希望你告我一切校中的學生生活，我本來不應該問的，但是我很寂寞多謹，一行字便少寂寞，一刻咧，初次轉學，自然很不慣的過了，但是久了，亦如母校一樣，你就在這

母校裏讀下去罷。

我是用極熱的愛對待你鳳妹。有時我在窗上瞧見飛鳥，自然的飛翔，那是多麼可喜的事呀！天地之間除了天上的飛鳥外，其他的自然之樂也不及它了。我願我們倆的將來也如飛鳥一樣，我說一句話你不必發怒。我愛你，實因你的學問及臉兒。我愛你的學問像愛食一樣，愛你的臉像花兒一樣。鳳我樣樣都在你身上。只有我這未死的身體，癡想在孤寂的窗上，伴着我的便是無形的你呀！你記得麼？昨天我去在一箇友人家裏聽他的姊姊說你讀書很好呀！

鳳——心愛的鳳妹

我願永遠與你廝守在這江南鳳——我現在仍舊在想念着未來的我們。有時使我忘了便忽睡去。雖然睡去了，也在做甜蜜的夢，便是 Sweet dream 哟。

我無語可說了。你在校中是如何的快樂，鳳我是世界上極多情的人。我想

鳳這句話對嗎？

我想寫下去紙太短了，又想不寫，心意仍長。鳳我情願死，但是只要你好摯愛的鳳妹啊！祝你平安。現在已是夜深，願你快來伴我，在我做第一夢之時。

你的愛施給的一箇人緋薇手書。

伊瞧完了心想我在這裏像坐在牢裏一樣，每天不過被同學譏笑兩三次罷了，還有甚麼快樂之可言呢？

花園錦簇

一六〇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十七日發行  
中華民國戊辰年六月初一日發行

★ 紫羅蘭 第三卷 第八號

編輯者 周瘦鵠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上海牯嶺路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江口梧州奉天北京廣州長沙



處今日世界凡百事業非有出奇制勝之推廣手段不足以圖生存而求精進本局設有專部承辦各商店一切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策劃凡……

欲求出品暢銷須常川委託敵局規劃者

因存貨山積需委託敵局為臨時之規劃者不能行銷之貨物須敵局為規劃脫銷者

印刷物之須敵局規劃撰文繪圖印刷者廣告之須敵局規劃刊登於本埠報紙者敵局俱能妥為辦理如承見委請至牯嶺路大東書局事務所與魯鈞丞君接洽

□定價與郵費□

郵費		實價	冊數	一冊	半年二冊	全年三冊
國外	國內					
六分	二分半	三角	三	一角	三元	六元
七角二分	一角	三元	六	一角	六元	十二元
	一元四角四分					

# ◎信紙信封足以代表人格

務請采用完全國貨

請勿提倡舶來工料以塞漏卮！

利用造紙廠。有三大特色（一）不用洋工程師（二）不用外國紙漿及其糊料（三）所出之紙  
。厚如毛邊。白如連史。而其價且較毛邊為廉。因見各界所用錢封。大都誤認劣貨為國貨。  
爰擬一種不限價辦法。即以錢封一項。為實物的廣告品。凡承賜顧。不論多寡。均所歡迎。  
但請寄示式樣。即當照辦。至其貨價。可由買主自定。決不較論。因其目的。在打倒劣貨剷  
除國恥。欲使照人眼簾之印刷物。不復見有非國貨及僞國貨。庶真正國貨乃有立足之餘地耳。

。來件請寄上海地方法院西首。無敵牌總廠。天虛我生收

李見滄先生係上海法界呂班路齊魯公學英文教員以上所刊之照片乃是彼之家庭也下列之證書乃是李君於民國十七年五月壹號寄至上海韋廉士醫生藥局現下得其同意刊登於左其來函云啟者小兒世蜜時患胃不消化及腹瀉傷風感冒等症不免煩燥難得甜蜜之安睡日間嬉戲亦精神不振卽以貴局所出之嬰孩自己藥片投之乃屢試屢驗前症盡消今竟不再煩燥難睡肥胖活潑次兒世蝶亦投以嬰孩自己藥片因亦強健可愛貴局自己

消化及腹瀉

##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治愈李見滄先生之夫人



照玉子公位二與人夫其及君滄見李

## 嬰孩自己藥片使彼之小孩輩疾病全愈肥胖活潑

乃是天下馳名補血健腦之聖藥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兩購每瓶大洋壹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嬰孩自己藥片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藥片確爲小兒無上聖藥家有兒女者幸常備之由內人患血枯消瘦之症現以服用貴局之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身體日見強健鄙人家庭康健之幸福皆貴局良藥所賜也茲奉上照片一張以表謝忱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



虎標消風提神立竿見影  
丹粉治癆止痛快人耳目